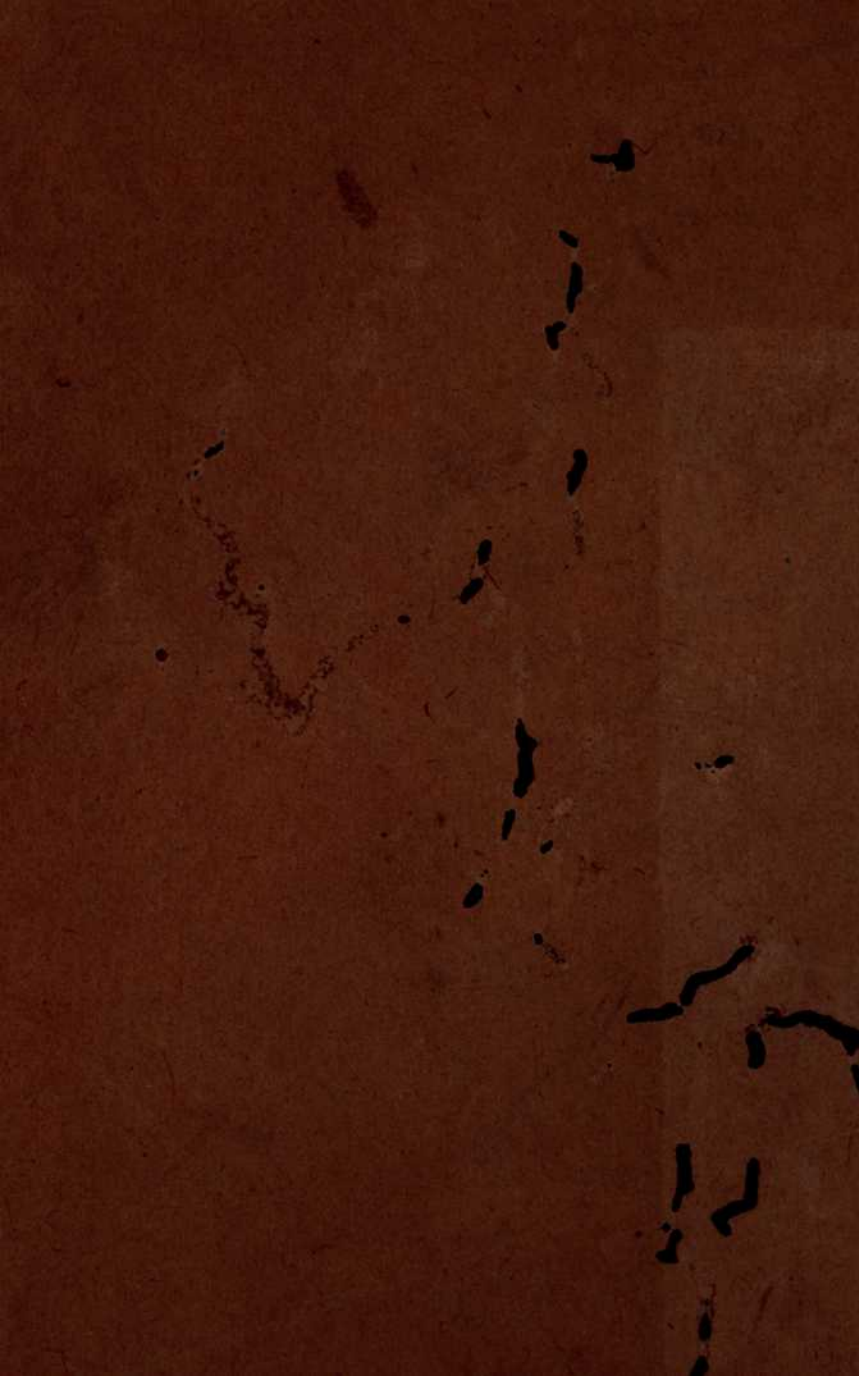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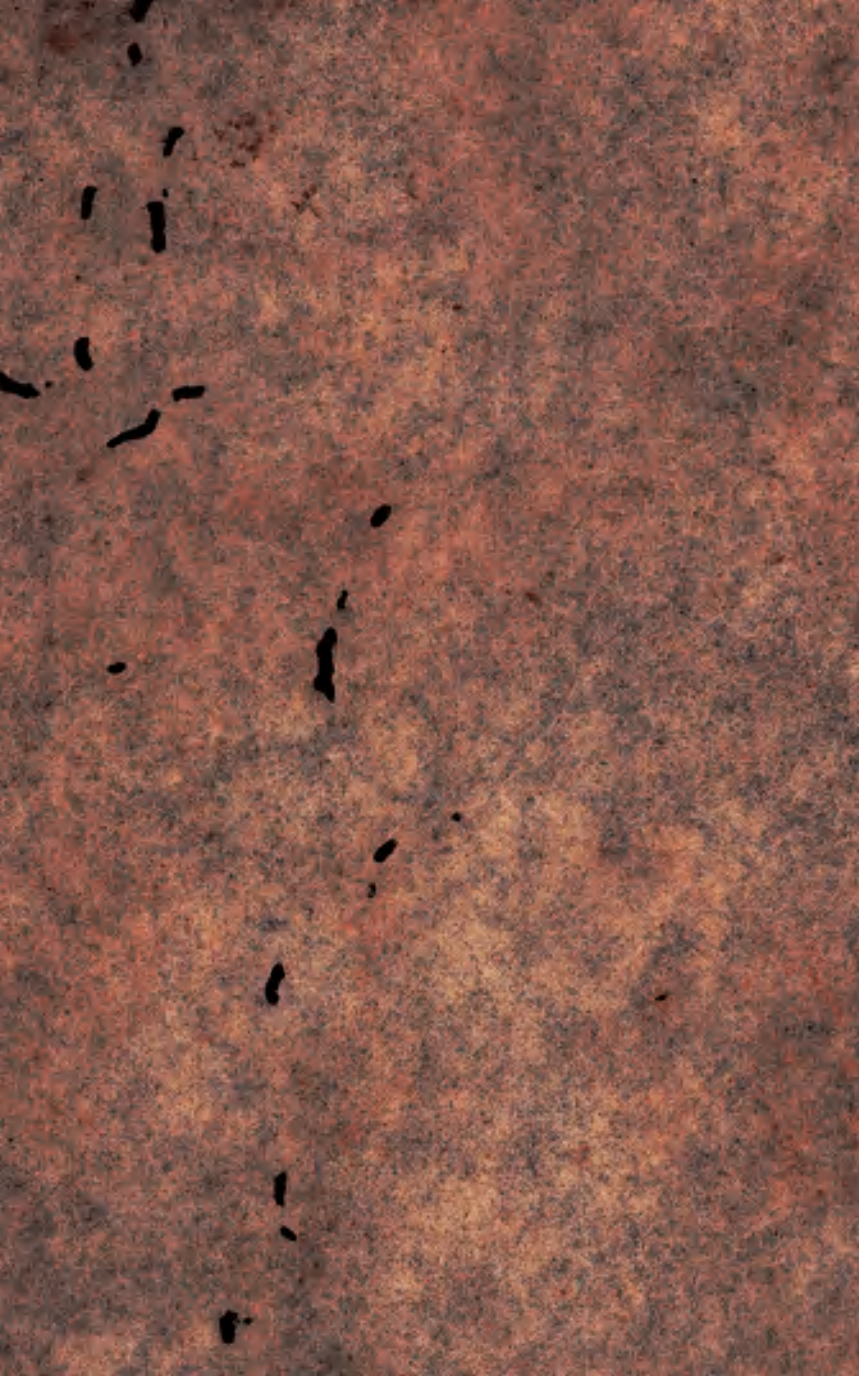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一十七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
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三百戶食實封九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 天台胡三省 音注

唐紀三十三

起開元敦敏祥盡柔兆涖
灘四月凡二年有奇

玄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下之下

十三載

卷首當書天寶
年號載子亥翻

春正月己亥安祿山入朝

直朝

通翻

考異曰肅宗實錄十二載楊國忠屢言祿山
潛圖悖逆五月玄宗使輔璆琳伺之祿山厚賂璆琳

盛言祿山忠於國國忠又言祿山自此不復見矣玄
宗手詔追祿山祿山來朝舊傳亦同按玄宗實錄并
祿山事迹遣璆琳送甘子于范陽覲祿山反狀在十
四載五月而肅宗實錄及舊傳云十二載誤也今從

唐是時楊國忠言祿山必反且曰陛下試召之必不

來上使召之祿山聞命卽至庚子見上於華清宮

見賢

遍泣曰臣本胡人陛下寵擢至此爲國忠所疾臣死

無日矣上憐之賞賜巨萬由是益親信祿山國忠之
言不能入矣太子亦知祿山必反言於上上不聽

甲辰太清宮奏學士李琪

此崇玄館學士也

見玄元皇帝乘

紫雲告以國祚延昌 唐初詔勅皆中書門下官有

文者爲之乾封以後始召文士元萬頃范履冰等草

諸文辭常於北門候進止時人謂之北門學士中宗

之世上官昭容專其事上卽位始置翰林院密邇禁

廷延文章之士下至僧道書畫琴碁數術之工皆處

之謂之待詔處昌呂翻刑部尙書張均及弟太常卿垺皆

翰林院供奉唐天子在大明宮翰林院在右銀臺門內在興慶宮院在金明門內若在西內

院在顯福門內若在東都及華清宮皆有待詔之所

其待詔者有詞學經術合練僧道卜祝術藝書奕各

別院以廩之日晚而退其所重者詞學帝卽位以來

張說陸堅張九齡徐安貞張垺等召入禁中謂之翰

林待詔王者尊極一日萬機四方進奏中外表疏批

答或詔從中出宸翰所揮亦資其檢討謂之視草故

常簡當局四人以備顧問至德以後天下用兵多務

深謀密詔皆從中出名曰翰林學士得充選者文士

爲榮亦如中書舍人例置學士六人內擇年深德重

者一人爲承旨所以獨當密命故也德宗好文尤難

其選貞元以後爲學士承旨者多至宰相尙辰羊翻垺巨冀翻

上欲加安祿山同平

章事已令張垺草制楊國忠諫曰祿山雖有軍功目

不知書豈可爲宰相制書若下

亮翻下還稼翻

恐四

夷輕唐上乃止乙巳加祿山左僕射

射寅謝翻

賜一子三

品一子四品官 丙午上還宮

還自華清宮還從宣翻又音如字

安祿山求兼領閑廐羣牧庚申以祿山爲閑廐隴右

羣牧等使

使疏吏翻下同

祿山又求兼總監

此羣牧總監也唐有四十八監

以牧馬或曰此總監卽苑總監

壬戌兼知總監事祿山奏以御史中

丞吉溫爲武部侍郎

武部卽兵部

充閑廐副使楊國忠由

是惡溫

惡烏路翻

祿山密遣親信選健馬堪戰者數千匹

別飼之

飼祥吏翻

二月壬申上朝獻太清宮上聖祖尊

號曰大聖祖高上大道金闕玄元大皇太帝

朝直遙翻上聖

之上時掌翻下以義推

癸酉享太廟上高祖諡曰神堯大聖光

孝皇帝太宗諡曰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高宗諡曰

天皇帝大聖大弘孝皇帝中宗諡曰孝和大聖大昭孝

皇帝睿宗諡曰玄真大聖大興孝皇帝以漢家諸帝

皆諡孝故也甲戌羣臣上尊號曰開元天地大寶聖

文神武證道孝德皇帝

凡上尊號上諡之上皆時掌翻

赦天下

丑楊國忠進位司空甲申臨軒冊命己丑安祿山

奏臣所部將士討奚契丹九姓同羅等勳效甚多

將郎

亮翻契欺訖
翻又音喫

乞不拘常格超資加賞仍好寫告身付

臣軍授之於是除將軍者五百餘人中郎將者二千

餘人祿山欲反故先以此收眾心也三月丁酉朔祿

山辭歸范陽

舊志范陽在京師東北二千五百二十里

上解御衣以賜之

祿山受之驚喜恐楊國忠奏畱之疾驅出關出潼關乘

船沿河而下令船夫執繩板立於岸側

凡挽船夫用板長二尺許

斜搭胷前一端至肩一端至脇繩貫板之兩端以接船絳而挽之

十五里一更

更工衛翻

也晝夜兼行日數百里過郡縣不下船自是有言祿

山反者上皆縛送由是人皆知其將反無敢言者祿

山之發長安也上令高力士餞之長樂坡

長樂坡卽漣坡在長

安城東
樂音洛

及還上問祿山慰意乎對曰觀其意怏怏必

知欲命爲相而中止故也

怏於兩翻
相息亮翻

上以告國忠曰

此議它人不知必張洎兄弟告之也

國忠之下更有
國忠二字文意

乃上怒貶張均爲建安太守洎爲盧溪司馬洎弟給

事中洎爲宜春司馬

建安郡隋爲泉州唐改曰閩州
別置泉州帝改閩州爲福州長

樂郡以建州爲建安郡盧溪郡辰州舊志建安郡京

師東南四千九百三十五里盧溪郡京師南三千四

百五里洎昌六翻考異曰唐麻云洎嘗贊相禮儀

雍容有度上心悅之翌日謂洎曰朕罷希烈相以卿

代之洎曰不敢貴妃在坐告國忠斥之舊洎傳天寶

中玄宗嘗幸洎內宅謂洎曰希烈累辭機務朕擇具
代者孰可洎錯愕未對帝卽曰無踰吾愛壻矣洎降
階陳謝揚國忠聞而惡之及希烈罷相舉韋見素代
洎洎深舐望按本紀三月丁酉洎貶官韋見素八月
乃知政事而云洎深舐望舊傳誤也明皇雜錄云上

幸張垺宅謂垺曰中外大臣才堪宰相者與我悉數
吾當舉而用之垺逡巡不對上曰固無如愛子垺垺
降階拜舞上曰卽舉成命旣逾月垺頗懷怏怏意其
爲李林甫所排會祿山自范陽入覲祿山潛賂貴妃
求帶平章事上不許垺因私第備言上前時行幸內
第面許相垺與明公同制入輔今旣中變當必爲姦
臣所排祿山大懷恚怒明日謁見因流涕請罪上慰
勉久之因問其故祿山具以垺所陳對上命高力士
送歸焉亦以怏怏聞由是上哥舒翰亦爲其部將論
怒按李林甫時已死亦誤也

功爲于僞翻勅以隴右十將特進火拔州都督燕山

郡王火拔歸仁爲驃騎大將軍十將亦唐中世以來軍中將領之職名火

拔突厥別部也開元中置火拔州唐制特進文散階

正二品驃騎大將軍武散階從一品燕因肩翻驃匹

奇翻河源軍使王思禮加特進臨洮太守成如璆

討擊副使范陽魯炆皋蘭府都督渾惟明並加雲麾

將軍

貞觀中鐵勒來降以渾部置皋蘭都督府雲麾將軍武散階從三品上洮土刀翻守式又翻

音求火迴翻

隴右討擊副使郭英又爲左羽林將軍英又

知運之子也翰又奏嚴挺之之子武爲節度判官河

東呂諲爲支度判官

諲伊眞翻

前封上尉高適爲掌書記

安邑曲環爲別將

河東郡蒲州唐制邊軍有支度使以計軍資糧仗之用其屬有判官

巡官封丘縣漢晉以來屬陳畱唐屬汴州安邑縣屬蒲州姓譜晉穆侯子成師封於曲沃其後氏焉漢有

代郡太守曲謙貨殖傳有曲叔諲伊眞翻

程千里執阿布思獻於闕下

斬之甲子以千里爲金吾大將軍以封常清權北庭

都護伊西節度使

夏四月癸巳安祿山奏擊奚破

之虜其王李日越

六月乙丑朔日有食之不盡如

將軍

貞觀中鐵勒來降以渾部置皋蘭都督府雲麾將軍武散階從三品上洮土刀翻守式又翻珍

音求炅

火迴翻

隴右討擊副使郭英又爲左羽林將軍英又

知運之子也翰又奏嚴挺之之子武爲節度判官河

東呂諲爲支度判官

諲伊真翻

前封上尉高適爲掌書記

安邑曲環爲別將

河東郡蒲州唐制邊軍有支度使以計軍資糧仗之用其屬有判官

巡官封丘縣漢晉以來屬陳畱唐屬汴州安邑縣屬蒲州姓譜晉穆侯子成師封於曲沃其後氏焉漢有

代郡太守曲謙貨殖傳有曲叔諲伊真翻

程千里執阿布思獻於闕下

斬之甲子以千里爲金吾大將軍以封常清權北庭

都護伊西節度使

夏四月癸巳安祿山奏擊奚破

之虜其王李日越

六月乙丑朔日有食之不盡如

鉤侍御史劔南畱後李宓

楊國忠領劔南節度使以宓爲畱後宓音密又

音伏將兵七萬擊南詔閣羅鳳誘之深入至太和城

新書

作大和城夷語山陂陀爲和故謂大和閣羅鳳所居也將卽亮翻誘音酉閉壁不戰宓糧

盡士卒罹瘴疫及飢死什七八乃引還

還從宣翻又如字

蠻

追擊之宓被擒

被皮義翻

全軍皆沒楊國忠隱其敗更以

捷聞益發中國兵討之前後死者幾二十萬人

并鮮于仲

通之敗死者有此數幾居依翻

無敢言者上嘗謂高力士曰朕今老

矣朝事付之宰相邊事付之諸將夫復何憂

朝直遙翻相息

亮翻將卽亮翻夫音扶復扶又翻

力士對曰臣聞雲南數喪師又邊

將擁兵太盛陛下將何以制之臣恐一旦禍發不可

復救

數所角翻喪息浪翻復扶又翻

何得謂無憂也上曰卿勿言朕

徐思之

高力士之言明皇豈無所動於其心哉禍機將發直付之無可柰何僥倖其身之不及見

而已

秋七月癸丑哥舒翰奏於所開九曲之地置洮

陽澆河二郡及神策軍以臨洮太守成如璆兼洮陽

太守充神策軍使

洮陽澆河二郡皆置於洮廓二州西南廓州本澆河郡天寶元年更

名寧塞郡洮州西八十里磨環川置神策軍新書曰澆河郡置於積石之西澆堅堯翻

楊國

忠忌陳希烈希烈累表辭位上欲以武部侍郎吉溫

代之國忠以溫附安祿山奏言不可以文部侍郎韋

見素和雅易制

易音以鼓翻

薦之八月丙戌以希烈爲太

子太師罷政事

陳希烈遂以此怨望降賊

以見素爲武部尙書同

平章事

考異曰舊見素傳曰時楊國忠用事左相陳希烈畏其權寵凡事唯諾無敢發明玄宗

知之不悅天寶十三年秋霖雨六十餘日天子以宰相或未稱職見此咎徵命楊國忠精求端士時兵部侍郎吉溫方承寵遇上意欲用之國忠以溫祿山賓佐懼其威權奏寢其事國忠訪於中書舍人竇華宋昱等華昱言見素方雅柔而易制上亦以經事相王府有舊恩可之希烈傳曰國忠用事素忌疾之乃引韋見素同列罷希烈知政事按明皇若惡希烈阿徇國忠當更自擇剛直之士豈得尙卜相於國忠今從

希烈傳

自去歲水旱相繼關中大饑楊國忠惡京兆

尹李峴不附已以災沴歸咎於峴九月貶長沙太守

惡鳥路翻沴音戾長沙郡潭州舊志

峴禕之子也

信安

長沙郡京師南二千四百四十五里

王禕開元初以軍功上憂雨傷稼國忠取禾之善者

有寵於上禕吁韋翻獻之曰雨雖多不害稼也上以爲然扶風太守房琯

言所部水災

扶風郡岐州

國忠使御史推之

宋白曰唐故事侍御史各

二人知東西推又各分京城諸司及諸道州府爲東西之限隻日則臺院受事隻日則殿院受事又有監

察御史出使推按謂之推事御史

是歲天下無敢言災者高力士侍

側上曰淫雨不已

賈公彥曰雨三日已上曰淫

卿可盡言對曰自

陛下以權假宰相賞罰無章陰陽失度臣何敢言上

默然

冬十月乙酉上幸華清宮

十一月己未置

內侍監二員正三品

唐制宦官不得過三品置內侍四人從四品上中官之貴極於

此矣至帝始隳其制楊思勳以軍功高力士以恩寵皆拜大將軍階至從一品猶曰勳官也今置內侍監

正三品則職事官矣

河東太守兼本道采訪使韋陟斌之兄

也使疏吏翻

文雅有盛名楊國忠恐其入相

相息翻使

也斌音彬

人告陟賊污事下御史按問陟賂中丞吉溫使求救

於安祿山復爲國忠所發

下還嫁翻復扶又翻

閏月壬寅貶陟

桂嶺尉溫澧陽長史

桂嶺漢臨賀縣地隋置桂嶺縣唐屬賀州澧陽郡澧州舊志澧

陽郡京師東南一千八百九十三里

安祿山爲溫訟冤

爲于僞翻

且言國忠

讒疾上兩無所問

戊午上還宮

是歲戶部奏天

下郡三百二十一縣千五百三十八鄉萬六千八百

二十九戶九百六萬九千一百五十四口五千二百

八十八萬四百八十八

有唐戶口之盛極於此

十四載春正月蘇毗王子悉諾邏去吐蕃來降

新書曰蘇

毗吐蕃疆部也邏郎佐翻

二月辛亥安祿山使副將何千年入

奏請以蕃將三十二人代漢將上命立進畫

進畫者命中書

爲發日勅進請御畫而行之唐六典中書掌王言其制有七其四曰發日勅正謂御畫發日勅也增減官員廢置州縣除免官爵授六品以下官則用之將卽亮翻給告身韋見素謂楊國

忠曰祿山久有異志今又有此請其反明矣明日見

素當極言上未允公其繼之國忠許諾王子國忠見

素入見

人見賢通翻

上迎謂曰卿等有疑祿山之意邪見

素因極言祿山反已有迹所請不可許上不悅國忠

遂巡不敢言

遂七倫翻

上竟從祿山之請它日國忠見素

言於上曰臣有策可坐消祿山之謀今若除祿山平

章事召詣闕以賈循爲范陽節度使呂知誨爲平盧

通鑑二百一十一
唐紀三
節度使楊光弼爲河東節度使

使疏吏翻則勢自分

矣上從之已草制上畱不發更遣中使輔瑒琳以珍

果賜祿山潛察其變

輔姓也左傳晉有大夫輔燾又智果別族爲輔氏卽考異前所

引以甘子賜祿山事瑒音求

瑒琳受祿山厚賂還盛言祿山竭忠

奉國無有二心

還從宣翻又音如字

上謂國忠等曰祿山朕推

心待之必無異志東北二虜藉其鎮遏朕自保之卿

等勿憂也事遂寢

考異曰實錄正月辛巳祿山表請以蕃將三十人代漢將上遣中

使袁思藝宣付中書令卽日進畫便寫告身楊國忠

韋見素相謂曰流言傳祿山有不臣之心今又請代

漢將其反明矣乃請陳事既見上先曰卿等有疑祿

山之意邪國忠等遽走下階垂涕具陳祿山反狀因

以祿山表畱上前而出俄頃上又令袁思藝宣曰此

之一奏姑容之朕徐爲圖之國忠奉詔自後國忠每

對未嘗不懇請其事國忠曰臣有一策可銷其難伏望下制以祿山帶左僕射平章事追赴朝廷以賈循等分帥三道上許之草制訖畱之未行上潛令輔璆琳送甘子私候其狀還固稱無事其制遂寢先是上引宰相對見常置白麻於座前及璆琳還上乃謂宰臣曰祿山必無二心其制朕已焚矣後璆琳受祿山賄事泄上因祭龍堂遣備儲具責以不虔乃命左右撲殺之始有疑祿山意祿山事迹云請不以蕃將代漢將論祿山反狀及請追祿山赴闕並是章見素之意旨國忠曾無預焉仍語見素曰祿山出自寒微位居眾上時所忌嫉成疑似耳見素曰公若實爲此見社稷危矣將至上前懇論見素約以事如未諧公繼之國忠都無一言俯僂而退見素卻到中書嗚咽流涕此非他也國忠要祿山速反以明己之先見耳宋巨玄宗幸蜀記云是年春二月二十二日辛亥祿山使何千年表請以蕃將三十二人代漢將掌兵其日宰相韋見素楊國忠在省見素慘然國忠問曰堂老何色之戚也見素曰祿山逆狀行路共知今以蕃酋代漢將是亂將作矣與公位當此地能無戚乎國忠於是亦惘然久之乃曰與奪之間在於宸斷豈我輩

所能是非邪見素曰知禍之萌而不能防亦將焉用
彼相矣明日對見僕必懇論冀其萬一若不允子必
繼之國忠曰事則不諧恐虛犯龍顏自貽伊戚見素
曰如正其言而獲死猶愈於阿從而偷生翌日壬子
二相入對見素言祿山潛貯異圖迹已昭彰因叩頭
流涕久之國忠但俯僂逡巡更無所補上不悅遂以
他事議之既退還省見素謂國忠曰聖意未回計將
安出國忠曰祿山未必有反意但時所譏疾便成疑
似耳見素曰公若爲此見社稷危矣遂憫然不言二
十四日癸丑上又使思藝宣旨令且依此發遣卿等
所議後別籌之自是見素數奏其凶狀三月己未朔
見素請以祿山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追赴闕庭及輔
瑒琳送甘子祿山給瑒琳曰主上耄年信任非次國
忠之輩苟徇榮班今若進逆耳之言苦口之藥以吾
之心事將無益今欲耀兵疆諫以迹鬻拳此意決矣
祿山以物贈瑒琳瑒琳既受金帛及還奏曰祿山盡
忠奉國必無二心特望官家不以東北爲慮上然之
謂宰臣曰祿山朕自保之卿勿憂也見素起曰臣忤
拂聖旨僭竊大臣罪合萬死然愚者千慮或有一中
願陛下審察之自餘與實錄及事迹所述略同按祿

山方賂璆琳泯其反迹安肯對之遽出停語又國忠平日數言祿山欲反此際安得不與見素同心蓋所謂天下之惡皆歸焉者也今取其可信者循華原人也時爲節度副使

隴右河西節度使哥舒翰入朝道得風疾遂畱京師家居不出 三月辛巳命給事中裴士淹宣慰河北

夏四月安祿山奏破奚契丹

契欺紇翻

癸巳以蘇毗

王子悉諾邏爲懷義王賜姓名李忠信 安祿山歸

至范陽朝廷每遣使者至皆稱疾不出迎

朝直遙翻使疏吏翻

盛陳武備然後見之裴士淹至范陽二十餘日乃得

見無復人臣禮

復扶又翻又如字

楊國忠日夜求祿山反狀

使京兆尹圍其第

考異曰肅宗實錄國忠日夜伺求祿山反狀或矯詔以兵圍其宅

或令府縣捕其門客李起安岱李方來等皆令侍御
史鄭昂之陰推劾潛槌殺之慶宗尙郡主又供奉在
京密報其父祿山轉懼唐厠是夏京兆尹李峴貶零
陵太守先是楊國忠使門客蹇昂何盈求祿山陰事
命京兆尹尹圍捕其宅得安岱李方來等與祿山反狀
使侍御史鄭昂之縊殺之祿山怒使嚴莊上表自理
具陳國忠罪狀二十餘事上懼其生變遂歸過於峴
以安之安祿山事迹與唐厠同外有命京兆尹李峴
於其宅得李起安岱李方來等又貶吉溫爲灋陽長
史以激怒祿山幸其速反上竟不之悟玄宗幸蜀記
與事迹同按李峴傳十三載連兩六十餘日國忠歸
咎京兆尹貶長沙太守新宗室宰相傳楊國忠使客
蹇昂何盈摘安祿山陰事諷京兆捕其第得安岱李
方來等與祿山反狀縊殺之祿山怒上書自言帝懼
變出峴爲零陵太守今從實錄捕祿山客李超等送御史臺獄潛殺
之祿山子慶宗尙宗女榮義郡主供奉在京師在京師爲

太僕卿得隨密報祿山祿山愈懼六月上以其子成
供奉官班見

昏手詔祿山觀禮祿山辭疾不至秋七月祿山表獻

馬三千匹每匹執控夫二人遣蕃將二十二人部送

欲以襲京師也河南尹達奚珣疑有變奏請諭祿山以進車

馬宜俟至冬官自給夫無煩本軍於是上稍寤始有

疑祿山之意會輔璆琳受賂事亦泄上託以他事撲

殺之上遣中使馮神威齎手詔諭祿山如珣策

撲弼角翻

使疏吏翻考異曰祿山事迹作承威今從玄宗幸蜀記且曰朕新爲卿作一湯

自天寶六載以來華清宮中益治湯井池臺觀環列

山谷御湯曰九龍殿亦曰蓮花湯明皇雜錄曰明皇

幸華清宮新廣湯制作宏麗安祿山於范陽以白玉
石爲魚龍鳧雁仍以石梁及蓮花同獻雕鏤巧妙殆
非人功上大悅命陳於湯中仍以石梁橫亘湯上而
蓮花纔出於水際上至其所解衣欲入而魚龍鳧雁

皆若奮鱗舉翼狀欲飛動上恐違命撤去而蓮花至今猶存又嘗於宮中置長湯數十間屋皆周回鑿以文石爲銀鏤漆船及白木香船真於其中至於楫棹皆飾以珠玉又於湯中累瑟瑟及沈香爲山以狀瀛洲方丈津陽門詩注曰宮中除供奉兩湯外內更有湯十六所長湯每賜諸嬪御其修廣與諸湯不侔瑩以文瑤密石中央有玉蓮花捧湯噴以成池又縫綴錦繡爲鳧雁置於水中上時於其間泛銀鏤小舟以嬉遊焉次西曰太子湯又次西宜春湯又次西長湯十六所今唯太子少陽二湯存焉又有玉女殿湯今石星痕湯玉名甕湯所出也爲于僞翻

十月於華清宮待卿神威至范

陽宣旨祿山踞牀微起亦不拜曰聖人安隱

聖人謂上也隱

讀曰穩唐帖多有寫穩字爲隱字者

又曰馬不獻亦可十月灼然詣京

師卽令左右引神威置館舍不復見數日遣還亦無

表神威還見上泣曰臣幾不得見大家

復扶又翻幾居依翻

八月辛卯免今載百姓租庸 冬十月庚寅上幸華

清宮

考異曰舊紀壬辰今從實錄新紀

安祿山專制三道陰蓄異

志殆將十年以上待之厚欲俟上晏駕然後作亂會

楊國忠與祿山不相悅屢言祿山且反上不聽國忠

數以事激之

數所角翻

欲其速反以取信於上祿山由是

決意遽反獨與孔目官太僕丞嚴莊掌書記屯田員

外郎高尙將軍阿史那承慶密謀自餘將佐皆莫之

知但怪其自八月以來屢饗士卒秣馬厲兵而已會

有奏事官自京師還祿山詐爲勅書悉召諸將示之

曰有密旨令祿山將兵入朝討楊國忠

將卽亮翻朝直遙翻諸

君宜卽從軍眾愕然相顧莫敢異言十一月甲子祿

山發所部兵及同羅奚契丹室韋凡十五萬眾號二

十萬反於范陽

考異曰平致美薊門紀亂曰自其年八月後慰諭兵士磨厲戈矛頗異

於常識者竊怪矣至是禪山勒兵夜發將出命屬官等謂曰奏事官胡逸自京回奉密旨遣祿山將隨身兵馬入朝來莫令那人知羣公勿怪便請隨軍那人意楊國忠也命范陽節度副使

賈循守范陽平盧節度副使呂知誨守平盧別將高

秀巖守大同

中受降城西二百里有大同川又代州北有大同軍去太原入百餘里新志大

同軍在朔州馬邑縣按宋白續通典中受降城西之大同川乃隋大同城之舊墟開元五年分善陽縣東三十里置大同軍以戍邊復諸將皆引兵夜發詰朝

祿山出薊城南

詰去吉翻薊音計

大閱誓眾以討楊國忠爲

名勝軍中曰有異議肩動軍人者斬及三族於是引

兵而南祿山乘鐵輦步騎精銳煙塵千里鼓譟震地

輦與輿同騎奇寄翻譟蘇到翻時海內久承平百姓累世不識兵革

猝聞范陽兵起遠近震駭河北皆祿山統內

祿山兼河北道

采訪使所過州縣望風瓦解守令或開門出迎

守式或又翻

乘城竄匿或爲所擒戮無敢拒之者祿山先遣將軍

何千年高邈將奚騎二十聲言獻射生手乘驛詣太

原乙丑北京副留守楊光翽出迎因劫之以去

異日考

肅宗實錄云先令千年領壯士數千人詐稱獻俘以車千乘包旌旗戈甲器械先俟于河陽橋不見後來

所用又千年時方詣太原執楊光翽未暇向河陽也今不取薊門紀亂云是月甲午縛光翽按是月有甲

子安得甲午亦不取

太原具言其狀東受降城亦奏祿山反上

猶以爲惡祿山者詐爲之

降戶江翻惡烏路翻

未之信也庚午

上聞祿山定反乃召宰相謀之楊國忠揚揚有德色

蜀本作得色當從之

曰今反者獨祿山耳將士皆不欲也不過

旬日必傳首詣行在上以爲然大臣相顧失色上遣

特進畢思琛詣東京

琛丑林翻

金吾將軍程千里詣河東

各簡募數萬人隨便團結以拒之辛未安西節度使

封常清入朝

朝直遙翻

上問以討賊方略常清大言曰今

太平積久故人望風憚賊然事有逆順勢有奇變臣

請走馬詣東京開府庫募驍勇挑馬箠度河

驍堅堯翻挑徒

才翻華止案翻

計日取逆胡之首獻闕下上悅壬申以常清

爲范陽平盧節度使常清卽日乘驛詣東京募兵旬

日得六萬人乃斷河陽橋爲守禦之備

斷音短

甲戌祿

山至博陵南

博陵郡本定州高陽郡天寶元年更郡名舊志博陵郡京師東北二千九百六

里何千年等執楊光翺見祿山責光翺以附楊國忠

斬之以徇

考異曰幸蜀記云十九甲戌至眞定南逢楊光翺按唐厯祿山遣驍騎何千年等

劫光翺歸遇於博陵郡殺之蓋幸蜀記誤以定州爲眞定耳祿山事迹曰其年九月傳太原尹楊光翺首

至按祿山十一月始反而祿山使其將安忠志將精

兵軍土門

將卽亮翻下同

忠志奚人祿山養爲假子又以張

獻誠攝博陵太守獻誠守珪之子也

張守珪朔方翼祿山實爲厲階

祿山至橐城常山太守顏杲卿力不能拒與長史袁

履謙往迎之祿山輒賜杲卿金紫質其子弟使仍守

常山

常山郡本恆州恆山郡天寶元年更郡名劉昫曰常山郡舊治元氏魏道武登常山郡北望安

樂壘美之遂移郡治於安樂壘城今州城是也魏收志九門縣有安樂壘質音致

又使其將李

欽湊將兵數千人守井陘口以備西來諸軍

西來諸軍謂河

東路兵東出井陘口者陘音刑

杲卿歸途中指其衣謂履謙曰何爲

著此

著陟路翻

履謙悟其意乃陰與杲卿謀起兵討祿山

杲卿思魯之玄孫也

顏思魯之推之子師古之父也

丙子上還宮斬

太僕卿安慶宗賜榮義郡主自盡以朔方節度使安

思順爲戶部尙書思順弟元貞爲太僕卿以朔方右

廂兵馬使九原太守郭子儀爲朔方節度使

九原郡豐州

右羽林大將軍王承業爲太原尹

太原爲北都故置尹

置河南

節度使領陳畱等十三郡以衛尉卿猗氏張介然爲

之

陳畱郡汴州舊紀以介然爲

考異曰實錄以介然爲汴州刺史按是時無刺史郭納見

爲太守介然直爲節度使耳

以程千里爲潞州長史諸郡當賊衝

者始置防禦使丁丑以榮王琬爲元帥右金吾大將

軍高仙芝副之統諸軍東征

帥所類翻

出內府錢帛於京

師募兵十一萬號曰天武軍旬日而集皆市井子弟

也十二月丙戌高仙芝將飛騎曠騎及新募兵邊

兵在京師者合五萬人發長安上遣宦者監門將軍

邊令誠監其軍屯於陝

將卽亮翻騎奇寄翻曠虛郭

冉翻舊志陝郡在京師東四百九十里至東都三百三十里

丁亥安祿山自靈

昌度河

靈昌郡本滑州東郡天寶元年更郡名

以絙約敗船及草木橫

絕河流一夕冰合如浮梁遂陷靈昌郡

舊志靈昌郡去京師一千

四百四十里至東都五百三十里

祿山步騎散漫人莫知其數所過

殘滅張介然至陳畱纔數日祿山至授兵登城眾恟

懼不能守

恟許拱翻

庚寅太守郭納以城降祿山入北郭

聞安慶宗死慟哭曰我何罪而殺我子時陳畱將士

降者夾道近萬人

降戶江翻近其斬翻

祿山皆殺之以快其忿

斬張介然於軍門

考異曰舊紀辛卯陷陳畱郡祿山事跡庚午陷陳畱郡傳張介然

荔非元瑜等首
至今從實錄

以其將李庭望爲節度使守陳畱

舊志

陳畱郡京師東一千三百
五十里東都四百一里

壬辰上下制欲親征其朔

方河西隴右兵畱守城堡之外皆赴行營令節度使

自將之期二十日畢集 初平原太守顏真卿

漢置平原

郡唐爲德州天寶元年復改爲郡

知祿山且反因霖雨完城浚壕料

丁壯實倉廩祿山以其書生易之

料連條翻量度也又力弔翻易以鼓

翻及祿山反牒真卿以平原博平兵七千人防河津

博平郡博州

真卿遣平原司兵李平間道奏之

問古

上始

聞祿山反河北郡縣皆風靡歎曰二十四郡曾無一

人義士邪及平至

舊志平原郡至京師一千九百八十二里

大喜曰朕不

識顏真卿作何狀乃能如是真卿遣親客密懷購賊

牒詣諸郡由是諸郡多應者真卿杲卿之從弟也

才從

用安祿山引兵向滎陽太守崔無詖拒之士卒乘城

者聞鼓角聲自墜如雨癸巳祿山陷滎陽

滎陽郡鄭州西至洛

陽二百六十里舊志滎陽郡至京師一千一百五里東都二百七十里

考異曰唐麻舊紀作甲午今從

實殺無詖以其將武令珣守之祿山聲勢益張

張知亮翻

以其將田承嗣安忠志張孝忠爲前鋒封常清所募

兵皆白徒未更訓練

更工衡翻

屯武牢以拒賊賊以鐵騎

蹂之

蹂人九翻

官軍大敗常清收餘眾戰於葵園又敗戰

上東門內又敗

葵園在豐子谷南上東門卽洛陽上春門也唐六典東都城東面三門北

東日上丁酉祿山陷東京賊鼓譟自四門入縱兵殺掠

常清戰於都亭驛又敗退守宣仁門又敗乃自苑西

壞牆西走

壞音怪交兵至十三日

考異曰常清表云自今月七日祿山猶未至

榮陽蓋與賊前鋒戰耳

河南尹達奚珣降於祿山

降戶

畱守李

愷謂御史中丞盧奕曰吾曹荷國重任

守式又翻愷直陵翻荷下

可雖知力不敵必死之奕許諾愷收殘兵數百欲戰

皆弃愷潰去愷獨坐府中奕先遣妻子懷印間道走

長安

走音奏

朝服坐臺中

朝直遙翻

左右皆散祿山屯於閑

廐使人執愷奕及采訪判官蔣清皆殺之奕罵祿山

數其罪

數所具翻

顧賊黨曰凡爲人當知逆順我死不失

節夫復何恨

夫音扶復扶又翻

愷文水人

文水縣屬并州本漢大陵縣魏置受

陽縣隋爲文水縣

奕懷愷之子清欽緒之子也

盧懷愷開元初賢相蔣欽

緒見二百九卷中宗景龍三年

祿山以其黨張萬頃爲河南尹封常

清帥餘眾至陝

帥讀日率

陝郡太守竇廷芝已奔河東吏

民皆散常清謂高仙芝曰常清連日血戰賊鋒不可

當且潼關無兵若賊豕突入關則長安危矣陝不可

守不如引兵先據潼關以拒之仙芝乃帥見兵西趣

潼關

見賢遍翻趣七喻翻芝領大軍初至陝方欲進師

考異曰肅宗實錄云仙芝會常清軍賊至欲

廣其賊勢以雪已罪勸仙芝班師仙芝素信常清言卽日夜走保潼關朝野大駭今從本傳

賊尋

至官軍狼狽走無復部伍士馬相騰踐死者甚眾至

潼關修完守備賊至不得入而去祿山使其將崔乾

祐屯陝

復扶又翻踐悉銳翻潼音同將卽亮翻陝失冉翻

臨汝弘農濟陰濮

陽雲中郡皆降於祿山

弘農郡本號州號郡天寶元年更郡名濮陽郡濮州雲中

郡雲州濟于禮翻濮博木翻降戶江翻

是時朝廷徵兵諸道皆未至關

中恟懼會祿山方謀稱帝畱東京不進故朝廷得爲

之備兵亦稍集祿山以張通儒之弟通晤爲睢陽太

守與陳畱長史楊朝宗將胡騎千餘東略地

朝直遙翻恟許

拱翻睢音雖守式又翻將卽亮翻騎奇寄翻

郡縣官多望風降走惟東平

太守嗣吳王祗濟南太守李隨起兵拒之

東平郡鄆州濟南郡

本齊州齊郡天寶元年更名臨淄郡五載更今郡名嗣祥吏翻

祗禕之弟也

禕吁韋翻

通鑑三十三
縣之不從賊者皆倚吳王爲名單父尉賈賁帥吏民

南擊睢陽斬張通晤

單父古縣時屬睢陽郡單音善父音甫

李庭望引

兵欲東徇地聞之不敢進而還

還從宣翻又音如字

庚子以

永王璘爲山南節度使江陵長史源洧爲之副

江陵郡本

荊州南郡天寶元年更郡名璘力珍翻洧于軟翻

穎王璩爲劔南節度使蜀

郡長史崔圓爲之副

蜀郡益州獬公了翻長知兩翻

二王皆不出閤

洧光裕之子也

源光裕見二百一十二年

上議親征辛丑

制太子監國

監古銜翻十六日辛丑

按長麻辛丑十七日也實

錄又作己丑尤誤肅宗實錄云詔以上監國仍令總

統六軍親征寇逆按制書云今親總六師帥眾百萬

鋪敦元惡巡撫洛陽則是上親征

使太子留守也今從玄宗實錄謂宰相曰朕在位

垂五十載倦于憂勤去秋已欲傳位太子值水旱相

仍不欲以餘災遺子孫

遺唯季翻

淹留俟稍豐不意逆胡

橫發

橫戶孟翻下同

朕當親征且使之監國事平之日朕將

高枕無爲矣

枕之任翻

楊國忠大懼退謂韓虢秦三夫人

曰太子素惡吾家專橫久矣若一旦得天下吾與姊

妹併命在旦暮矣相與聚哭使三夫人說貴妃

惡烏路翻

橫下孟翻說式芮翻

銜士請命於上事遂寢

顏真卿召募勇

士旬日至萬餘人諭以舉兵討安祿山繼以涕泣士

皆感憤祿山使其黨段子光齎李愬盧奕蔣清首徇

河北諸郡至平原王寅真卿執子光腰斬以徇取三

人首續以蒲身棺斂葬之祭哭受弔

棺音貫斂力贍翻

祿山

以海運使劉道玄攝景城太守清池尉賈載鹽山尉

河內穆靈其斬道玄

自帝事邊功運清萊之粟浮海以給幽平之兵故置海運使景

州本滄州勃海郡天寶更郡名清池漢浮陽縣地開皇十八年更名鹽山漢高城縣地隋開皇十八年以

縣有鹽山更名清池帶郡鹽山屬邑也

得其甲仗五十餘船攜道玄首

謁長史李暉暉收嚴莊宗族悉誅之是日送道玄首

至平原真卿召載靈及清河尉張澹詣平原計事

澹徒

覽翻

考異曰舊穆靈傳祿山僞署劉道玄爲景城守靈唱義起兵斬道玄首傳檄郡邑多有應者賊將

史思明來寇郡靈以攝東光令將兵禦之思明遣使說誘靈立斬之郡懼賊怨深後大兵至奪靈兵及攝

縣初靈佐採訪使巡按嘗過平原與太守顏真卿密攜祿山必叛至是真卿亦唱義舉郡兵以拒祿山會

間使持書遺真卿曰夫子爲衛君乎更無他詞真卿
得書大喜因奏署大理評事河北采訪支使按察以
道玄首謁李暉暉卽族嚴莊家豈有懼賊怒深而奪
寔兵乎真卿旣殺段子光帥諸郡以討祿山寔書中
安得尙爲隱語道玄首至平原真卿已召寔計事豈
待得此書然後用之况真卿領采訪使乃在明年常
山陷後今饒陽太守盧全誠據城不受代

考異曰包諫河洛

春秋作盧皓今從殷仲容顏氏行狀

河閒司灋李奐殺祿山所署長史

王懷忠李隨遣遊奕將訾嗣賢濟河

將卽亮勸訾卽移勸姓也漢有

訾般祿山所署博平太守馬冀各有眾數千或萬人

其推真卿爲盟主軍事皆稟焉祿山使張獻誠將上

谷博陵常山趙郡文安五郡團結兵萬人圍饒陽

饒陽

郡深州河間郡瀛州上谷郡易州趙郡趙州文安郡莫州將卽亮翻

高仙芝之東征

通鑑三十一
也監軍邊令誠數以事干之仙芝多不從令誠入奏

事具言仙芝常清橈敗之狀

數所角翻橈奴教翻

且云常清以

賊搖眾而仙芝奔陝地數百里又盜滅軍士糧賜上

大怒癸卯遣令誠齎勅即軍中斬仙芝及常清初常

清既敗三遣使奉表陳賊形勢

使疏吏翻

上皆不之見常

清乃自馳詣闕至渭南勅削其官爵令還仙芝軍白

衣自效常清草遺表曰臣死之後望陛下不輕此賊

無忘臣言時朝議皆以爲祿山狂悖不日授首故常

清云然

云然者猶曰言如此也朝直遙翻悖蒲內翻又蒲沒翻

令誠至潼關先

引常清宣勅示之常清以表附令誠上之

上時掌翻考異曰

明皇幸蜀記安祿山事迹皆曰常清配諫仙芝軍感
憤頗深遂作遺表飲藥而死令誠至常清已死而舊
傳以爲効令卻赴潼關自草表待罪是日臨刑託令
誠上之蓋二書見常清表有仰天飲鴆向日封章卽
爲尸諫之臣死作聖朝之鬼故云然今從舊傳

常清旣死陳尸遼蘇

遼蘇蘆

仙芝還至聽事令誠索陌刀手百餘人自隨

索山客翻

乃

謂仙芝曰大夫亦有恩命仙芝遽下令誠宣勅仙芝
曰我遇敵而退死則宜矣今上戴天下履地謂我盜

減糧賜則誣也時士卒在前皆大呼稱枉其聲振地

遂斬之

呼火故翻史言高仙芝由邊令誠而得節亦由邊令誠而喪元

以將軍李承

光攝領其眾河西隴右節度使哥舒翰病廢在家

考

異曰舊金梁鳳傳云天寶十三載哥舒翰入京師裴
冕爲河西留後在武威是翰雖病在京師猶領河西

隴右兩鎮也

上藉其威名且素與祿山不協召見

見賢拜

兵馬副元帥將兵八萬以討祿山

帥所類翻

仍勅天下四

面進兵會攻洛陽翰以病固辭上不許以田良丘爲

御史中丞充行軍司馬起居郎蕭昕爲判官蕃將火

拔歸仁等各將部落以從

將卽亮翻從才用翻

并仙芝舊卒號

二十萬軍于潼關

考異曰肅宗實錄云以翰爲皇太子先鋒兵馬使元帥領河隴朔

方募兵十萬并仙芝舊卒號二十萬拒戰於潼關十月十七日大軍發唐厓亦云先鋒兵馬使元帥舊

傳云先鋒兵馬元帥祿山事迹云翰爲副元帥領河隴諸蕃部落奴刺頡跌朱邪契苾譚蹄林奚結沙陀

逢子處密吐谷渾思結等十三部落督蕃漢兵二十萬八千人鎮于潼關舊紀云丙午命翰守潼關按

玄宗實錄癸卯斬常清仙芝命翰爲兵馬副元帥統兵八萬鎮潼關時榮王爲元帥故以翰副之蓋誅仙

芝之日卽命翰代仙芝舊紀丙午肅宗實錄十七日
軍發皆太早也左宗實錄所云八萬者蓋止謂漢兵

隨翰東征者耳并諸蕃部落及仙芝
舊兵則及十餘萬因號二十萬也 翰病不能治事

之翻 悉以軍政委田良丘復不敢專決使王思

禮主騎李承光主步二人爭長無所統壹
復扶又翻

翰用濩嚴而不恤士卒皆懈弛無鬪志
史言哥舒翰所以敗

安祿山大同軍使高秀巖寇振武軍
杜佑曰振武軍在單于都護府

城內西去朔方
千七百餘里 朔方節度使郭子儀擊敗之
敗補子

儀乘勝拔靜邊軍
據舊史靜邊軍當在單于府東北
王忠嗣鎮河東所築也宋白曰雲

中郡西至靜邊
軍一百八十里 大同兵馬使薛忠義寇靜邊軍子儀

使左兵馬使李光弼右兵馬使高潛左武鋒使僕固

懷恩右武鋒使渾釋之等逆擊大破之坑其騎七千

騎奇奇翻下同

考異曰陳翹汾陽王家傳此戰在十二月十二日嫌其與祿山陷東都相亂故并置此

進圍雲中使別將公孫瓊巖將二千騎擊馬邑拔之

開東陁關

馬邑郡朔州鴈門縣有東陁關西陁關時河東太原閉關以拒秀巖子儀既破秀巖

始開關杜佑曰代州鴈門郡郡南三十里有東陁關甚險固西陁山卽句注山陁音刊下同

甲辰

加子儀御史大夫懷恩哥濫拔延之曾孫也世爲金

微都督

哥濫拔延見一百九十八卷太宗貞觀二十年金微都督府亦置於是年舊史曰僕固卽

鐵勒僕骨部

釋之渾部酋長世爲皋蘭都督

酋慈由翻長知

兩

顏杲卿將起兵參軍馮虔前真定令賈深橐城

尉崔安石郡人翟萬德內丘丞張通幽皆預其謀

真定

縣帶常山郡內丘漢中丘縣也隋諱忠改曰內丘屬鉅鹿郡翟萇伯翻

又遣人語太原

尹王承業密與相應

語牛倨翻

會顏真卿自平原遣杲卿

甥盧逖潛告杲卿欲連兵斷祿山歸路以緩其西入

之謀

斷丁管翻下乃斷同

時祿山遣其金吾將軍高邈詣幽州

徵兵未還杲卿以祿山命召李欽湊使帥眾詣郡受

犒賚

帥讀曰率犒苦到翻賚來代翻

丙午薄暮欽湊至杲卿使袁履

謙馮虔等攜酒食妓樂往勞之

妓渠綺翻勞力到翻下慰勞同并其

黨皆大醉乃斷欽湊首收其甲兵盡縛其黨明日斬

之悉散井陘之眾有頃高邈自幽州還且至橐城杲

卿使馮虔往擒之

斷丁管翻是年十一月安祿山使李欽湊屯井陘口今斬之而散其

眾陘音刑還從

南境又白何千年自東京來崔安石

與翟萬德馳詣醴泉驛迎千年又擒之

醴泉驛在常山郡界南直

趙郡

同日致於郡下千年謂杲卿曰今太守欲輸力王

室既善其始當慎其終此郡應募烏合難以臨敵宜

深溝高壘勿與爭鋒俟朔方軍至併力齊進傳檄趙

魏斷燕薊要膺

斷音短燕因肩棚薊音計要讀曰腰

今且宜聲云李光

弼引步騎一萬出井陘因使人說張獻誠云足下所

將多團練之人無堅甲利兵難以當山西勁兵

常山饒陽

以并代爲山西合天下言之則河南河北通謂之山東函關以西爲山西說式芮翻將卽亮翻又音如字

獻誠必解圍遁去此亦一奇也杲卿悅用其策獻城

果遁去其團練兵皆潰杲卿乃使人入饒陽城慰勞

將士

勞力到翻將即亮翻

命崔安石等徇諸郡云大軍已下井

陘朝夕當至先平河北諸郡先下者賞後至者誅於

是河北諸郡響應凡十七郡皆歸朝廷兵合二十餘

萬

考異曰河洛春秋曰祿山至橐城杲卿上書陳國忠罪惡宜誅之狀且曰鉞下才不世出天實縱

之所向輒平無思不服昔漢高仗赤帝之運猶納食其之言魏武應黃星之符亦用荀彧之策又曰今河北殷實百姓富饒衣冠禮樂天下莫敵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萬家之邦非無豪傑如或結聚豈非後患者乎伏惟精彼前軍嚴其後殿所過持重且詳觀地圖凡有隘狹必加防遏慎擇良吏委之腹心自洛已東且爲己有廣輒芻粟繕理甲兵傳檄西都望風自振若唐祚未改王命尙行君相協謀士庶奔命則盛兵鞏洛東據敖倉南臨白馬之津北守飛狐之塞自當抗衡上國割據一方若景命已移謳歌所繫

卽當長驅岐雍臨馬渭河黔首歸命孰有出鉞下之
右者祿山大悅加果卿章服仍舊常山太守并五軍
團練使鎮井陘口畱同羅及曳落河一百人首領各
一人其趙邢洛相衛等州並皆替換及滄瀛深不從
祿山張獻誠圍深州月餘不下前趙州司戶包處遂
前原氏尉張通幽稟城縣尉崔安晟恆州長史袁履
謙等同上書說果卿曰明公身荷寵光位居牧守乃
奔萬全之良計履必死之畏途取適於目前忘累於
身後竊爲明公不取今若拒祿山之命招十萬之兵
峙乃芻茭積其食粟分守要害大振威聲通井陘之
路與東都合勢如此則洪勳盛烈何可勝言者哉輕
進瞽言萬無一用魂銷東岱先懷屠烈之憂心拱北
辰願立忠貞之節果卿覽書大悅於是僉議僞以祿
山命追井陘鎮兵就恆州宴設酋長各賜帛三百段
馬一疋金銀器物各一牀美人各一其餘通賜物一
萬段設於州南焦同驛自曉至暮并以歌妓數百人
悅其意密於酒中置毒與飲令盡醉悉無所覺乃盡
收其器械一一縛之明日盡斬弃尸於滹沱河中殷
亮顏杲卿傳曰祿山起杲卿計無所出乃與長史袁
履謙謁于橐城縣祿山以杲卿嘗爲已判官矯詔賜

紫金魚袋使自守常山郡以其孫誕弟子詢爲質俾
崇郡刺史蔣欽湊以趙郡甲卒七千人守土門約杲
卿將見欽湊以私號召之杲卿罷歸途中指其衣服
而謂履謙曰此害身之物也祿山雖以誅君側爲名
其實反矣我與公世爲唐臣忝居藩翰寧可從之作
逆邪履謙愀然變色感歎良久曰爲之奈何唯公所
命不敢違杲卿乃使人告太原尹王承業以殷欽湊
侯其緩急相應承業亦使報命杲卿恐漏泄示己不
事事多委政於履謙終日不相謁唯使男泉明往來
通其言召前真定令賈深處士權渙郭仲邕就履謙
以謀之適會杲卿從父弟眞卿據平原殺段子光使
杲卿妹子盧遜并以購祿山所行勅牒潛告杲卿大
悅匿遜于家遜之未至杲卿先使人以私號召欽湊
至杲卿辭之曰日暮夜恐有他盜城門閉矣請俟詰
朝相見因遣參軍馮虔宗室李峻靈壽尉李栖默郡
人翟萬德等卽于驛亭偶欽湊夜久醉熟以斧斫殺
之悉散土門兵先是祿山使其腹心僞金吾將軍高
邈徵兵於范陽路出常山杲卿候知之其日邈至于
滿城驛杲卿令崔安石馮虔殺之邈前驅數人先至
遽殺之遂生擒邈送于郡遇何千年押至安石於路

絕行人之南者馳至醴泉驛候千年亦斬其人而擒之如邈日未午二凶偕致肅宗實錄杲卿初聞祿山起兵於范陽杲卿召長史袁履謙前真定令賈深內臣丞張通幽謂之曰今祿山一朝以幽并騎過常山趨洛陽有問鼎之志天子在長安方欲徵天下兵東向問罪事不及矣如賊軍暴至吾屬爲虜必矣不若因其未萌招義徒西據土門北通河朔待海內之救上以安國家下以全臣節此策之上者遂卽日購士得千餘人命履謙將兵鎮土門命賈深防東路通幽守郡城賊將李歸仁令弟欽湊領步騎五千人先鎮土門仍令以兵隸於杲卿又使麾下騎將高邈馳報祿山令促其行覘者知其謀而白杲卿杲卿召履謙告之履謙曰事將亟矣若不早誅欽湊謀不集也遂詐追欽湊令赴郡計事命履謙署人吏以待之欽湊夜至郡杲卿命憩於驛醉而夜殺之履謙持欽湊首謁杲卿等享欽湊於驛醉而夜殺之履謙持欽湊首謁于杲卿杲卿與履謙且喜事之捷又懼賊之來相對泣杲卿收淚勵履謙曰大丈夫名不掛青史安用生爲吾與公累世事唐豈偷安於胡羯但使死而不朽亦何恨也有頃橐城尉崔安石報高邈自祿山所至

已宿上谷郡界又使馮虔縣尉翟萬德并命安石共
方略詰朝邀騎數人先至驛虔盡阮之邀繼至虔給
之曰太守將音樂迎候邀無疑至廳下馬虔安石等
指揮人吏以棒亂擊邀仆生縛之無何南界又報何
千年自東京宿趙郡安石萬德先於郡南禮泉驛候
之千年至知邀被擒令麾下騎與安石戰敗又生擒
千年並送于郡舊傳曰祿山陷東都杲卿忠誠感發
懼賊寇潼關卽危宗社時從弟真卿爲平原太守遣
信告杲卿相與起義兵倚角斷賊歸路以紓西寇之
勢杲卿乃與長史袁履謙前真定令賈深前內丘丞
張通幽等謀閉土門以背之祿山遣蔣欽湊高邈帥
眾五千守土門杲卿欲誅欽湊開土門之路時欽湊
軍隸常山郡屬欽湊遣高邈往幽州未還杲卿遣吏
召欽湊至郡計事是月二十二日夜欽湊至舍之於
傳舍會飲旣醉令袁履謙與參軍馮虔縣尉李栖默
手力翟萬德等殺欽湊中夜履謙攜欽湊首見杲卿
相與垂泣喜事之濟也是夜臺城尉崔安石報高邈
還至滿城卽令馮虔翟萬德與安石往圖之詰朝邈
之騎從數人至臺城驛安石皆殺之俄而邈至安石
給之曰太守備酒樂於傳舍邈方據廳下馬馮虔等

擒而繫之是日賊將何千年自東都來趙郡馮虔翟
萬德伏兵於醴泉驛千年至又擒之即日縛二賊將
還郡按祿山初自范陽擁數十萬眾南下常山當其
所出之塗若杲卿不從命遠以千餘人拒之則應時
齋粉安得復守故郡乎况時祿山猶以誅楊國忠爲
名未僭位號杲卿迎於橐城受其金紫殆不能免矣
肅宗實錄所云者蓋欲全忠臣之節耳然杲卿忠直
剛烈靡軀徇國舍生取義自古罕儔豈宜更上書媚
悅祿山比之漢高魏武爲之畫割據并吞之策此則
粗有知識者必知其不然也蓋包誦乃處遂之子欲
言杲卿初無討賊立節之意由己父上書勸成之以
大其父功耳觀所載杲卿上祿山書處遂等上杲卿
書田承嗣上史朝義疏其文體如一足知皆誦所撰
也又張通幽兄爲逆黨又教王承業奪杲卿之功終
以反覆被誅其行事如此而包誦云初與處遂同守
書勤杲卿爲忠義尤難信也舊傳云欽湊高邈同守
土門欽湊遣邈往幽州二將旣握兵同鎮土門欽湊
豈得擅遣邈往幽州今從殷亮杲卿傳祿山自遣通
徵兵是也河洛春秋云畱同羅曳落河百人彼鎮井
陘邊山西之軍重任也豈百人所能守乎殷傳云上

千人守土門此七千人又非履謙一夕所能縛也蓋
祿山畱精兵百人以爲欽湊腹心瓜牙其餘皆團練
民兵脅從者耳故履謙得醉之以酒誅欽湊及百人
而散其餘耳河洛春秋云酒中置毒按時履謙等與
欽湊同飲豈得偏置毒於客酒中乎今不取舊傳及
殷傳皆云欽湊姓蔣今從玄宗肅宗實錄唐厯姓李
玄宗實錄十二月己亥早卿殺賊將李欽湊執何干
年高邈送京師按己亥十五日也而真卿以壬寅斬
段子光壬寅十八日也真卿既殺子光乃報果卿同
舉義兵今從舊傳爲二十二日丙午殺欽湊肅宗實
錄又云果卿之斬欽湊等因使徇諸郡曰今上使榮
王爲元帥哥舒翰爲副徵天下兵四十萬東向討逆
按實錄癸卯始命翰爲副元帥計丙午常山亦未知
今不取河洛春秋云十三郡悉舉義兵歸朝廷殷亭
顏氏行狀舊顏真卿傳唐厯皆云十七郡歸順蓋河
洛春秋不數平原景城河間饒陽先定者耳顏氏行
狀曰不款者六郡而已時魏

其附祿山者唯范陽盧

龍密雲漁陽汲鄴六郡而已

考唐志無盧龍郡當是
改平州北平郡爲盧龍

郡也密雲郡本檀州安樂郡天寶元年更郡名漁陽郡薊州汲郡衛州

杲卿又密使人

入范陽招賈循邾城人馬燧說循曰

邾城漢潁川縣之地後魏置

龍山縣及南陽縣隋開皇初改龍山曰汝南十八年改汝南曰輔城南陽曰期城大業初改輔城曰邾城

廢期城入焉邾音夾說式芮翻

祿山負恩悖逆

悖蒲內翻雖得洛陽

終歸夷滅公若誅諸將之不從命者以范陽歸國傾

其根柢此不世之功也循然之猶豫不時發別將牛

潤容知之以告祿山祿山使其黨韓朝陽召循朝陽

至范陽引循屏語

將卽亮翻下同屏必郢翻

使壯士縊殺之滅其

族

縊於計翻以別將牛廷玠知范陽軍事史思明李立節

將蕃漢步騎萬人擊博陵常山馬燧亡入西山

范陽郡之

西山南連上谷
中山之諸山

隱者徐遇匿之得免

初祿山欲自

將攻潼關至新安聞河北有變而還

考異曰玄宗實錄十五年正

月壬戌祿山將犯潼關次于新安聞有備而還按祿

山以此月丁酉陷東都至壬戌凡二十六日非乘虛

掩襲也豈得至新安然後知其有備乎蓋常山

有變則幽薊路絕故懼而歸耳今從肅宗本紀

蔡希

德將兵萬人自河內北擊常山

河內郡懷州

戊申榮王

琬薨贈諡靖恭太子

是歲吐蕃贊普乞黎蘇籠獵

贊卒子娑悉籠獵贊立

吐從轍入聲卒子恤翻娑素禾翻

肅宗文明武德大聖大宣孝皇帝上之上

諱亨玄宗第三子也初名嗣昇開元十五年更名浚二十三年更名璵二十八年更名紹

天寶三載更名亨

至德元載

是年七月太子卽位於靈武始改元至德

春正月乙卯朔祿山

自稱大燕皇帝

改元聖武以達奚珣爲侍中張通儒

爲中書令

考異曰幸蜀記云以珣爲左相通儒爲右相今從實錄

高尙嚴莊爲

中書侍郎

李隨至睢陽有衆數萬丙辰以隨爲河

南節度使

是載始置河南節度使治汴州領陳畱睢陽靈昌淮陽汝陰譙濟陰濮陽淄川琅琊

彭城臨淮東海十三郡

以前高要尉許遠爲睢陽太

守兼防禦使

許遠先仕於蜀忤章仇兼瓊貶高要尉史爲許遠堅守睢陽張本

濮陽

客尙衡起兵討祿山以郡人王栖曜爲衙前總管攻

拔濟陰殺祿山將邢超然

獫狁木翻濟子禮翻將卽亮翻

顏杲卿

使其子泉明賈深翟萬德獻李欽湊首及何千年高

邈于京師

翟萇伯翻

張通幽泣請曰通幽兄陷賊

謂通儒也

乞

與泉明偕行以救宗族杲卿哀而許之至太原通幽

欲自託於王承業乃教之畱泉明等更其表

更工衡翻

多

自爲功毀短杲卿別遣使獻之杲卿起兵纔八日守

備未完史思明蔡希德引兵皆至城下

考異曰河洛春秋云十

二月乙未思明希德齊至城下杲卿丙午始殺李欽湊云乙未誤也今從諸書

杲卿告急於

承業承業既竊其功利於城陷遂擁兵不救杲卿晝

夜拒戰糧盡矢竭壬戌城陷

考異曰實錄癸亥城陷河洛春秋正月一日

城陷舊思明傳正月六日圍常山九日賊縱兵殺萬拔之今從玄宗實錄唐麻舊紀杲卿傳

餘人執杲卿及袁履謙等送洛陽

舊志常山郡京師東北一千七百六

通鑑卷一百一十七 唐紀三
十里至東都一千一百三十六里

王承業使者至京師玄宗大喜拜

承業羽林大將軍麾下受官爵者以百數徵顏杲卿

爲衛尉卿朝命未至常山已陷

朝直遙翻

杲卿至洛陽祿

山數之曰

數所具翻

汝自范陽戶曹我奏汝爲判官不數

年超至太守

杲卿爲范陽戶曹祿山表爲營田判官假常山太守

何負於汝而

反邪杲卿瞋目罵曰汝本營州牧羊羯奴

瞋昌眞翻羯居謁翻

天子擢汝爲三道節度使恩幸無比何負於汝而反

我世爲唐臣祿位皆唐有雖爲汝所奏豈從汝反邪

我爲國討賊

我爲于僞翻

恨不斬汝何謂反也臊羯狗何

不速殺我祿山大怒并袁履謙等縛於中橋之柱而

丹之

滕蘇遭翻中橋天津中橋也丹古瓦翻

杲卿履謙比死

比必罵不利翻

罵不

虛口顏氏一門死於刀鋸者三十餘人史思明李立

節蔡希德旣克常山引兵擊諸郡之不從者所過殘

滅於是鄴廣平鉅鹿趙上谷博陵文安魏信都等郡

復爲賊守

鉅鹿郡邢州信都郡冀州文安郡莫州復扶又翻

饒陽太守盧全

誠獨不從思明等圍之河閒司漕李奐將七千人景

城長史李暉遣其子祀將八千人救之皆爲思明所

敗

敗補邁翻

上命郭子儀罷圍雲中還朔方益發兵進

取東京選良將一人分兵先出井陘定河北子儀薦

李光弼癸亥以光弼爲河東節度使分朔方兵萬人

與之

考異曰杜牧張保皋傳曰安祿山亂朔方節度使安思順以祿山從弟賜死詔郭汾陽代之

後旬日復詔李臨淮持節分朔方半兵東出趙魏當思順時汾陽臨淮俱爲牙門都將二人不相能雖同盤飲食常睇相視不交一言及汾陽代思順臨淮欲亡去計未決詔至汾陽兵東討臨淮入請曰一死固甘乞免妻子汾陽趨下持手上堂偶坐曰今國亂主遷非公不能東伐豈懷私忿時邪悉召軍吏出詔書讀之如詔約束及別執手泣涕相勉以忠義按於時玄宗末幸蜀唐之號令猶行於天下若制書除光弼爲節度使子儀安敢擅殺之杜或得

於傳聞之誤也今從汾陽家傳及舊傳

甲子加哥

舒翰左僕射同平章事餘如故

置南陽節度使以

南陽太守魯炁爲之將嶺南黔中襄陽子弟五萬人

屯葉北以備安祿山炁表薛愿爲潁川太守兼防禦

使

南陽郡鄧州襄陽郡襄州葉縣時屬汝州潁川郡許州炁火迴翻將卽亮翻黔音琴葉式涉翻龐

堅爲副使愿故太子瑛之妃兄堅王之曾孫也

去隋

歸唐爲將
龐皮江翻

乙丑安祿山遣其子慶緒寇潼關哥舒

翰擊卻之

己巳加顏真卿戶部侍郎兼本郡防禦

使真卿以李暉爲副

二月丙戌加李光弼魏郡太

守河北道采訪使

史思明等圍饒陽二十九日不

下李光弼將蕃漢步騎萬餘人太原弩手三千人出

井陘

騎奇寄翻陘音刑
弼以朔方馬步五千東出土門收常山郡河洛

春秋云光弼從大同城下領蕃漢兵馬步一萬餘人
并太原弩手三千人救真定蓋實錄言朔方元領之

兵河洛言到
真定之數耳

己亥至常山常山團練兵三千人殺胡

兵河洛言到
真定之數耳

兵執安思義出降

降戶

江翻

光弼謂思義曰汝自知當死

否思義不應光弼曰汝久更陳行

更工衡翻陳讀視

吾此眾可敵思明否今爲我計當如何汝策可取當

不殺汝思義曰大夫士馬遠來疲弊猝遇大敵恐未

易當

易以

不如移軍入城早爲備禦先料勝負然後

出兵胡騎雖銳不能持重

騎奇寄翻下同

苟不獲利氣沮心

離於時乃可圖矣思明今在饒陽去此不二百里

九域

志真定至饒陽二百三十五里

昨暮羽書已去計其

先鋒來晨必至而大軍繼之不可不留意也光弼悅

釋其縛卽移軍入城史思明聞常山不守立解饒陽

之圍明日未旦先鋒已至思明等繼之合二萬餘騎

直抵城下光弼遣步卒五千自東門出戰賊守門不

退光弼命五百弩於城上齊發射之

射而亦翻賊稍下兵射同

賊稍

卻乃出弩手千人分爲四隊使其矢發發相繼賊不

能當斂軍道北光弼出兵五千爲槍城於道南夾呼

沱水而陳賊數以騎兵搏戰光弼之兵射之人馬中

矢者大半

陳讀曰陣數所角翻中竹仲翻

乃退小憩以俟步兵有村

民告賊步兵五千自饒陽來晝夜行百七十里至九

門南逢壁度憩息

九門縣屬常山郡在郡東宋白曰戰國策云本有九室而居趙武靈

王改爲九門縣憩去例翻

光弼遣步騎各二千匿旗鼓並水潛行

並步至逢壁賊方飯縱兵掩擊殺之無遺思明聞之

浪翻

失勢退入九門時常山九縣

真定藁城石邑九門行唐井陘平山獲鹿靈壽

凡九縣

七附官軍惟九門藁城爲賊所據光弼遣裨將

張奉璋以兵五百戍石邑

石邑縣自漢以來屬常山郡在郡西南戍兵多於餘

縣者所以通太原之路也宋白曰隋改漢上曲陽縣爲石邑尋移石邑於井陘縣於舊石邑縣置恆陽縣以在恆山之陽爲名則此石邑在井陘也餘皆三百人戍之上以吳王

祗爲靈昌太守河南都知兵馬使

上謂玄宗使疏吏翻

賈賁前

至雍丘有眾二千先是譙郡太守楊萬石以郡降安

祿山

先悉薦翻降戶江翻

逼真源令河東張巡使爲長史西迎

賊巡至真源帥吏民哭於玄元皇帝廟

雍丘縣漢晉屬陳畱郡後

魏屬湯夏郡隋屬梁郡唐屬汴州譙郡亳州老子苦縣人有祠在焉唐祖之故改縣曰真源九域志縣在

譙郡西七十起兵討賊吏民樂從者數千人

樂音洛

巡

選精兵千人西至雍丘與賈賁合初雍丘令狐潮

以縣降賊賊以爲將使東擊淮陽救兵于襄邑破之

淮陽郡陳州宋白曰襄邑縣春秋宋襄牛地也宋襄

公葬焉故曰襄陵今墓在縣西北周秦始皇以承匡

縣卑溼遂徙於襄陵又俘百餘人拘於雍丘將殺之

往見李庭望淮陽兵遂殺守者潮奔妻子走故賈賁

得以其閒入雍丘

閒古莧翻

考異曰肅宗實錄曰

姓有違令者百餘人將殺之覘者報官軍至潮不及

行刑遂反縛仆於地令人守之違出軍以禦官軍縛

者忽一人幸脫殺守者互解其縛閉城門以拒潮相

持累日賈聞之入其城領眾殺潮母妻及子以堅人

志舊張巡傳潮欲以城降賊民吏百餘人不從命潮

皆反接仆之於地將斬之會賊來攻城潮遽出闕而

反接者自解其縛閉城門拒潮召賁賁與巡引眾入
雍丘新傳潮舉縣附賊遂自將東敗淮陽兵虜其眾
反接在廷將殺之暫出行部淮陽兵更解縛起殺守
者迎賁等入潮不得歸巡乃屠其妻子磔城上按潮
既以城降賊賊來即當出迎豈有更庚子潮引賊精
出鬪者今從李翰張中丞傳及新傳

兵攻雍丘賁出戰敗死張巡力戰卻賊因兼領賁眾

自稱吳王先鋒使三月乙卯潮復與賊將李懷仙楊

朝宗謝元同等四萬餘眾奄至城下眾懼莫有固志

復扶又翻下曰復巡曰賊兵精銳有輕我心今出其

瘡復同朝直遙翻不意擊之彼必驚潰賊勢小折然後城可守也乃使

千人乘城自帥千人分數隊開門突出巡身先士卒

直衝賊陳人馬辟易

先悉薦翻陳讀曰陣

辟讀曰闢易讀如字賊遂退明

日復進攻城設百礮環城

復扶又翻礮與砲同環音宦

樓堞皆盡

堞達協翻

巡於城上立木柵以拒之賊蟻附而登巡束蒿

灌脂焚而投之賊不得上

上時掌翻

時伺賊隙出兵擊之

或夜縋斫營

伺相吏翻縋馳偽翻

積六十餘日大小三百餘戰

帶甲而食裹瘡復戰賊遂敗走巡乘勝追之獲胡兵

二千人而還軍聲大振

還從宣翻又音如字

初戶部尙書安

思順知祿山反謀因入朝奏之

尙辰羊翻朝直遙翻

及祿山反

上以思順先奏不之罪也哥舒翰素與之有隙

事見上卷

天寶十載

使人詐爲祿山遺思順書於關門擒之以獻且

數思順七罪請誅之

遺于季翻數所具翻又所主翻

丙辰思順及弟

太僕卿元貞皆坐死家屬徙嶺外楊國忠不能救由

是始畏翰 郭子儀至朔方益選精兵戊午進軍于

代此代謂代州 戊辰吳王祗擊謝元同走之拜陳畱太

守河南節度使守式又翻 壬午以河東節度使李

光弼爲范陽長史河北節度使長知兩翻 考異曰實錄云乙丑光弼收

趙郡按壬午三月二十九日乙丑十二日也河洛春秋收趙郡在四月今從之 加顏真卿河

北采訪使真卿以張澹爲支使先是清河客李萼先

薦翻 考異曰顏氏行狀作李華今從舊傳 年二十餘爲郡人乞師於真

卿爲于 偽翻 曰公首唱大義河北諸郡恃公以爲長城今

清河公之西鄰清河郡貝州九域志德州西南至貝州二百三十里 國家平日

聚江淮河南錢帛於彼以贍北軍

贍時
監翻

謂之天下北

庫今有布三百餘萬匹帛八十餘萬匹錢三十餘萬

緡糧三十餘萬斛昔討默啜甲兵皆貯清河庫

謂武
后時

也啜陟劣翻
貯丁呂翻

今有五十餘萬事

一物可以給一
事因謂之事

戶七

萬口十餘萬竊計財足以三平原之富兵足以倍平
原之彊公誠資以士卒撫而有之以二郡爲腹心則
餘郡如四支無不隨所使矣真卿曰平原兵新集尙
未訓練自保恐不足何暇及鄰雖然借若諾子之請
則將何爲乎萼曰清河遣僕銜命於公者非力不足
而借公之師以嘗寇也亦欲觀大賢之明義耳今仰

瞻高意未有決辭定色僕何敢遽言所爲哉真卿奇

之欲與之兵眾以爲萼年少輕慮

少詩照翻

徒分兵力必

無所成真卿不得已辭之萼就館復爲書說真卿

復扶

又翻說式芮翻以爲清河去逆效順奉粟帛器械以資軍公

乃不納而疑之僕回轅之後清河不能孤立必有所

繫託將爲公西面之彊敵公能無悔乎真卿大驚遽

詣其館以兵六千借之送至境執手別真卿問曰兵

已行矣可以言子之所爲乎萼曰聞朝廷遣程千里

將精兵十萬出崞口討賊

崞口在洛州邯鄲縣西蓋卽壺關之險也又按舊唐

書崞口在湘州西山崞音郭賊據險拒之不得前今當引兵先擊

魏郡執祿山所署太守袁知泰納舊太守司馬垂使

爲西南主人分兵開崞口出千里之師因討汲鄴以

北至于幽陵郡縣之未下者

幽陵卽謂幽州

平原清河帥諸

同盟

帥讀曰率

合兵十萬南臨孟津分兵循河據守要害

制其北走之路計官軍東討者不下二十萬河南義

兵西向者亦不減十萬公但當表朝廷堅壁勿戰不

過月餘賊必有內潰相圖之變矣真卿曰善命錄事

參軍李擇交及平原令范冬馥將其兵

平原縣屬平原郡古平原

郡治焉故城在今縣西南二十五里今縣治北齊所築城時平原郡治安德縣

會清河兵四

千及博平兵千人軍于堂邑西南

宋白曰堂邑縣屬博平郡本漢清縣

發千二縣地隋開皇十六年於此置
堂邑縣因縣西北有堂邑故城爲名袁知泰遣其將

白嗣恭等將二萬餘人來逆戰三郡兵力戰盡日魏

兵大敗斬首萬餘級捕虜千餘人得馬千匹軍資甚

衆知泰奔汲郡遂克魏郡軍聲大振時北海太守賀

蘭進明亦起兵真卿以書召之并力

北海郡青州

進明將

步騎五千度河

將卽亮翻騎奇寄翻下同

真卿陳兵逆之相揖哭

於馬上哀動行伍

行戶剛翻

進明屯平原城南休養士馬

真卿每事咨之由是軍權稍移於進明矣真卿不以

爲嫌真卿以堂邑之功讓進明進明奏其狀取捨任

意勅加進明河北招討使擇交冬馥微進資級清河

博平有功者皆不錄進明攻信都郡久之不克錄事

參軍長安第五琦勸進明厚以金帛募勇士遂克之

考異曰顏氏行狀云進明失律於信都城下有詔

抵罪公縱之使赴行在進明之全乃公之護也今從

舊傳又唐曆三月四日乙酉真卿充河北採訪使時

進明起義兵北度河與真卿同經略六月真卿破袁

知泰於堂邑進明再拔信都統紀皆在三月舊紀破

知泰於信都皆在六月按三月無乙酉乙酉四月二

日也今

從統紀李光弼與史思明相守四十餘日思明絕

常山糧道城中乏草馬食薦藉藉慈夜翻光弼以車五百

乘之石邑取草之往也乘繩證翻將車者皆衣甲弩手千人

衛之爲方陳而行衣於旣翻陳讀曰陣賊不能奪蔡希德引兵

攻石邑張奉璋拒卻之光弼遣使告急於郭子儀子

儀引兵自井陘出

使疏吏翻
陘音刑

夏四月壬辰至常山與

光弼合蕃漢步騎共十餘萬甲午子儀光弼與史思

明等戰於九門城南

宋白曰九門縣戰國趙邑戰國策云本有九室而居趙武靈王

改爲九門縣

思明大敗中郎將渾瑊射李立節殺之

將即亮翻

渾胡昆翻又戶本翻瑊古咸翻射而亦翻瑊釋之之子也思明收餘眾奔

趙郡蔡希德奔鉅鹿思明自趙郡如博陵時博陵已

降官軍

降戶江翻下同

思明盡殺郡官河朔之民苦賊殘暴

所至屯結多至二萬人少者萬人各爲營以拒賊及

郭李軍至爭出自效

少詩沼翻

庚子攻趙郡一日城降士

卒多虜掠光弼坐城門收所獲悉歸之民大悅子儀

生擒四千人皆捨之斬祿山太守郭獻璆

璆音求

光弼

進圍博陵十日不拔引兵還恆陽就食

恆陽卽恆山郡以其地在

恆山之陽也唐置恆陽軍於郡北又博陵郡有恆陽縣漢之上曲陽縣也隋改爲恆陽縣在博陵西十里

恆戶登翻還從宣翻又音如字

楊國忠問士之可爲將者於左拾

遺博平張鎬及蕭昕

鎬下老翻昕許斤翻將卽亮翻下同

鎬昕薦左贊

善大夫永壽來瑱

武德二年分新平置永壽縣屬邠州瑱他見翻

丙午以瑱

爲潁川太守賊屢攻之瑱前後破賊甚衆加本郡防

禦使

守式又翻使疏吏翻

人謂之來嚼鐵

安祿山使平盧節

度使呂知誨誘安東副大都護馬靈訢殺之

馬靈訢卽夫蒙

靈訢也開元二年徙安東都護府于平州天寶二年徙於遼西故郡城誘羊久翻

平盧遊奕

使武陟劉客奴

武陟漢懷縣地隋開皇十六年分置武陟縣時屬河內郡

先鋒使

董秦及安東將王玄志同謀討誅知誨遣使踰海與

顏真卿相聞請取范陽以自效真卿遣判官賈載齎

糧及戰士衣助之真卿時惟一子頗纔十餘歲使詣

客奴爲質

質音致

朝廷聞之以客奴爲平盧節度使

朝直

遙翻賜名正臣玄志爲安東副大都護董秦爲平盧兵

馬使南陽節度使魯炅立柵於滎水之南安祿山

將武令珣畢思琛攻之

滎直里翻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一十七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一十八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
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三千二百戶食實封九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 天台胡三省 音注

唐紀三十四

起柔兆涒灘五月
至九月不滿一年

肅宗文明武德大聖大宣孝皇帝上之下

至德元載

載祖
亥翻

五月丁巳炅眾潰走保南陽

炅火迴
翻炅不

書姓承上卷安祿山將攻魯炅事也炅自潁川走保
南陽考異曰玄宗實錄云炅攜百姓數千人奔順

陽川今賊就圖之太常卿張洎薦夷陵太守姚王巨

有勇略上徵吳王祗爲太僕卿

洎其冀翻夷陵郡峽州守式又翻上亦謂

玄宗自靈武卽位後玄宗稱上皇稱肅宗爲上

以巨爲陳畱譙郡太守河南

節度使兼統嶺南節度使何履光

陳畱郡汴州譙郡亳州此二郡太守

也是年升五府經略討擊使爲嶺南節度使領廣韶

循潮康瀧端新封春勤羅潘高思雷崖瓊振儋萬安

軍二十二黔中節度使趙國珍

趙國珍梓州別部充州治廣州

楊國忠兼劍南節度以國珍有方略授黔中都督護

五溪十餘年天下方亂其所部獨安按新書方鎮表

開元二十六年黔州置五溪諸州經略使天寶十四

州都團練守捉使代宗大厯四年始置辰溪巫錦業五

察增領涪州唐末始於黔州置節鎮疑此時趙國珍

未得建節至明年通鑑書南陽節度使魯炅國珍本

牂柯夷也

牂音臧柯音哥

戊辰巨引兵自藍田出趣南陽

趣七

喻賊聞之解圍走

令狐潮復引兵攻雍丘潮與張

巡有舊於城下相勞苦如平生潮因說巡曰

復扶又翻勞力

到翻說式芮翻天下事去矣足下堅守危城欲誰爲乎

爲于僞翻

巡曰足下平生以忠義自許今日之舉忠義何在潮

慙而退

郭子儀李光弼還常山

還從宣翻又音如字

史思明

收散卒數萬踵其後子儀選驍騎更挑戰

驍堅堯翻騎奇寄翻

更工衡翻挑徒了翻

三日至行唐

卽漢南行唐縣屬常山郡賊九域志在郡北五十五里

疲乃退子儀乘之又敗之於沙河

沙河在新樂行唐二縣之間敗補邁

翻蔡希德至洛陽安祿山復使將步騎二萬人北就

思明

復扶又翻將卽亮翻又音如字

又使牛廷玠發范陽等郡兵萬

餘人助思明合五萬餘人而同羅曳落河居五分之

一子儀至恆陽思明隨至

恆戶登翻

子儀深溝高壘以待

之賊來則守去則追之晝則耀兵夜斫其營賊不得

休息數日子儀光弼議曰賊倦矣可以出戰

考異日河洛

春秋以此爲光弼語汾陽家傳作子儀語蓋二人共議耳

壬午戰于嘉山

據舊史安祿山

傳嘉山在常山郡東魏收地形志

中山郡上曲陽縣考異曰實錄云六

月壬午按長祿六月癸未朔壬午五月二十九日也汾陽家傳舊祿山傳亦云六月戰嘉山河洛春秋云

六月二十五日光弼破賊於嘉山今從實錄而改其月

大破之斬首四萬級捕

虜千餘人思明墜馬露髻跣足步走至暮杖折槍歸

營

折而設翻

奔于博陵光弼就圍之軍聲大振於是河北

十餘郡皆殺賊守將而降

將即亮翻下同

考異曰河洛春秋

云五月蔡希德從東都見祿山祿山又與馬步二萬人至邢州取堯山招慶射趙州東界効曲鼓鹿城間渡洿池水入無極至定州牛介從幽州占歸檀幽易兼大同紇蠟共萬餘人帖思明思明軍既壯共五萬餘人其中精騎萬人悉是同羅曳落河精於馳突光弼以十五萬眾頓軍恆陽樵採往來人有難色召有策者試之時趙州司戶參軍先人亡父包處遂上書與光弼曰思明用軍惟將勁悍觀其舉措實謂無謀昔秦趙爭山先居者勝豈不爲勞逸勢倍高下相懸今宜重出軍人有膂力者五萬被甲兩重陌刀各二東有高山甚大先令五千甲士於山上設伏後出二千人山東取糧賊見必追之則奔山上伏兵馬與一百面鼓應山上避賊百姓壯者亦與器械令隨大軍老弱者令居險固守遙爲聲援賊必圍山攻之城內出五萬人擇將二人統之各領二萬一將於南面一將於城北門出賊營悉在山東其軍夜出長去賊三

十里行廣張左右翼以天曉合圍其軍每二十五爲
隊每隊置旗兩口鑼鑿鼓子一具圍落纔合則動鼓
子賊必不測人之多少然於城中出軍一萬人布掌
底陳山上亦擊鼓而下齊攻之必克勝光弼尤然此
計乃出朔方計會出人取糧賊果然來襲卽奔山上
至六月二十五日依前計大破賊於嘉山下斬首數
萬餘級生擒數千思明落馬步遁至暮挫折槍歸營
希德中槍索押衙劉晏斬斷而走生擒得晏至二十
六日覆陣二十七日有詔至恒陽云潼關失守駕幸
劍南包誦專欲歸功其父而它書皆無之今不取

漁陽路再絕

漁陽卽謂范陽也范陽郡幽州其後又分置薊州漁陽郡二郡始各有分界然

范陽節度盡統幽易平檀嬀燕等州賊之根本實在范陽也唐人於此時多以范陽漁陽通言之白居易詩所謂漁陽鼙鼓動地來是以范陽通爲漁陽也前此顏杲卿以常山返正漁陽路絕矣杲卿敗而復通今郭李破史賊往來者皆輕騎竊過多爲官軍所獲

思明故再絕

賊往來者皆輕騎竊過多爲官軍所獲

將士家在漁陽者無不搖心祿山大懼召高尙嚴莊

詬之曰汝數年教我反以爲萬全今守潼關數月不能進北路已絕諸軍四合吾所有者止汴鄭數州而已萬全何在汝自今勿來見我尙莊懼數日不敢見田乾真自關下來爲尙莊說祿山曰

爲于僞翻說式芮翻下密說同

自古帝王經營大業皆有勝敗豈能一舉而成今四方軍壘雖多皆新募烏合之眾未更行陳

更工衡翻行戶剛翻

陳讀曰陣

豈能敵我薊北勁銳之兵何足深憂尙莊皆佐

命元勳陛下一旦絕之使諸將聞之誰不內懼若上

下離心臣竊爲陛下危之祿山喜曰阿浩汝能豁我

心事卽召尙莊置酒酣宴自爲之歌以侑酒待之如

初阿浩乾真小字也

爲于僞翻作阿法今從唐厯統紀舊傳

考異曰祿山事迹

祿山議奔洛陽走歸范陽計未決是時天下以楊國

忠驕縱召亂莫不切齒又祿山起兵以誅國忠爲名

王思禮密說哥舒翰使抗表請誅國忠

說式芮翻考異曰玄宗

實錄云或勸翰雷兵二萬守關悉以精銳回誅楊國忠此漢挫七國之計也公以爲何如翰心許之未發有客泄其謀於國忠國忠大懼按翰若回兵誅國忠則正與祿山無異思禮勸翰抗表言國忠罪猶不敢況敢舉兵乎事必不然且翰雖心許它人安得知之正由翰按兵不進故國忠及其黨疑懼恐翰回兵誅之其實翰無此心也若果欲誅國忠則安肯勵哭出關乎幸蜀記云翰使王思禮至陝郡見賊僞御史中丞無敵將軍平西大使崔乾祐令傳檄與祿山數其干紀亂常背天逆理且曰若面縛而來東身歸死赦爾九族罪爾一身如更屈疆王師遲疑未決大軍一鼓玉石俱焚爾審思之悔無及矣按翰與乾祐方對

壘相攻思禮軍中大將豈可使齎罵祿
山之檄詣乾祐乎必無此理今不取翰不應思禮

又請以三十騎劫取以來至潼關殺之翰曰如此乃

翰反非祿山也或說國忠今朝廷重兵盡在翰手翰

若援旗西指

說式苗翻
援于元翻

於公豈不危哉國忠大懼乃

奏潼關大軍雖盛而後無繼萬一失利京師可憂請

選監牧小兒三千於苑中訓練

時監牧五坊禁苑
之卒率謂之小兒

上

許之使劔南軍將李福德等領之又募萬人屯灊上

令所親杜乾運將之

將卽
亮翻

名爲禦賊實備翰也翰聞

之亦恐爲國忠所圖乃表請灊上軍隸潼關六月癸

未召杜乾運詣關因事斬之國忠益懼會有告崔乾

祐在陝兵不滿四千皆羸弱無備

此祿山之用聞也陝失冉翻

上

遣使趣哥舒翰進兵復陝洛

趣讀曰捉義推翰奏曰祿山下以義推

山

久習用兵今始爲逆豈肯無備是必羸師以誘我若

往正墮其計中

羸倫爲翻誘羊久翻

且賊遠來利在速戰官軍

據險以扼之利在堅守況賊殘虐失眾兵勢日蹙將

有內變因而乘之可不戰擒也要在成功何必務速

今諸道徵兵尙多未集請且待之郭子儀李光弼亦

上言請引兵北取范陽覆其巢穴質賊黨妻子以招

之

上時掌翻質音致

賊必內潰潼關大軍唯應固守以弊之

不可輕出國忠疑翰謀已言於上以賊方無備而翰

逗畱將失機會上以爲然續遣中使趣之項背相望

翰不得已撫膺慟哭丙戌引兵出關

逗音豆使疏吏翻趣讀曰促

考異曰幸蜀記曰賊將崔乾祐於陝郡西潛鋒蓄銳臥鼓偃旗而偵者奏云賊全無備上然之又曰玄宗久處太平不練軍事既被國忠眩惑中使相繼督責於公不得已撫膺慟哭久之乃引師出關國忠又令杜乾運領所募兵於馮翊境上潛備哥舒公曰今軍出關勢十全矣更置乾運於側以爲疑軍人心憂疑卽不俟見賊吾軍潰矣必當併之以除內憂遂令衙前總管叱萬進追軍誠之曰若不受追卽便斬頭來乾運果不肯赴進詐詞如欲叛哥舒竊請見乾運遂喜遽見之與語進忽抽佩刀曰奉處分取公頭乾運驚懼其左右悉新招募者悉投仗散走進遂斬乾運攜首至於軍門眾皆懾氣乃統其軍赴關按翰若擅殺乾運而奪其軍則是已反也朝廷安能趣之出關乎蓋奏乞以其軍隸潼關朝廷已許之翰召乾運受處分或有所違拒因託軍法以斬之耳凌準邪志云郭子儀李光弼將進軍聞朝廷議出潼關圖復陝

洛二公議曰哥舒公老疾昏耄賊素知諸軍烏合不
足以戰今祿山悉銳南馳宛洛賊之餘眾盡委思明
我且破之便覆其巢質叛徒之族取祿山之首其勢
必矣若潼關出師有戰必敗關城不守京室有變天
下之亂何可平之乃陳利害以聞且請固關無出唐
祿會偵人自陝至云崔乾祐所將眾不滿四千不足
圖也上大悅舊翰傳翰既斬乾運心不自安又素有
風疾至是頗甚軍中之務不復躬親委政於行軍司
馬田良丘良丘復不敢專斷教令不一頗無部伍其
將王思禮李承光又爭長不叶人無鬪志今兼采之
已丑遇崔乾祐之軍於靈寶西原靈寶縣更名見二
百十五卷天寶元

年
乾祐據險以待之南薄山北阻河隘道七十里庚

寅官軍與乾祐會戰

薄伯各翻隘鳥介翻
肅宗實錄乙酉翰與乾祐會戰

考異曰

舊傳四日次靈寶西原入日與賊交戰新傳丙戌次
靈寶西原庚寅與乾祐戰按翰軍既遇賊必不留四
日然後戰玄宗實錄丙戌翰出關已丑遇
賊庚寅戰此近是今從之幸蜀記亦然
乾祐伏兵

於險翰與田良丘浮舟中流以觀軍勢見乾祐兵少

趣諸軍使進王思禮等將精兵五萬居前龐忠等將

餘兵十萬繼之翰以兵三萬登河北阜望之鳴鼓以

助其勢

少始紹翻趣讀曰促將卽亮翻又音如字

乾祐所出兵不過萬人

什什伍伍散如列星或疎或密或前或卻官軍望而

笑之乾祐嚴精兵陳於其後兵旣交賊偃旗如欲遁

者官軍懈不爲備須臾伏兵發賊乘高下木石擊殺

士卒甚眾道隘士卒如束槍槩不得用翰以氍毹車駕

馬爲前驅欲以衝賊日過中東風暴急乾祐以草車

數十乘塞氍毹車之前縱火焚之

乘繩證翻塞悉則翻考異曰幸蜀記曰

野中先有官草積數十
堆因風焚之今從舊博

煙焰所被

被皮義翻

官軍不能開

目妄自相殺謂賊在煙中聚弓弩而射之

射而亦翻

日暮

矢盡乃知無賊乾祐遣同羅精騎自南山過出官軍

之後擊之官軍首尾駭亂不知所備於是大敗或弃

甲竄匿山谷或相擠排入河溺死囂聲振天地賊乘

勝蹙之後軍見前軍敗皆自潰河北軍望之亦潰

河北

軍翰所自將者也

翰獨與麾下數百騎走自首陽山西度河

入關

首陽山當是首山衍陽字首山在蒲州河東縣界與湖城縣之荆山隔河相對

關外先

爲三塹皆廣二丈深丈

廣古曠翻深式浸翻

人馬墜其中須臾

而滿餘眾踐之以度

踐息淺翻

士卒得入關者纔八千餘

人辛卯乾祐進攻潼關克之翰至關西驛揭榜收散

卒欲復守潼關

復扶又翻

蕃將火拔歸仁等以百餘騎圍

驛入謂翰曰賊至矣請公上馬翰上馬出驛歸仁帥

眾叩頭曰公以二十萬眾一戰弃之何面目復見天

子

卽讀曰率復扶又翻

且公不見高仙芝封常清乎

謂軍敗必誅也事見

上卷

請公東行翰不可欲下馬歸仁以毛繫其足於

馬腹及諸將不從者皆執之以東

將卽亮翻下同降戶江翻

會賊

將田乾真已至遂降之俱送洛陽安祿山問翰曰汝

常輕我

事見二百十六卷天寶十一載

今定何如翰伏地對曰臣肉

不識聖人今天下未平李光弼在常山李祗在東

平

李祇卽謂吳王祇

魯炁在南陽

炁火通翻

陛下畱臣使以尺書

招之不日皆下矣祿山大喜以翰爲司空同平章事

謂火拔歸仁曰汝叛主不忠不義執而斬之翰以書

招諸將皆復書責之祿山知不效乃囚諸苑中

東都苑中

也潼關旣敗於是河東華陰馮翊上洛防禦使皆弃

郡走

河東郡蒲州華陰郡華州馮翊郡同州上洛郡商州華戶化翻

所在守兵皆散

是日翰麾下來告急上不時召見

見賢通翻

但遣李福德

等將監牧兵赴潼關及暮平安火不至

六典唐鎮戍烽候所至大

率相去三十里每日初夜放煙一炬謂之平安火時守兵已潰無人復舉火

上始懼壬辰

召宰相謀之楊國忠自以身領劔南聞安祿山反卽

令副使崔圖陰具儲侍以備有急投之

相息亮翻令力丁翻使疏

吏翻侍直里翻

至是首唱幸蜀之策上然之癸巳國忠集百

官於朝堂惶遽流涕

朝直遙翻下同據巨魚翻急也

問以策略皆唯

唯不對

唯于癸翻

國忠曰人告祿山反狀已十年上不之

信今日之事非宰相之過仗下

朝罷則左右三衛立仗者皆休下

士

民驚擾奔走不知所之市里蕭條國忠使韓號入宮

勸上入蜀甲午百官朝者什無一二上御勤政樓下

制云欲親征聞者皆莫之信以京兆尹魏方進爲御

史大夫兼置頓使京兆少尹靈昌崔光遠爲京兆尹

充西京畱守將軍邊令誠掌宮闈管鑰託以劍南節

度大使穎王璪將赴鎮令本道設儲待

璪公了翻是

日上移仗北內

唐都長安以太極宮爲西內大明宮爲東內興慶宮爲南內北內當在玄

武門內又以地望言之則自興慶宮移仗歸大明宮興慶宮在南大明宮在北故亦謂大明宮爲北內

考異曰幸蜀記上遣中使曹仙領千人擊鼓於春明

門外又令燒開廢草積煙焰燎天上將乘馬揚國忠

諫以爲當謹守宗祧不可輕動韋見素力爭以爲賊

勢逼近人心不固陛下不可不出避狄國忠暗與賊

通其言不可聽往返數四上乃從見素議加魏方進

御史大大充前路知頓使按賊陷潼關鑒與將出人

心已危豈有更擊鼓燒草以驚之國忠久蓄幸蜀之

謀見素乃其所引豈得上前有此爭論此蓋宋巨欲

歸功見素事乃既夕命龍武大將軍陳玄禮整比六

近誣今不取

軍

比毗厚賜錢帛選閑廐馬九百餘匹外人皆莫之

知乙未黎明上獨與貴妃姊妹皇子妃主皇孫楊國

忠韋見素魏方進陳玄禮及親近宦官宮人出延秋

門延秋門唐長安禁苑之西門也程大昌雍錄有漢唐要地參出圖唐禁苑西北包漢長安故城未央

宮唐後改爲通光殿西出卽延秋門考異曰幸蜀記云丙申百官尙赴朝此乙未日事宋巨誤也妃

主皇孫之在外者皆委之而去上過左藏藏徂浪翻楊國

忠請焚之曰無爲賊守上愀然曰賊來不得必更斂

於百姓不如與之無重困吾赤子史記玄宗有君人之言愀子小翻斂

力贍翻是日百官猶有入朝者至宮門猶聞漏聲三衛

立仗儼然唐朝會之制三衛番上分爲五仗號衛內五衛一曰供奉仗以左右衛爲之二曰親

仗以親衛爲之三曰勳仗以勳衛爲之四曰翊仗以翊衛爲之五曰散手仗以親勳翊衛爲之平明傳點

畢內門開百官入立班皇帝升御坐金吾將軍一人奏左右廂內外平安通事舍人贊宰相兩省官再拜

升殿內謁者承旨喚仗左右判林將軍勘以木契自
東西閣而入朝罷皇帝步入東序門然後放仗內外
仗隊七刻乃下常參門既啟則宮人亂出中外擾攘
輟朝日六刻卽下

不知上所之於是王公士民四出逃竄山谷細民爭

入宮禁及王公第舍盜取金寶或乘驢上殿又焚左

藏大盈庫崔光遠邊令誠帥人救火

帥讀日率

又募人攝

府縣官分守之殺十餘人乃稍定光遠遣其子東見

祿山令誠亦以管鑰獻之上過便橋楊國忠使人焚

橋上曰士庶各避賊求生柰何絕其路畱內侍監高

力士使撲滅乃來

玄宗始置內侍監秩三品以高上力士及袁思藝爲之撲普上翻

遣宦者王洛卿前行告諭郡縣置頓食時至咸陽望

賢宮

咸陽縣在京城西四十里望賢宮在縣東

洛卿與縣令俱逃中使徵

召吏民莫有應者日向中上猶未食楊國忠自市胡

餅以獻

胡餅今之蒸餅高似孫曰胡餅言以胡麻著之也崔鴻前趙錄石虎諱胡改胡餅曰麻餅

細素雜記曰有鬻胡餅者不曉名之所謂易其名曰爐餅以爲胡人所略故曰胡餅也

於是民

爭獻糲飯

糲盧達翻麤也

雜以麥豆皇孫輩爭以手掬食之

須臾而盡猶未能飽

考異曰唐麻至望賢頓御馬病上曰殺此馬拆行宮舍木黃

食之眾不忍食幸蜀記至望賢宮行從皆飢上入宮憩於樹下怫然若有棄海內之意高力士覺之遂抱

上足鳴咽開論上乃止肅宗實錄楊國忠自入市衣袖中盛胡餅獻上皇天寶亂離記六月十一日大駕

幸蜀至望賢宮官吏奔竄迫噍黑百姓有稍稍來者上親問之卿家有飯否不擇精麤但且將來老幼於

是競擔挈壺漿雜之以麥子飯送至上前先給兵士六宮及皇孫已下咸以手掬而食頃時又盡猶不能

飽既乏器用又無釭燭從駕枕藉寢止長幼莫之分
別賴月入戶庭上與六宮皇孫等差異焉按上九日
幸蜀溫畬云十一日上皆酬其直慰勞之勞力到翻眾皆
非也餘則兼采之

哭上亦掩泣有老父郭從謹進言曰祿山包藏禍心

固非一日亦有詣闕告其謀者陛下往往誅之事見上卷

上使得逞其姦逆致陛下播越是以先王務延訪忠

良以廣聰明蓋爲此也臣猶記宋璟爲相數進直言

天下賴以安平爲于僞翻數所角翻自頃以來在廷之臣以言

爲諱惟阿諛取容是以闕門之外陛下皆不得而知

草野之臣必知有今日久矣但九重嚴邃區區之心

無路上達事不至此臣何由得睹陛下之面而訴之

乎上曰此朕之不明悔無所及慰諭而遣之俄而尙

食舉御膳而至

尙主也主御膳之官有奉御有直長而一作以

上命先賜從

官

從才用翻下時從同

然後食之令軍士散詣村落求食期未

時皆集而行夜將半乃至金城

金城縣屬京兆本始平縣中宗景龍二年

送金城公主降吐蕃至此更名金城在京城西八十五里

縣令亦逃縣民皆脫身

走飲食器皿具在士卒得以自給時從者多逃內侍

監袁思藝亦亡去驛中無燈人相枕藉而寢貴賤無

以復辨

枕卽任翻藉慈夜翻復扶又翻

王思禮自潼關至始知哥舒

翰被擒以思禮爲河西隴右節度使卽令赴鎮收合

散卒以俟東討丙申至馬嵬驛

金人疆域圖馬嵬驛在京兆興平縣將

士飢疲皆憤怒陳玄禮以禍由楊國忠欲誅之因東

宮宦者李輔國以告太子太子未決會吐蕃使者二

十餘人遮國忠馬訴以無食國忠未及對軍士呼曰

國忠與胡虜謀反或射之中鞍國忠走至西門內

馬

驛之西門也呼火故翻射而亦翻中竹仲翻

軍士追殺之屠割支體以槍

揭其首於驛門外并殺其子戶部侍郎暄及韓國秦

國夫人御史大夫魏方進曰汝曹何敢害宰相眾又

殺之韋見素聞亂而出爲亂兵所撾腦血流地眾曰

勿傷韋相公救之得免軍士圍驛上聞諠譁問外何

事左右以國忠反對上杖屨出驛門慰勞軍士令收

隊軍士不應上使高力士問之玄禮對曰國忠謀反

貴妃不宜供奉願陛下割恩正灋上曰朕當自處之

處昌

呂翻入門倚杖傾首而立久之京兆司錄韋諤前言

曰

京兆府司錄參軍正七品上武德初改州主簿曰錄事參軍掌正違失泄符印開元元年改曰司錄

今眾怒難犯

引左傳鄭子產之言

安危在晷刻願陛下速決因

叩頭流血上曰貴妃常居深宮安知國忠反謀高力

士曰貴妃誠無罪然將士已殺國忠而貴妃在陛下

左右豈敢自安願陛下審思之將士安則陛下安矣

將卽亮

翻下同上乃命力士引貴妃於佛堂縊殺之輿尸寘

驛庭召玄禮等入視之玄禮等乃免冠釋甲頓首請

通鑑三百一十六
罪上慰勞之

勞力到翻

令曉諭軍士玄禮等皆呼萬歲再

拜而出於是始整部伍爲行計諤見素之子也國忠

妻裴柔

裴柔故蜀倡也

與其幼子晞及虢國夫人夫人子裴

徽皆走至陳倉縣令薛景仙帥吏士追捕誅之

帥讀日率

下同丁酉上將發馬嵬朝臣惟韋見素一人乃以韋諤

爲御史中丞充置頓使

朝直遙翻使疏吏翻

將士皆曰國忠謀

反其將吏皆在蜀不可往或請之河隴或請之靈武

或請之太原

之往也

或言還京師上意在入蜀慮違眾

心竟不言所向韋諤曰還京當有禦賊之備今兵少

未易東向

易以鼓翻

不如且至扶風徐圖去就

幸

蜀記曰

上意將幸西蜀有中使常清奏曰國忠久在劍南又諸將吏或有連謀慮遠防微須深詳議中官陳全節奏曰太原城池固莫之比可以久處請幸北京中官郭希奏曰朔方地近被帶山河鎮遏之雄莫之與比以臣愚見不及朔方中使駱承休奏曰姑臧一郡嘗霸中原秦隴河蘭皆足徵取且巡隴右駐蹕涼州剪彼鯨鯢事將取易左右各陳其意見者十餘輩高力士在側而無言上顧之曰以卿之意何道堪行力士曰太原雖固地與賊鄰本屬祿山人心難測朔方近塞半是蕃戎不達朝章卒難教取西涼懸遠沙漠蕭條大駕順動人馬非少先無備擬必有闕供賊騎起來恐見狼狽劍南雖窄土富人繁表裏江山內外險固以臣所料蜀道可行上然之卽除韋諤御史中丞充置頓使今從唐厯上詢于眾眾以爲然乃從之及行父老皆遮道請畱曰宮闕陛下家居陵寢陛下墳墓今捨此欲何之上爲之按轡久之乃令太子於後宣慰父老父老因曰至尊旣不官畱

某等願帥子弟從殿下東破賊取長安

帥讀日率

若殿下

與至尊皆入蜀使中原百姓誰爲之主須臾眾至數

千人太子不可曰至尊遠冒險阻吾豈忍朝夕離左

右

離力智翻

且吾尚未面辭當還白至尊更稟進止涕泣

跋馬欲西

還從宣翻跋馬者勒馬使回轉也跋蒲撥翻

建寧王倓

倓徒甘翻

與

李輔國執鞚諫曰逆胡犯闕四海分崩不因人情何

以興復今殿下從至尊入蜀若賊兵燒絕棧道

鞚苦貢翻

棧土限翻

則中原之地拱手授賊矣人情既離不可復合

雖欲復至此其可得乎

復扶又翻又音如字

不如收西北守邊

之兵召郭李於河北與之併力東討逆賊克復兩京

削平四海使社稷危而復安宗廟毀而更存埽除宮

禁以迎至尊豈非孝之大者乎何必區區溫清爲兒

女之戀乎

記曰凡爲人子冬溫而夏清昏定而晨省清七政翻考異曰舊宦者傳李靖忠啟

太子請畱張良娣贊成之按太子獨還宣慰百姓良娣不在旁何以得贊成畱計今不取天寶亂離記大駕至岐州上取褒斜路幸蜀儲皇取彭原路抵靈武此誤也廣平王俶亦勸太子

畱

俶昌六翻

父老共擁太子馬不得行太子乃使俶馳白

上上總轡待太子久不至使人偵之

偵丑鄭翻

還白狀上

曰天也乃分後軍二千人及飛龍殿馬從太子

仗內六殿

飛龍殿爲最上乘馬

且諭將士曰太子仁孝可奉宗廟汝曹善

輔佐之

將卽亮翻

又諭太子曰汝勉之勿以吾爲念西北

諸胡吾撫之素厚汝必得其用太子南向號泣而已

上已南邁而太子留在後故南向號泣號戶刀翻

又使送東宮內人於太子

張良娣在軍中自此構建寧之禍

且宣旨欲傳位太子不受俶倓皆

太子之子也

己亥上至岐山

岐山縣在扶風郡東北後周天和四年割

涇州鶡觚縣之南界置三龍縣隋開皇十六年移於岐山南十里改爲岐山縣大業九年移於今縣東北

入里唐武德元年移於岐陽縣界張堡壘七年移理龍尾驛城貞觀八年又移理石猪驛

或言賊

前鋒且至上遽過宿扶風郡士卒潛懷去就往往流

言不遜陳玄禮不能制上患之會成都貢春綵十餘

萬匹至扶風上命悉陳之於庭召將士入臨軒諭之

曰朕比來衰耄

比毗至翻

託任失人致逆胡亂常須遠避

其鋒知卿等皆蒼猝從朕不得別父母妻子茭涉至

此

草行爲茭水行爲涉

勞苦至矣朕甚愧之蜀路阻長郡縣徧

小人馬眾多或不能供今聽卿等各還家朕獨與子

孫中官前行入蜀亦足自達今日與卿等訣別可共

分此綵以備資糧若歸見父母及長安父老爲朕致

意

爲于僞翻

各好自愛也因泣下霑襟眾皆哭曰臣等死

生從陛下不敢有貳上良久曰去畱聽卿自是流言

始息

玄宗於此有楚昭王去國諭父老之意然玄宗之爲是言也出於不得已

太子旣

畱莫知所適廣平王俶曰日漸晏此不可駐眾欲何
之皆莫對建寧王倓曰殿下昔嘗爲朔方節度大使

事見二百十三卷開元十五年將吏歲時致啟倏略識其姓名今河

西隴右之眾皆敗降賊

將卽亮翻降戶江翻

父兄子弟多在賊

中或生異圖朔方道近士馬全盛裴冕衣冠名族必

無貳心

時裴冕爲河西行軍司馬

賊入長安方虜掠未暇徇地乘

此速往就之徐圖大舉此上策也眾皆曰善至渭濱

遇潼關敗卒誤與之戰死傷甚眾已乃收餘卒擇渭

水淺處乘馬涉度無馬者涕泣而返太子自奉天北

上

文明元年分京兆之醴泉始平好時武功幽州之永壽縣置奉天縣以奉乾陵在長安西北一百五

十里上

比至新平

比必寢翻及也

通夜馳三百里士卒器械

失亡過半所存之眾不過數百新平太守薛羽棄郡

走太子斬之是日至安定太守徐穀亦走又斬之

新平

郡幽州安定郡涇州守手又翻下同穀訖岳翻

庚子以劔南節度畱後崔

圓爲劔南節度等副大使辛丑上發扶風宿陳倉

太子至烏氏彭原太守李遵出迎

烏氏漢縣故墟在彭原東南據舊書

烏氏驛名康曰是年改烏氏曰保定余按保定縣本漢安定縣唐爲涇州治所在彭原西一百二十里保定縣固是此年更名然非烏氏之地彭原郡

寧州本北地郡天寶元年更郡名氏音支

獻衣及

糗糧至彭原募士得數百人是日至平涼

州閱監牧馬得數萬匹又募士得五百餘人軍勢稍

振壬寅上至散關

散關在陳倉縣西南散蘇旱翻

分扈從將士爲

六軍

從才用翻將卽亮翻下同

使潁王璵先行詣劔南

璵公了翻考異曰

肅宗實錄七月景寅上皇入劍門幸普安郡命穎王
璣先入蜀今從玄宗實錄康駢劇談錄上至駱谷山
登高望遠鳴咽流涕謂高力士曰吾昔若聽九齡語
不到此命中使往韶州祭之按玄宗入蜀不自駱谷
康駢誤也舊張九齡傳曰上皇在蜀思張九齡之先
覺下詔贈司徒仍遣就韶州致祭案其詔乃德宗贈
九齡司徒詔也張九齡事迹云
建中元年七月詔舊傳誤也
壽王瑁等分將六軍

以次之

瑁莫報翻將同上音又音如字

丙午上至河池郡

河池郡鳳州

崔

圓奉表迎車駕具陳蜀土豐稔甲兵全盛上大悅卽

日以圓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蜀郡長史如故以隴

西公瑀爲漢中王梁州都督山南西道采訪防禦使

瑀璡之弟也

長知兩翻瑀音禹使疏吏翻璡則鄰翻汝陽王璡寧王憲之嫡長子

王

思禮至平涼聞河西諸胡亂還詣行在初河西諸胡

部落聞其都護皆從哥舒翰沒於潼關故爭自立相

攻擊而都護實從翰在北岸不死又不與火拔歸仁

俱降賊

降戶江翻

上乃以河西兵馬使周泌爲河西節度

使隴右兵馬使彭元耀爲隴右節度使

泌薄必翻考異曰肅宗

實錄卽位之日以泌爲河西耀爲隴右節度使或者

玄宗已命以二鎮二人至靈武見肅宗又加新命乎

唐祿作周祕今與都護思結進明等俱之鎮

突厥之從玄宗實錄興昔府思結之蹄林州金水州賀蘭州盧山府招其

皆羈屬河西又隴右道有突厥州三府二十七招其

部落以思禮爲行在都知兵馬使 戊申扶風民康

景龍等自相帥擊賊所署宣慰使薛總斬首二百餘

級庚戌陳倉令薛景仙殺賊守將克扶風而守之

帥讀

曰率將即
亮翻下同

安祿山不意上遽西幸遣使止崔乾祐

兵畱潼關凡十日乃遣孫孝哲將兵入長安

日肅宗

實錄祿山事迹惟載七月丁卯己巳祿山害諸妃主諸書皆無賊入長安之日惟亂離記云六月二十三

日孫孝哲等攻陷長安害諸妃主皇孫七月一日祿山遣殿中御史張通儒爲西京畱守此書多抵牾不足爲據然以月日計之賊以六月入日破潼關其入長安必在此月內矣新傳云賊不謂天子能遠去駐兵潼關十日乃西行時已至扶風按玄宗十六日至扶風縣十七日至扶風郡若賊駐潼關十日則於時未能至長安也又云祿山使張通儒守東京田乾真爲京兆尹又云祿山未至長安士人皆逃入山谷羣不逞剽左藏大盈庫百司帑藏竭乃火其餘祿山至怒乃大索三日按舊傳通儒爲西京畱守徧檢諸書

祿山自反後未嘗至長安新傳誤也

以張通儒爲西京畱守崔光遠爲

京兆尹使安忠順將兵屯苑中以鎮關中

此西京孝苑中也

哲爲祿山所寵任尤用事常與嚴莊爭權祿山使監

關中諸將

監工衙翻

通儒等皆受制於孝哲孝哲豪侈果

於殺戮賊黨畏之祿山命搜捕百官宦者宮女等每

獲數百人輒以兵衛送洛陽王侯將相扈從車駕家

畱長安者誅及嬰孩

從才用翻

陳希烈以晚節失恩怨上

與張均張垪等皆降於賊

陳希烈以罷相失職張均張垪恨不大用故皆降賊

祿山以希烈垪爲相自餘朝士皆授以官於是賊勢

大熾西脅汧隴南侵江漢北割河東之半

得扶風則西脅汧隴

圍南陽則南侵江漢崔乾祐乘潼關之捷北取河東汧口堅翻

然賊將皆麤猛無遠

略旣克長安以爲得志日夜縱酒專以聲色寶賄爲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唐紀三十四
事無復西出之意

復扶又翻
下始復同

故上得安行入蜀太子

北行亦無追迫之患

李光弼圍博陵未下聞潼關

不守解圍而南史思明踵其後光弼擊卻之與郭子

儀皆引兵入井陘畱常山太守王備將景城河間團

練兵守常山

備音甫

平盧節度使劉正臣將襲范陽未

至史思明引兵逆擊之正臣大敗棄妻子走士卒死

者七千餘人初顏真卿聞河北節度使李光弼出井

陘卽斂軍還平原以待光弼之命聞郭李西入井陘

真卿始復區處河北軍事

處昌呂翻

太子至平涼數日

朔方畱後杜鴻漸六城水陸運使魏少遊

朔方所統
有三受降

城及豐安定遠振武
三城皆在黃河外

節度判官崔漪支度判官盧簡

金鹽池判官李涵

靈鹽二州皆有
鹽池故置判官

相與謀曰平涼散

地非屯兵之所靈武兵食完富

靈武郡靈州朔
方節度使治所

若迎

太子至此北收諸城兵西發河隴勁騎南向以定中

原此萬世一時也乃使涵奉牋於太子且籍朔方士

馬甲兵穀帛軍須之數以獻之涵至平涼太子大悅

會河西司馬裴冕入爲御史中丞至平涼見太子亦

勸太子之朔方太子從之鴻漸遲之族子

杜暹開元
中爲相

涵道之曾孫也

道永安王孝基
兄弟嗣孝基後

鴻漸漪使少遊居後

聶次舍庀資儲

庀卑婢
翻具也

自迎太子於平涼北境說太

子曰朔方天下勁兵處也今吐蕃請和回紇內附

說輪

苻翻紇下沒翻

四方郡縣大抵堅守拒賊以俟興復殿下今

理兵靈武按轡長驅移檄四方收攬忠義則逆賊不足屠也少遊盛治宮室帷帳皆倣禁中飲膳備水陸

秋七月辛酉太子至靈武悉命撤之

史言肅宗以此成興復之功

甲子上至普安

普安郡劔州

憲部侍郎房琯來謁見

見賢

遍翻

上之發長安也羣臣多不知至咸陽謂高力士曰

朝臣誰當來誰不來對曰張均張洎父子受陛下恩

最深且連戚里

謂洎尚主也

是必先來時論皆謂房

琯宜爲相而陛下不用

琯古緩翻相息亮翻

又祿山嘗薦之恐

或不來上曰事未可知及琯至上問均兄弟對曰臣

帥與偕來逗遛不進觀其意似有所蓄而不能言也

帥讀曰率

逗音豆

上顧力士曰朕固知之矣卽日以琯爲文

部侍郎同平章事

天寶十一載改刑部
日憲部吏部日文部

初張垼尙寧

親公主

寧親公主自興
信徙封上女也

聽於禁中置宅寵渥無比陳

希烈求解政務

事見上卷天
寶十三載

上幸垼宅問可爲相者

垼未對上曰無若愛壻垼降階拜舞旣而不用故垼

懷怏怏上亦覺之

怏於
兩翻

是時均垼兄弟及姚崇之子

尙書右丞弈蕭嵩之子兵部侍郎華韋安石之子禮

部侍郎陟太常少卿斌皆以才望至大官上嘗曰吾

命相當徧舉故相子弟耳既而皆不用

自初張增以下史皆追叙

前事斌音彬

裴冕杜鴻漸等上太子牋請遵馬嵬之命

卽皇帝位太子不許

上時掌翻鬼五回翻

冕等言曰將士皆關

中人日夜思歸所以崎嶇從殿下遠涉沙塞者冀尺

寸之功若一朝離散不可復集願殿下勉徇眾心爲

社稷計牋五上

將卽亮翻復扶又翻上時掌翻

太子乃許之是日肅

宗卽位於靈武城南樓羣臣舞蹈上流涕獻欬

自此以後

凡書上者皆謂肅宗也欬音虛欬許旣翻又音希

尊玄宗爲上皇天帝赦天

下改元

至是方改天寶十四載爲至德元載

以杜鴻漸崔漪並知中書

舍人事裴冕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改關內采訪使

爲節度使徙治安化以前蒲關防禦使呂崇賁爲之

關內采訪使以京宮領無治所今改爲節鎮治安化領京兆同岐金商五州安化縣本隋之弘化縣天寶

元年更名併更慶州弘化郡爲安化郡蒲關卽蒲津關使疏吏翻以陳倉令薛景仙

爲扶風太守兼防禦使隴右節度使郭英乂爲天水

太守兼防禦使守式又翻天水郡秦州時塞上精兵皆選入討

賊惟餘老弱守邊文武官不滿三十人披草萊立朝

廷制度草創武人驕慢大將管崇嗣在朝堂背闕而

坐言笑自若監察御史李勉奏彈之朝直遙翻將卽亮翻背蒲妹翻

監工衛翻繫於有司上特原之歎曰吾有李勉朝廷始尊

勉元懿之曾孫也鄭王元懿高祖之子旬日間歸附者漸眾張

夏娣性巧慧能得上意從上來朔方時從兵單寡

娣大

計翻時從才用翻

夏娣每寢常居上前上曰禦寇非婦人所

能夏娣曰蒼猝之際妾以身當之殿下可從後逸去

至靈武產子三日起縫戰士衣上止之對曰此非妾

自養之時上以是益憐之

爲夏娣挾寵當權得禍張本夏娣秩正三品

丁卯上皇制以太子亨充天下兵馬元帥領朔方河

東河北平盧節度都使南取長安洛陽

甲子太子卽位於靈武丁

卯上皇下此制蓋道里相去遼遠蜀中未之知也帥所類翻使疏吏翻

以御史中丞裴

冕兼左庶子隴西郡司馬劉秩試守右庶子

隴西郡渭州劉

秩必房琯所薦

永王璘充山南東道嶺南黔中江南西道節

度都使以少府監竇紹爲之傳

璘離珍翻黔音

長沙

太守李峴爲都副大使

節度都副大使也

盛王琦充廣陵大

都督領江南東路及淮南河南等路節度都使以前

江陵都督府長史劉彙爲之傳廣陵郡長史李成式

爲都副大使

廣陵郡揚州

豐王珙充武威都督仍領河西

隴右安西北庭等路節度都使以隴西太守濟陰鄧

景山爲之傳充都副大使

諸道各有節度使以諸王爲都使以統之其不赴鎮

者都副大使攝統濟子禮翻

應須士馬甲仗糧賜等並於當路自

供其諸路本節度使號王巨等並依前充使

依前爲節度使

也其署置官屬及本路郡縣官並任自簡擇署訖聞

奏時琦琪皆不出閣惟璘赴鎮

爲璘舉兵作亂張本

置山南東

道節度使領襄陽等九郡

領襄州襄陽郡鄧州南陽郡隨州漢東郡唐州淮安

郡均州武當郡房州房陵郡金州安康郡商州上洛郡

升五府經略使爲嶺南

節度領南海等二十二郡升五溪經略使爲黔中節

度領黔中等諸郡

注見上年黔音琴

分江南爲東西二道東

道領餘杭西道領豫章等諸郡

餘杭郡杭州豫章郡洪州

先是四

方聞潼關失守莫知上所之及是制下始知乘輿所

在

先悉薦翻守式又翻乘繩證翻

巢秩之弟也安祿山使孫孝哲

殺霍國長公主

霍國長公主睿宗女下嫁裴虛己長知兩翻

及王妃駙馬

等於崇仁坊剝其心以祭安慶宗

安慶宗諱見上卷上年

凡楊

國忠高力士之黨及祿山素所惡者皆殺之

惡烏路翻凡

八十三人或以鐵梃揭其腦蓋

梃蒲項翻人顙門有骨蓋其上謂之腦蓋

今方書所云天靈蓋卽其物

流血滿街已已又殺皇孫及郡縣主

二十餘人

庚午上皇至巴西太守崔渙迎謁

隆州巴西

郡先天二年避上皇諱更名閬州天寶元年更名閬中郡更綿州金山郡曰巴西郡

考異曰肅宗實錄

作辛未今從玄宗實錄次柳氏舊聞上始入斜谷天尚早煙霧甚昧知頓使給事中韋綽於墅中得新熟酒一壺跪獻于馬首者數四上不爲之舉綽懼乃注于他器自引滿於前上曰卿以我爲疑也始吾御宇之初嘗大醉損一人吾悼之因以爲戒迨今四十年矣未嘗甘酒味指力士近臣曰此皆知之非給卿也從者聞之無不感悅幸蜀記上皇在巴西郡宰臣請高力士奏蜀中氣候溫瘴宜數進酒上皇令高力士宣旨曰朕本嗜酒斷之已久終不再飲深愧卿等意也力士因說上皇開元四年因醉怒殺一人明日都

不記得猶召之左右具奏上愴然不言乃賜御庫絹五百匹用給喪事更令力士就宅宣旨致祭從茲斷酒雖下藥亦不輒飲按玄宗荒於聲色上皇與語悅

之房瑄復薦之

復扶又翻

即日拜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以

韋見素爲左相渙玄暉之孫也

中宗之復辟也崔玄暉之功列於五王

初京兆李泌幼以才敏著聞玄宗使與忠王遊忠

王爲太子泌已長

長知兩翻

上書言事玄宗欲官之不可

使與太子爲布衣交太子常謂之先生楊國忠惡之

奏徙蘄春

蘄春郡蘄州惡烏路翻

後得歸隱居潁陽

武后載初元年分河

南伊闕嵩陽置武臨縣開元十五年更名潁陽屬河南府

上自馬嵬北行遣使召

之謁見於靈武

泌子繁所爲鄭侯家傳云卽位八九

日矣見賢遍翻

上大喜出則聯轡寢則對榻如爲太子時事

無大小皆咨之言無不從至於進退將相亦與之議

上欲以泌爲右相泌固辭曰陛下待以賓友則貴於

宰相矣何必屈其志上乃止

考異曰舊傳泌稱山人固辭官秩得以散官

寵之得當作特解褐拜銀青光祿大夫俾掌樞務鄴侯家傳曰初欲拜爲右相恐戎事固辭爵願以客從

日陛下待以賓友則貴於宰相矣何必屈其志上無以逼今從之

同羅突厥從安

祿山反者屯長安苑中甲戌其酋長阿史那從禮帥

五千騎竊廢馬二千匹逃歸朔方

帥讀曰率下同騎奇寄翻謀邀

結諸胡盜據邊地上遣使宣慰之降者甚眾

考異曰肅宗

實錄忽聞同羅突厥背祿山走投朔方與六州羣胡共圖河朔諸將皆恐上曰因之招諭當益我軍威上

使宣慰果降者過半舊崔光遠傳云同羅背祿山以
廢馬二千出至澆水孫孝哲安神威從而召之不得
神威憂死陳翃汾陽王家傳云安祿山多譖詐更謀
河曲熟蕃以爲己屬使蕃將阿史那從禮領同羅突
厥五千騎僞稱叛乃投朔方出塞門說九姓府六胡
州悉已來矣甲兵五萬部落五十萬蟻集於經略軍
北按同羅叛賊則當西出豈得復至澆水此舊傳誤
也若祿山使從禮僞叛則孝哲何故召之神威何爲
怖死又必須先送降款於肅宗如此則諸將當喜而
不恐賊之陰計豈徒取河曲熟蕃也蓋同羅等久客
思歸故叛祿山欲乘世亂結諸胡據邊地耳肅宗錄
所謂共圖河朔者欲據河朔西方兩道猶言河隴也
肅宗從而招之必有降者若又太半 賊遣兵寇扶

風薛景仙擊卻之

安祿山遣其將高嵩以敕書繪

綵誘河隴將士大震關使郭英乂擒斬之

大震關在隴州汧源

縣西隴山僧慈陵翻誘音西

同羅突厥之逃歸也長安大擾官

吏竄匿獄囚自出京兆尹崔光遠以爲賊且遁矣遣

吏卒守孫孝哲宅孝哲以狀白祿山光遠乃與長安

令蘇震帥府縣官十餘人來奔府京兆府也己卯至

靈武上以光遠爲御史大夫兼京兆尹使之渭北招

集吏民考異曰天寶亂離記祿山以張通儒爲西京留守通儒素憚侍中苗公晉卿內史崔公

光遠二人並僞於通儒處請分本職通儒許之由是微申存撫兩街百姓長安稍見寧帖密宣諭人主蒼

惶西幸之意老幼對泣悲不自勝皆感恩旨苗公乘驢間道赴蜀奔駕光遠亦潛去焉通儒素憚兩公名

德內特寬之按舊苗晉卿傳潛遁山以震爲中丞震谷南投金州未嘗受賊官今不取

壤之孫也蘇壤事武后中睿三朝歷位台輔祿山以田乾真爲京兆

尹侍御史呂諲右拾遺楊綰奉天令安平崔器相繼

詣靈武以誣器爲御史中丞綰爲起居舍人知制誥

唐制誥皆中書舍人掌之以他官掌制誥者謂之知制誥誣音因

上命河西節度副

使李嗣業將兵五千赴行在

日詔嗣業將安西五萬

眾赴行在

嗣業與節度使梁宰謀且緩師以觀變綏

德府折衝段秀實讓嗣業曰豈有君父告急而臣子

晏然不赴者乎特進常自謂大丈夫今日視之乃兒

女子耳

據新書秀實自大堆府果毅遷綏德府折衝李嗣業以戰功散階轉至特進故稱之嗣

業大慙卽白宰如數發兵以秀實自副將之詣行在

上又徵兵於安西行軍司馬李栖筠發精兵七千人

勵以忠義而遣之

敕改扶風爲鳳翔郡

庚辰上

皇至成都從官及六軍至者千三百人而已

從才用翻

令狐潮圍張巡於雍丘相守四十餘日

是年五月令狐潮再攻雍

上朝廷聲問不通潮聞玄宗已幸蜀復以書招巡

復扶

又翻下後復敢復同

有大將六人官皆開府特進白巡以兵勢

不敵且上存亡不可知不如降賊巡陽許諾明日堂

上設天子畫像帥將士朝之

將卽亮翻帥讀曰率朝直遙翻

人人皆

泣巡引六將於前責以大義斬之士心益勸城中矢

盡巡縛橐爲人千餘被以黑衣夜縋城下潮兵爭射

之

被皮義翻縋馳爲翻射而亦翻下弩射同

久乃知其橐人得矢數十萬

其後復夜縋人

復扶又翻下同

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

斫潮營潮軍大亂焚壘而遁追奔十餘里潮慙益兵

圍之巡使郎將雷萬春於城上與潮相聞賊弩射之

面中六矢而不動

中竹仲翻

潮疑其木人使諜問之乃大

驚

諜達協翻

遙謂巡曰向見雷將軍方知足下軍令矣然

其如天道何巡謂之曰君未識人倫焉知天道

言叛君附

賊未識君臣之倫也焉於乾翻

未幾出戰

幾居豈翻

擒賊將十四人斬首

百餘級賊乃夜遁收兵入陳畱不敢復出頃之賊步

騎七千餘眾屯白沙渦

九域志開封中牟縣有白沙鎮杜預曰梁國寧陵縣北沙

陽亭春秋之沙隨地也

巡夜襲擊大破之還至桃陵

司馬彪郡國志東郡

燕縣有桃城燕縣唐爲滑州胙城縣

遇賊救兵四百餘人悉擒之分別

其眾

別彼

翻

媯檀及胡兵悉斬之滎陽陳畱脅從兵皆

散令歸業

媯州漢潘縣地檀州漢白檀縣地續書云白檀縣卽右北平

考異曰張中丞傳自

三月二日潮至雍丘城下攻守六十餘日潮大敗而走則於時已五月初矣又云未幾潮又帥眾來攻謂巡曰本朝危蹙兵不出關則是潼關未破也又巡答潮書主上緣哥舒被虜幸于西蜀孝義皇帝收河隴之馬取太原之甲蕃漢雲集不減四十萬眾前月二十七日日已到土門蜀漢之兵吳楚驍勇循江而下永王申王部統已到申息之南門竊料胡虜遊魂終不臘矣則是七月十五日丁卯以後也其曰前月二十七日兵到土門蓋圍城中傳聞之誤也又云相守四十餘日潮收兵入陳畱不敢出其下乃云五月魯炆敗於葉六月哥舒翰敗於潼關上皇幸蜀皇帝北巡靈武六月九日賊將瞿伯玉據圍城十二日賊屯白沙渦十四日夜巡襲破之七月十二日潮伯玉至雍丘又破之其日月前後差舛不可考蓋李翰亦得於傳聞不能精審今但置關破以前旬日間民去賊來事於五月關破以後事於七月耳

旬日間民去賊來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唐紀三十四
歸者萬餘戶

河北諸郡猶爲唐守

爲于

常山太守

王甫欲降賊諸將怒因擊毬縱馬踐殺之時信都太

守烏承恩麾下朔方兵三千人諸將遣使者宗仙

運帥父老詣信都迎承恩鎮常山承恩辭以無詔命

仙運說承恩曰

說式茂翻

常山地控燕薊路通河洛有井

陁之險足以扼其咽喉頃屬車駕南遷

咽音煙屬之欲翻南遷謂

自長安南幸蜀也蜀在長安南山之南

李大夫收軍退守晉陽

李大夫謂光弼

也王太守權統後軍欲舉城降賊眾心不從身首異

處大將軍兵精氣肅遠近莫敵若以家國爲念移據

常山與大夫首尾相應則洪勳盛烈孰與爲比若疑

而不行又不設備常山旣陷信都豈能獨全承恩不
從仙運又曰將軍不納鄙夫之言必懼兵少故也今
人不聊生咸思報國競相結聚屯據鄉村若懸賞招
之不旬日十萬可致與朔方甲士三千餘人相參用
之足成王事若捨要害以授人居四通而自安

言信都之

地夷庚四達非可居之以自安

譬如倒持劒戟取敗之道也承恩竟

疑不決承恩承玼之族兄也

烏承玼見二百十二卷開元二十年玼音此又

且禮翻

考異曰韓愈烏氏先廟碑云承恩承洽之兄今從新傳

是月史思明蔡希

德將兵萬人南攻九門旬日九門僞降伏甲於城上
思明登城伏兵攻之思明墜城鹿角傷其左脅夜奔

博陵 顏真卿以蠟丸達表於靈武以真卿爲工部

尙書兼御史大夫依前河北招討采訪處置使并致

赦書亦以蠟丸達之真卿頒下河北諸郡

處昌呂翻下還嫁翻

又遣人頒於河南江淮由是諸道始知上卽位於靈

武徇國之心益堅矣 郭子儀等將兵五萬自河北

至靈武靈武軍威始盛人有興復之望矣八月壬午

朔以子儀爲武部尙書靈武長史以李光弼爲戶部

尙書北都畱守

武后天授元年以太原爲北都中宗神龍元年罷開元十一年復置天寶

元年曰北京是年復曰北都 並同平章事餘如故光弼以景城河

間兵五千赴太原先是河東節度使王承業軍政不

修朝廷遣侍御史崔眾交其兵尋遣中使誅之眾侮

易承業

先悉薦翻
易代鼓翻

光弼素不平至是敕交兵於光弼

眾見光弼不爲禮又不時交兵光弼怒收斬之軍中

股栗

考異曰肅宗實錄八月壬午子儀光弼皆於
常山郡嘉山大破賊子儀等俱奉詔領土馬五

萬至自河北以子儀爲某官光弼爲某官汾陽家傳
六月八日破史思明於嘉山之下公謂光弼曰賊散
矣其餘幾何可長驅而南以定天下其月發恆陽至
常山中使邢延恩至奉詔取河北路席卷而南會哥
舒翰敗續玄宗幸蜀肅宗如朔方公聞之獨總精兵
五萬奔肅宗行在玄宗有詔以肅宗嗣皇帝位肅宗
奉詔歡欬哀不自勝公諫云跪上天子璽以七月
十三日卽皇帝位二十七日制可武部尚書平章事
幸蜀記六月十一日玄宗追郭子儀赴京李光弼守
太原河洛春秋六月二十五日大破賊於嘉山二十
六日覆陳二十七日有詔至恆陽云潼關失守駕幸
劍南儲君又往靈武由是拔軍入井陘口邠志六月

入日敗史思明於嘉山會潼關失守二公班師唐厓
七月二十八日子儀光弼並加平章事又詔子儀收
軍赴朔方光弼赴太原河洛春秋又云光弼至太原
殺王承恩固守晉陽舊紀與實錄同子儀傳七月肅
宗卽位以賊據兩京方謀收復詔子儀班師八月子
儀與光弼帥步騎五萬至自河北光弼傳肅宗理兵
於靈武遣中使劉智達追光弼子儀赴行在又云以
景城河間之卒五千赴太原玄宗實錄六月壬午光
弼子儀破史思明於嘉山舊紀六月癸未朔庚寅哥
舒翰敗於靈寶其日光弼破史思明於嘉山子儀光
弼傳皆云六月無日諸書言李郭事不同如此按歲
朔麻六月癸未朔與舊紀同玄宗實錄云壬午誤也
肅宗實錄八月壬午朔日也子儀光弼皆於嘉山大
破賊領土馬至自河北以爲某官某官蓋壬午乃拜
官日因言已前事耳汾陽家傳邠志皆云六月八日
破思明與舊紀同家傳云勸肅宗卽位上璽則恐不
然哥舒翰以六月八日敗亦須旬日方傳至河北肅
宗七月十三日卽位若六月二十七日班師七月十
三日豈能便達靈武也河洛春秋二十五日破賊與
諸書皆不合恐太後也今據舊玄宗紀汾陽家傳邠

志唐麻皆云六月八日破史思明宜可從幸蜀記十一
日玄宗召子儀光弼事或如此但二傳皆云肅宗
召之恐是二人在河北聞潼關不守已收軍赴難在
道遇肅宗中使遂趨靈武今從舊傳唐麻拜相在七
月二十八日汾陽家傳二十七日肅宗實錄八月一
日三書皆不相遠子儀傳云八月雖無日與實錄亦
略相應今從實錄據舊傳光弼亦曾到靈武疑朔方
兵盡從肅宗故光弼但領河北兵赴太原耳河洛春
秋月日尤疎所云殺王承恩固守晉陽必誤也

遣使請助國討賊宴賜而遣之 癸未上皇下制赦

天下

考異曰玄宗實錄舊紀皆云八月癸未朔肅
宗實錄唐麻舊紀長麻皆云壬午朔今從之

是時上皇尚未知北海太守賀蘭進明遣錄事參軍
太子卽位於靈武

第五琦入蜀奏事琦言於上皇以爲今方用兵財賦
爲急財賦所產江淮居多乞假臣一職可使軍無乏

用上皇悅卽以琦爲監察御史江淮租庸使

開元十一年字

文融除句當租庸地稅使此租庸使之始也其後韋堅楊國忠相繼爲之

史思明再攻

九門辛卯克之所殺數千人引兵東圍橐城李庭

望將蕃漢二萬餘人東襲寧陵襄邑夜去雍丘城三

十里置營張巡帥短兵三千掩擊大破之殺獲太半

庭望收軍夜遁癸巳靈武使者至蜀

七月甲子卽位至是凡三

十日使者至蜀

上皇喜曰吾兒應天順人吾復何憂

復扶又翻

下不復同丁酉制自今改制敕爲誥表疏稱太上皇四海

軍國事皆先取皇帝進止仍奏朕知俟克復上京朕

不復預事己亥上皇臨軒命韋見素房琯崔渙奉傳

國寶玉冊詣靈武傳位

考異曰肅宗實錄癸未上奉表至蜀玄宗實錄八月癸

未朔赦天下時皇太子已至靈武七月甲子卽位道路險澀表疏未達及下是詔數日北使方至具陳羣

臣懇請太子辭避之旨辛卯下詔稱太上皇庚子遣韋見素等奉冊今從舊紀唐厯

辛丑史

思明陷橐城

初上皇每酺宴先設太常雅樂坐部

立部繼以鼓吹胡樂教坊府縣散樂雜戲

太常雅樂唐初祖孝

孫張文收所定樂也玄宗分樂爲二部堂下立奏謂之立部伎堂上坐奏謂之坐部伎立部八一安舞二

太平樂三破陣樂四慶善樂五大定樂六上元樂七聖壽樂八光聖樂坐部六燕樂二長壽樂三天授

樂四鳥歌萬歲樂五龍池樂六小破陣樂鼓吹鼓吹署令所掌鑊歌鼓吹曲也胡樂者龜茲疎勒高昌天

竺諸部樂也教坊者內教坊及梨園法曲也府縣者京兆府及長安萬年兩赤縣散樂雜戲也酺音蒲

又以山車陸船載樂往來

山車者車上施棚閣加以綵繪爲山林之狀陸船者

縛竹木爲船形飾以繪綵列人於中昇之以行

又出宮人舞霓裳羽衣

玄宗時河

西節度使楊敬述獻霓裳羽衣曲十二遍凡曲終必遠惟霓裳羽衣曲終引聲益緩俚俗相傳以爲帝遊

月宮見素娥數百舞于廣庭帝又教舞馬百匹銜盃

上壽

帝以馬百匹盛飾分左右施三重棚舞傾盃數十曲壯士舉棚馬不動劉昫曰帝卽內殿引蹀

馬三十四爲傾杯樂曲奮首鼓尾縱橫應節又施三層板牀乘馬而上扑轉而舞

又引犀象

入場或拜或舞

五坊使引大象入場或拜或舞動容鼓旅中於音律

安祿山見

而悅之旣克長安命搜捕樂工運載樂器舞衣驅舞

馬犀象皆詣洛陽

臣光曰聖人以道德爲麗仁義爲樂

樂音洛

故雖茅

茨土階惡衣菲食不恥其陋惟恐奉養之過以勞

民費財明皇恃其承平不思後患殫耳目之玩窮

聲技之巧

技渠綺翻

自謂帝王富貴皆不我如欲使前

莫能及後無以踰非徒娛已亦以誇人豈知大盜

在旁已有窺窬之心卒致鑾輿播越生民塗炭

率

乃知人君崇華靡以示人適足爲大盜之招也

祿山宴其羣臣於凝碧池

唐六典洛陽禁苑中有芳樹金谷二亭凝碧之池

盛奏眾樂梨園弟子往往歔歔泣下

梨園弟子見二百一十一卷開元

年賊皆露刃睨之

睨五計翻表視也

樂工雷海清不勝悲憤

勝音升

擲樂器於地西向慟哭祿山怒縛於試馬殿前

支解之祿山聞嚮日百姓乘亂多盜庫物旣得長安

命大索三日

索山客翻

并其私財盡掠之又令府縣推按

銖兩之物無不窮治

治直之翻

連引搜捕支蔓無窮民間

騷然益思唐室自上離馬嵬北行

離力智翻

民間相傳太

子北收兵來取長安長安民日夜望之或時相驚曰

太子大軍至矣則皆走市里爲空賊望見北方塵起

輒驚欲走京畿豪傑往往殺賊官吏遙應官軍誅而

復起

復扶又翻

相繼不絕賊不能制其始自京畿鄜坊至

于岐隴皆附之至是西門之外率爲敵壘

西門謂長安城西門

也賊兵力所及者南不出武關北不過雲陽

雲陽縣漢屬馮

翊後魏屬北地郡隋以來屬京兆

西不過武功

武功縣漢晉屬扶風隋唐屬京兆

江

淮奏請貢獻之蜀之靈武者

之往也

皆自襄陽取上津

路抵扶風

上津漢漢中長利縣地梁置南洛州後魏改曰上州隋廢州爲上津縣唐屬商州

道路無壅皆薛景仙之功也

九月壬子史思明圍

趙郡丙辰拔之又圍常山旬日城陷殺數千人

建

寧王倓性英果有才略從上自馬嵬北行兵眾寡弱

屢逢寇盜倓自選驍勇居上前後血戰以衛上上或

過時未食倓悲泣不自勝軍中皆屬目向之

過古禾翻又古

臥翻勝音升屬之欲翻下所屬同

上欲以倓爲天下兵馬元帥使統

諸將東征

帥所類翻統他綜翻將卽亮翻

李泌曰建寧誠元帥才然

廣平兄也若建寧功成豈可使廣平爲吳太伯乎上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日廣平冢嗣也

泌毗必翻
嗣詳吏翻

何必以元帥爲重泌曰廣

平未正位東宮今天下艱難眾心所屬在於元帥若

建寧大功既成陛下雖欲不以爲儲副同立功者其

肯已乎太宗上皇卽其事也

謂皆以有定天
下功承大統

上乃以

廣平王俶爲天下兵馬元帥諸將皆以屬焉

日郭侯
考異

冢傳曰以李光弼爲元帥左廂兵馬使出井陘以攻

常山圖范陽郭子儀爲右廂兵馬使帥眾南取馮翊

河東按汾陽家傳時郭子儀方北討同羅未向河東

也郭侯家傳又曰上召光弼子儀議征討計二人有

遷延之言上大怒作色叱之二人皆什地不畢詞而
罷上告公曰二將自偏裨一年遇國家有難朕又卽
位於此遂至三公將相看已有驕色商議征討欲遷
延適來叱之皆倒方圖克復而將已驕朕深憂之朕
今委先生戎事府中議事因示以威令使其知懼對
曰陛下必欲使畏臣二人未見廣平伏望令王亦暫

至府二人至時寒臣與飲酒二人必請謁王臣因爲
酒令約不起王至但談笑共臣同慰安酒散乃諭其
修謁於元帥則二人見元帥以帝子之尊俯從臣酒
令可以知陛下方寵任臣軍中之令必行它時或失
律能死生之也上稱善又奏曰伏望言於廣平知是
聖意欲李郭之畏臣非臣敢恃恩然也上曰廣平於
卿豈有形迹對曰帝子國儲以陛下故親臣臣何人
敢不懼明日將曉王亦至及李郭至具軍容修敬乃
坐飲二人因言未見元帥乃使報王王將至執盡爲
令並不得起及王至先公曰適有令許二相公不起
王曰寡人不敢遽就座飲李郭失色談笑皆歡先生
曰二人起謝廣平曰先生能爲二相公如此復何憂
寡人亦盡力今者同心成宗社大計以副聖意既出
李謂郭曰適來飲令非行軍意皆上旨也欲令吾徒
稟令耳按肅宗溫仁二公沈勇

俛聞之謝泌曰此固

必無面叱仆地之事今不取

俛之心也上與泌出行軍

孟翻軍士指之竊言曰衣

黃者聖人也衣白者山人也

下衣於旣翻上聞之以告

泌曰艱難之際不敢相屈以官且衣紫袍以絕羣疑

泌不得已受之服之入謝上笑曰旣服此豈可無名

稱

稱尺證翻

出懷中敕以泌爲侍謀軍國元帥府行軍長

史

創侍謀之官以處泌

泌固辭上曰朕非敢相臣以濟艱難耳

俟賊平任行高志泌乃受之置元帥府於禁中俶入

則泌在府泌入俶亦如之泌又言於上曰諸將畏憚

天威在陛下前敷陳軍事或不能盡所懷萬一小差

爲害甚大乞先令與臣及廣平熟議臣與廣平從容

奏聞

從千容翻

可者行之不可者已之上許之時軍旅務

繁四方奏報自昏至曉無虛刻上悉使送府泌先開

視有急切者及烽火重封隔門通進

重直龍翻凡宮禁官府門側置

輪盤或遇夜門已閉外有急切文書納諸輪盤旋轉向內以通之

餘則待明禁門鑰

契悉委俾與泌掌之

爲泌請還鑰契張本

阿史那從禮說誘

九姓府六胡州諸胡數萬眾聚於經略軍北

時九姓胡皆居

河曲猶各帶舊置府號按舊書李吉甫傳經略軍唐末之宥州是也天寶移經略軍於靈州城內以宥州

寄治經略軍元和九年遂於經略軍故城置宥州六胡州於郭下置延恩縣宋白曰經略軍在夏州西北

三百里天寶中王忠嗣奏於榆多勒城置將寇朔方軍今屬靈武去靈武六百餘里說式芮翻

上命郭子儀詣天德軍發兵討之

天德軍在大同川天寶十二年安思

順奏廣橫塞軍請於大同城西築城置軍玄宗賜名天安軍乾元後改爲天德軍東南至中受降城二百

里西度河至豐州百六十里西至西受降城百八十里北至磧口三百里西北至橫塞軍二百里 考異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唐紀三
三
日汾陽家傳云甲兵五萬部落五十萬今從舊子儀傳汾陽家傳又云九月十九日駕欲幸彭原命公赴天德軍伐叛蕃按實錄戊辰行幸彭原戊辰十七日也汾陽傳誤左武鋒使僕固懷

恩之子玢別將兵與虜戰兵敗降之既而復逃歸懷

恩叱而斬之

玢方貧翻復扶又翻

將士股栗無不一當百遂破

同羅上雖用朔方之眾欲借兵於外夷以張軍勢

張知

亮以幽王守禮之子承案爲敦煌王與僕固懷恩使

于回紇以請兵又發拔汗那兵且使轉諭城郭諸國

北狄逐水草爲行國西域諸國皆有城郭故謂之城郭諸國

許以厚賞使從安西

兵入援李泌勸上且幸彭原俟西北兵將至進幸扶

風以應之於時庸調亦集

調徒弔翻

可以瞻軍上從之戊

辰發靈武

內侍邊令誠復自賊中逃歸

復扶又翻

上斬

之 丙子上至順化

上改慶州安化郡爲順化郡

韋見素等至自

成都奉上寶冊上不肯受曰比以中原未靖權總百

官豈敢乘危遠爲傳襲羣臣固請上不許眞寶冊於

別殿朝夕事之如定省之禮

禮記凡爲人子者昏定而晨省奉上時掌翻比

毗至翻省悉景翻

上以韋見素本附楊國忠

事見上卷天寶十三載十四載

意薄之素聞房琯名虚心待之琯見上言時事辭情

慷慨上爲之改容

爲于僞翻

由是軍國事多謀於琯琯亦

以天下爲己任知無不爲諸相拱手避之

上皇賜

張良娣七寶鞍李泌言於上曰今四海分崩當以儉

約示人良娣不宜乘此請撤其珠玉付庫吏以俟有

戰功者賞之良娣自閣中言曰鄉里之舊何至於是

良娣母家新豐泌居京兆故云然

上曰先生爲社稷計也遽命撤之

建寧王倓泣於廊下聲聞於上

聞音問

上驚召問之對

曰臣比憂禍亂未已

比毗至翻

今陛下從諫如流不日當

見陛下迎上皇還長安是以喜極而悲耳良娣由是

惡李泌及倓

爲良娣譖殺倓泌不自安張本惡烏路翻下亦惡同

上嘗從容與

泌語及李林甫欲敕諸將克長安發其冢焚骨揚灰

泌曰陛下方定天下柰何讎死者彼枯骨何知徒示

聖德之不弘耳

李林甫動搖東宮見二百十五卷天寶五載六載從于容翻

且方

今從賊者皆陛下之讎也若聞此舉恐阻其自新之
心上不悅曰此賊昔日百方危朕當是時朕弗保朝
夕朕之全特天幸耳林甫亦惡卿但未及害卿而死
耳柰何矜之對曰臣豈不知上皇有天下向五十年
太平娛樂一朝失意遠處巴蜀

惡烏路翻樂音
洛處昌呂翻

南方

地惡上皇春秋高聞陛下此敕意必以爲用韋妃之

故

廢韋妃事亦見二百
十五卷天寶五載

內慙不懌萬一感憤成疾是

陛下以天下之大不能安君親言未畢上流涕被面

被皮
義翻

降階仰天拜曰朕不及此是天使先生言之也

遂抱泌頸泣不已它夕上又謂泌曰良娣祖母昭成

太后之妹也上皇所念

玄宗幼失昭成后母視良娣祖母鞠愛篤備帝卽位封爲

鄧國夫人其子去逸生良娣必毗必翻娣大計翻

朕欲使正位中宮以慰上

皇心何如對曰陛下在靈武以羣臣望尺寸之功故

踐大位非私已也至於家事宜待上皇之命不過晚

歲月之閒耳上從之

史言李泌能引君當道

南詔乘亂陷越

巂會同軍據清溪關

越巂郡巂州會同軍當在越巂會同縣當瀘津關要路清溪關

在大定城北

考異曰唐厯是月吐蕃陷巂州新傳

是歲閏羅鳳乘豐取巂州

會同軍云云蓋二國兵共

陷巂州也尋傳驃國皆降之

新書尋傳蠻俗無絲纊跣履荆棘不以爲苦射豪猪生食

其肉戰以竹籠頭如兜鍪驃古朱波也在永昌南二千里去京師萬四千里南屬海北南詔驃匹妙翻降

戶江

翻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一十八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一十九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
內郡開國公食邑三千二百戶食實封九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 天台胡三省 音注

唐紀三十五

起柔兆涖灘十月盡彊
圉作噩閏月不滿一年

肅宗文明武德大聖大宣孝皇帝中之上

至德元載冬十月辛巳朔日有食之既 上發順化

宋白曰慶州貞觀以來爲弘化郡
天寶後爲安化郡至德爲順化郡 癸未至彭原 初

李林甫爲相諫官言事皆先白宰相退則又以所言

白之御史言事須大夫同署至是敕盡革其弊開諫

諍之塗又令宰相分直政事筆承旨旬日而更令宰相在

政事堂分日當筆及承上旨更工衡翻懲林甫及楊國忠之專權故也

第五琦見上於彭原請以江淮租庸市輕貨泝江

漢而上至洋川見賢遍翻上時掌翻洋川郡令漢中

王瑀陸運至扶風以助軍考異曰鄴侯家傳云薦元載令於鄴鄉縣置院以

督運按載傳是時在蘇州及洪州未當在鄴鄉今不取上從之尋加琦山南等

五道度支使度支使始此宋白曰故事度支案郎中判入員外判出侍郎總統押案而已官

銜不言專判度支開元已後時事多故遂有他官來判者乃曰度支使或曰判度支或曰知度支事或曰

句當度支使雖名稱不琦作權鹽灋用以饒琦變鹽法盡權

同其事一也

度徒洛翻

琦作權鹽灋用

以饒琦變鹽法盡權

天下鹽就山海井竈置監院使吏出糶舊業鹽戶併

游民願業者爲亭戶免其雜徭盜煮私市者論以法

百姓除租庸外無得橫賦人不

房瑄喜賓客喜許

益稅而上用以饒權古岳翻

房瑄喜賓客

喜許

好談論

好呼到翻

多引拔知名之士而輕鄙庸俗人多怨

之北海太守賀蘭進明詣行在上命瑄以爲南海太

守兼御史大夫充嶺南節度使

南海郡廣州是時兵興方鎮重任必兼臺

省長官以至外府僚佐亦帶朝銜迄于五季遂爲永制其帶臺銜自監察御史至御史大夫爲憲銜守手

又瑄以爲攝御史大夫進明入謝上怪之進明因言

與瑄有僚且曰晉用王衍爲三公祖尙浮虛致中原

板蕩

王衍事見晉紀板蕩之詩刺周室大壞天下無網紀文章之詩也後人率引此二詩以諡天下

大亂毛氏傳曰板板反也正義曰釋訓云板板僻也
邪僻卽反戾之義故爲反也鄭曰蕩蕩法度廢壞之
貌

今房瑄專爲迂闊大言以立虛名所引用皆浮華

之黨真王衍之比也陛下用爲宰相恐非社稷之福

且瑄在南朝佐上皇使陛下與諸王分領諸道節制

事見上卷上卽位於靈武進駐彭原其地在關山之北
上皇在咸都其地在關山之南故謂之南朝仍

置陛下於沙塞空虛之地又布私黨於諸道使統大

權蓋指李峴李承式鄧景山等其意以爲上皇一子得天下則己

不失富貴此豈忠臣所爲乎上由是疎之房瑄上

疏請自將兵復兩京上許之考異曰唐祿上以房瑄有重名虛己以待之

禮遇加等瑄推誠謇諤亦以天下爲己任知無不爲
其所引進者一時名士其嫉惡太甚雅有宰相望其

於彌綸天下非所長也後頗以直忤旨上以名高隱忍漸不能容矣瑄遂請兵爲元帥許之今從實錄

據考異則上之疎瑄非特因進明之言也

加持節招討西京兼防禦蒲潼

兩關兵馬節度等使瑄請自選參佐以御史中丞鄧

景山爲副戶部侍郎李揖爲行軍司馬給事中劉秩

爲參謀旣行又令兵部尙書王思禮副之瑄悉以戎

務委李揖劉秩二人皆書生不閑軍旅

閑習

瑄謂人

曰賊曳落河雖多安能敵我劉秩瑄分爲三軍使裨

將楊希文將南軍自宜壽入

天寶元年更蓋屋縣曰宜壽屬鳳翔郡

劉

貴哲將中軍自武功入李光進將北軍自奉天入光

進光弼之弟也

以賀蘭進明爲河南節度使 穎

王璲之至成都也

見上卷璲公了翻

崔圓迎謁拜於馬首璲

不之止圓恨之璲視事兩月吏民安之圓奏罷璲使

歸內宅

京師有十宅以處諸王未出閣者此時在成都亦卽行宮爲內宅

以武部侍

郎李峘爲劍南節度使代之

峘胡登翻宗實錄明年正月甲寅

考異曰肅

以峘爲劍南節度使蓋峘已受上皇命而肅宗申命之也峘峴之兄也上皇尋命

璲與陳王珪詣上宣慰至是見上於彭原延王玢從

上皇入蜀追車駕不及上皇怒欲誅之漢中王瑀救

之乃命玢亦詣上所

玢音彬蘭進明之初

考異曰明皇雜錄賀守北海也賊卑不

完儲積於外寇又將至懼資其用進明遂焚之適有寺人至北海求貨於進明不獲歸以損軍用聞於上

遂詔罷郡守屬延王玢從上不及遣中使訪之而加刑焉會進明赴蜀遇使訪于路曰王罪不宐及刑願

少留於路使者感而受約既至蜀進明言於上曰延
王陛下之愛子也無兵權以變其心無郤國以驕其
志閒道於豺狼乃責其不以時至陛下罪之人復何
望臣恐漢武望思之策將見於聖朝矣因遽馳使赦
之謂進明曰俾父子如初卿之力也遂遣進明往靈
武道遇延王進明馳馬亦慰之王望之降車稽首而
去肅宗謂之曰卿解平原之圍阻賊寇之軍而不以
讒口介意復全我兄弟乃社稷之臣因授御史大夫
今從舊傳

甲申令狐潮王福德復將步騎萬餘攻雍丘

復扶又翻

張巡出擊大破之斬首數千級賊遁去房瑄

以中軍北軍爲前鋒庚子至便橋辛丑二軍遇賊將

安守忠於咸陽之陳濤斜

陳濤澤在咸陽縣東其路斜出故曰陳濤斜又宋敏

求退朝錄引唐人文集曰唐宮人墓謂之宮人斜四
仲遣使者祭之然則陳濤斜者豈亦因內人所葬地
而名之耶瑄效古灋用車戰以牛車二千乘馬步夾之賊

順風鼓譟牛皆震駭賊縱火焚之人畜大亂

乘繩證翻畜許

救翻官軍死傷者四萬餘人存者數千而已癸卯瑄自

以南軍戰又敗

南軍宜壽之軍也

楊希文劉貴哲皆降於賊

上聞瑄敗大怒李泌爲之營救

爲干僞翻

上乃宥之待瑄

如初以薛景仙爲關內節度副使

敦煌王承寀

至回紇牙帳

承寀使回紇見上卷九月敦徒門翻

回紇可汗以女妻之

妻七細翻

遣其貴臣與承寀及僕固懷恩皆來見上於彭

原

見賢遍翻上厚禮其使者而歸之賜回紇女號毗伽公

主

伽求迦翻尹子奇圍河間四十餘日不下史思明引

兵會之顏真卿遣其將和琳將萬二千人救河間思

明逆擊擒之遂陷河間執李奐送洛陽殺之又陷景

城太守李暉赴湛水死

新書作赴河死

思明使兩騎齎尺書

以招樂安樂安卽時舉郡降

樂安郡棣州景城旣陷樂安孤絕卽時降賊蓋

人心危懼城主不能守也

又使其將康沒野波將先鋒攻平原兵

未至顏真卿知力不敵壬寅弃郡渡河南走思明卽

以平原兵攻清河博平皆陷之

清河郡貝州博平郡考異曰河洛

春秋云蔡希德引兵攻貝州貝州陷攻博州五日城陷今從肅宗實錄

思明引兵圍烏

承恩於信都承恩降親導思明入城交兵馬倉庫馬

三千匹兵五萬人

信都郡冀州降戶江翻史言烏承恩兵力足以拒守

思明送

承恩詣洛陽祿山復其官爵饒陽裨將束鹿張興力

舉千鈞性復明辨

將卽亮翻東鹿縣屬饒陽郡本鹿城縣天寶十五載更名劉昫曰東

鹿漢安定侯國今縣西七里故城是也齊周爲安定縣隋改曰鹿城明皇以安祿山反改常山之鹿泉曰

獲鹿饒陽之鹿城曰束鹿以厭之復扶又翻

賊攻饒陽彌年不能下

饒陽受攻

事始二百十七卷天寶十四載洛春秋前云賊攻深州經月不下

後云興戰守彌年

而城池轉固蓋前云經月者今次攻城也後云彌年者并計前後之數也

及諸郡皆陷思

明并力圍之外救俱絕太守李系窘迫赴火死

守式又翻

窘渠隕翻

城遂陷思明擒興立於馬前謂曰將軍真壯士

能與我共富貴乎興曰興唐之忠臣固無降理今數

刻之人耳

張興志在必死自言命在晷刻

願一言而死思明曰試言

之興曰主上待祿山恩如父子羣臣莫及不知報德

乃興兵指闕塗炭生人大丈夫不能翦除凶逆乃北

面爲之臣乎僕有短策足下能聽之乎足下所以從

賊求富貴耳譬如鷲巢于幕引左傳吳季札之言豈能久安何

如乘間取賊間古轉禍爲福長享富貴不亦美乎思

明怒命張於木上鋸殺之詈不絕口以至於死如史所云

則河北二十四郡惟張興可以言義士耳賊每破一城城中衣服財賄婦

人皆爲所掠男子壯者使之負擔擔都濫翻羸病老幼皆

以刀槊戲殺之祿山初以卒三千人授思明使定河

北至是河北皆下之按史思明與郭李相持於常山博陵祿山蓋屢益其兵及郭李

入井陘思明乃能下河北此郡置防兵三千雜以胡

蓋逆黨稱其才而史不削耳

兵鎮之思明還博陵尹子奇將五千騎度河略北海

欲南取江淮會回紇可汗遣其臣葛邏支將兵入援

邏郎佐翻先以二千騎奄至范陽城下子奇聞之遽引兵

歸十二月戊午回紇至帶汗谷新書作呼延谷蓋語轉耳汗音塞

與郭子儀軍合辛酉與同羅及叛胡戰於榆林河北

榆林郡勝州大河經其北大破之斬首三萬捕虜一萬河曲皆平

子儀還軍洛交洛交郡本鄜州上郡天寶元年更郡名上命崔渙宣

慰江南兼知選舉令狐潮帥眾萬餘營雍丘城北

帥讀曰率張巡邀擊大破之賊遂走永王璘幼失母璘郭

順儀之子也順儀早死爲上所鞠養常抱之以眠從上皇入蜀

上皇命諸子分總天下節制

事見上卷七月

諫議大夫高適

諫以爲不可上皇不聽璘領四道節度都使鎮江陵

時江淮租賦山積於江陵璘召募勇士數萬人日費

巨萬璘生長深宮不更人事子襄城王瑒有勇力好

兵有薛鏐等爲之謀主

長知兩翻更工衡翻瑒徒杏翻又音暢好呼到翻鏐力求

翻以爲今天下大亂惟南方完富璘握四道兵封疆

數千里宜據金陵

康曰楚威王埋金以鎮王氣故曰金陵

保有江表如

東晉故事上聞之敕璘歸覲于蜀璘不從江陵長史

李峴辭疾赴行在

璘將稱兵峴不欲預其禍也

上召高適與之謀

適陳江東利害且言璘必敗之狀十二月置淮南節

度使領廣陵等十二郡以適爲之置淮南西道節度

使領汝南等五郡以來瑱爲之

淮南節度使領揚州廣陵郡楚州山陽郡

滁州全椒郡和州歷陽郡壽州淮南郡廬州合肥郡

舒州同安郡光州弋陽郡蘄州蘄春郡安州安陸郡

黃州齊安郡申州義陽郡沔州漢陽郡凡十二淮南

西道節度使領蔡州汝南郡鄭州滎陽郡許州潁川

郡光州弋陽郡申州義陽郡已上皆據新書

方鎮表但義陽弋陽已屬淮南節度當考

使與江

東節度使韋陟共圖璘

方鎮表至德二載置江東防

也韋陟所節度者蓋江南東道也其

巡屬兼有浙東西及昇宣歙諸州

安祿山遣兵

攻潁川城中兵少無蓄積太守薛愿長史龐堅悉力

拒守繞城百里廬舍林木皆盡其年救兵不至祿山

使阿史那承慶益兵攻之晝夜死鬪十五日城陷執

愿堅送洛陽祿山縛於洛濱冰上凍殺之上問李

泌曰今敵彊如此何時可定對曰臣觀賊所獲子女

金帛皆輸之范陽輸春遇翻此豈有雄據四海之志邪邪音

耶今獨虜將或爲之用中國之人惟高尙等數人自

餘皆脅從耳以臣料之不過二年天下無寇矣上曰

何故對曰賊之驍將不過史思明安守忠田乾真張

忠志阿史那承慶等數人而已將卽亮翻驍堅堯翻過古禾翻又古臥翻

張忠志卽安忠志此時已復舊養父之姓今若令李光弼自太原出井陘

郭子儀自馮翊入河東則思明忠志不敢離范陽常

山守忠乾真不敢離長安令力丁翻陘音是以兩軍

繫其四將也從祿山者獨承慶耳願敕子儀勿取華

陰

華戶化翻

使兩京之道常通陛下以所徵之兵軍於扶

風與子儀光弼互出擊之彼救首則擊其尾救尾則

擊其首使賊往來數千里疲於奔命我常以逸待勞

賊至則避其鋒去則乘其弊不攻城不遏路來春復

命建寧爲范陽節度大使並塞北出

復扶又翻又音如字使疏吏翻

並步與光弼南北犄角以取范陽

泌欲使建寧自靈夏並豐勝雲朔之

塞直搗媯檀攻范陽之北光弼自太原取恆定以攻范陽之南覆其巢穴賊退則無

所歸畱則不獲安然後大軍四合而攻之必成擒矣

使肅宗用泌策史思明豈能再爲關洛之患乎

上悅時張良娣與李輔國相

表裏皆惡泌建寧王倓謂泌曰先生舉倓於上得展

臣子之效無以報德請爲先生除害

倓大計翻惡烏路翻爲于僞翻

倓徒甘翻

泌曰何也倓以良娣爲言泌曰此非人子所言

願王姑置之勿以爲先倓不從甲辰永王璘擅引

兵東巡沿江而下軍容甚盛然猶未露割據之謀吳

郡太守兼江南東路采訪使李希言平牒璘詰其擅

引兵東下之意

璘離珍翻守式又翻詰去古翻使疏吏翻方鎮位任等夷者平牒

璘

怒分兵遣其將渾惟明襲希言於吳郡

將卽亮翻吳郡蘇州

季

廣琛襲廣陵長史淮南采訪使李成式於廣陵

琛丑林翻

廣陵郡揚州長知兩翻

璘進至當塗希言遣其將元景曜及丹

徒太守閻敬之將兵拒之

今之當塗本漢丹楊縣地晉分丹楊置于湖縣成帝

以江北當塗縣流人寓居于湖乃改爲當塗縣仍僑置淮南郡隋廢淮南郡以縣屬丹楊郡唐屬宣城郡

丹徒縣帶潤州丹楊郡唐未嘗以丹徒名郡徒當作楊守式又翻李成式亦遣其將

李承慶拒之璘擊斬敬之以徇景曜承慶皆降於璘

江淮大震高適與來瑱韋陟會於安陸結盟誓眾以

討之

韋陟蓋赴鎮中道聞變遂會於安陸降戶江翻瑱它甸翻

于闐王勝聞安

祿山反命其弟曜攝國事自將兵五千入援

闐徒賢翻又徒

見上嘉之拜特進兼殿中監

令狐潮李庭望攻雍

丘數月不下乃置杞州築城於雍丘之北

令力丁翻雍丘唐初

置杞州貞觀元年廢賊復置之築城以逼雍丘

以絕其糧援賊常數萬人而

張巡眾纔千餘每戰輒克河南節度使虢王巨屯彭

城假巡先鋒使是月魯東平濟陰陷于賊

彭城郡徐州魯郡兗

州東平郡鄆州濟子禮翻

賊將楊朝宗帥馬步二萬將襲寧陵斷

巡後

斷丁管翻

巡遂拔雍丘東守寧陵以待之

帥讀曰率范成大北

使錄雍丘百二十里至寧陵

始與睢陽太守許遠相見是日楊朝

宗至寧陵城西北巡遠與戰晝夜數十合大破之斬

首萬餘級流尸塞汴而下

睢音雖守式又翻塞悉則翻

賊收兵夜

遁敕以巡爲河南節度副使巡以將士有功遣使詣

虢王巨請空名告身及賜物巨唯與折衝果毅告身

三十通不與賜物巡移書責巨巨竟不應

使疏吏翻將卽亮翻

折之 舌翻 是歲置北海節度使領北海等四郡 領青州北海郡

密州高密郡登州東牟郡萊州東萊郡 上黨節度使領上黨等三郡 領潞州

州上黨郡澤州長平郡沁州陽城郡 興平節度使領上洛等四郡 領商州上洛郡

洛郡金州安康郡岐州鳳翔郡方鎮表止著三郡餘一郡當考鳳翔郡郿縣東原先有興平軍因置爲節

鎮 吐蕃陷威戎神威定戎宣威制勝金天天成等

軍石堡城百谷城雕窠城 定戎軍在石堡城北隔澗七里廓州西南百四十里

有洪濟橋金天軍其東南八十里 有百谷城河州西

八十里索恭川有天成軍西百餘里有雕窠城皆天寶十三載置 初林邑王范真龍爲其臣摩訶漫多伽獨

所殺盡滅范氏 據新書此事在貞觀十九年通鑑因其改國號環王書之以始事范氏自

晉以來世有林 國人立其王頭黎之女爲王女不能

治國更立頭黎之姑子諸葛地謂之環王妻以女王

更工衡翻
妻七細翻

二載春正月上皇下詔以憲部尚書李麟同平章事

總理百司命崔圓奉詔赴彭原麟懿祖之後也

懿祖光皇

帝諱天錫太祖之父也
麟懿祖次子乞豆之後

安祿山自起兵以來目漸

昏至是不復睹物

復扶又翻

又病疽性益躁暴左右使令

小不如意動加箠撻或時殺之既稱帝深居禁中大

將希得見其面皆因嚴莊白事莊雖貴用事亦不免

箠撻閹宦李猪兒被撻尤多

舊書曰李猪兒出契丹部落十數歲事祿山甚

黠慧祿山持刀盡去其勢血射數升欲死祿山左右
以灰火傳之盡日而蘇因爲閹人遂見信用

人不自保祿山嬖妾段氏生子慶恩欲以代慶緒爲
後慶緒常懼死不知所出莊謂慶緒曰事有不得已
者時不可失慶緒曰兄有所爲敢不敬從又謂猪兒
曰汝前後受撻寧有數乎不行大事死無日矣猪兒
亦許諾莊與慶緒夜持兵立帳外猪兒執刀直入帳
中斫祿山腹左右懼不敢動祿山捫枕旁刀不獲舊書
曰祿山眼無所見撼帳竿曰必家賊也腸已流出數
牀頭常有一刀斗遂死掘牀下深數尺深式浸翻以氈裹其尸埋之誠宮
中不得泄乙卯旦莊宣言於外云祿山疾亟立晉王
慶緒爲太子尋卽帝位尊祿山爲太上皇然後發喪

慶緒性昏懦言辭無序莊恐眾不服不令見人慶緒

日縱酒爲樂

儒奴過翻又奴亂翻
令力丁翻樂音洛

兄事莊以爲御史

大夫馮翊王事無大小皆取決焉厚加諸將官爵以

悅其心

將卽亮翻

上從容謂李泌曰廣平爲元帥踰年

今欲命建寧專征又恐勢分立廣平爲太子何如對

曰臣固嘗言之矣戎事交切須卽區處

從干容翻泌
毗必翻帥所

類翻處
呂翻

至於家事當俟上皇不然後代何以辨陛下

靈武卽位之意邪此必有人欲令臣與廣平有隙耳

臣請以語廣平

郭音耶語
牛倨翻

廣平亦必未敢當泌出以

告廣平王俶俶曰此先生深知其心欲曲成其美也

乃入固辭曰陛下猶未奉晨昏倣昌六翻謂人子晨省昏定之禮臣

何心敢當儲副願俟上皇還宮臣之幸也上賞慰之

還從宣翻又音如字李輔國本飛龍小兒凡廢牧五坊禁苑給使者皆謂之小兒李

輔國以闖奴爲閑廢小兒粗閑書計給事太子宫上委信之輔國

外恭謹寡言而內狡險見張良娣有寵陰附會之與

相表裏建寧王倓數於上前詆訐二人罪惡粗坐五翻娣大

計翻倓徒甘翻數所角翻訐居謁翻二人譖之於上曰倓恨不得爲元

帥不用倓爲元帥見謀害廣平王上怒賜倓死異曰考

鄴侯家傳曰肅宗自馬嵬北行至同官縣食於土豪李謙家張良娣稱腹痛不能乘馬併小女寄謙家而

去上卽位使人迎之迎者或有他說建寧聞而數以爲言舊傳曰倓屢言良娣頗專恣與護國連結內外

欲傾動皇嗣未知孰是實錄新舊本紀皆無倓死年
月列傳云倓死明年冬廣平王復兩京然則倓死在
至德元載也按鄭倓家傳上從容言曰廣平爲元帥
經年今欲命建寧爲元帥則是至德二載倓猶在也
又云代宗使自彭原迎倓喪於是廣平王倓及李泌
故置於此護國當作輔國

皆內懼倓謀去輔國及良娣泌曰不可王不見建寧

之禍乎倓曰竊爲先生憂之

去羌呂翻爲干僞翻考異曰鄭倓家傳曰先

公在內院未起輔國體肥重因近牀語遂以身壓先
公先公素服氣乃閉氣良久而去按泌方爲上所厚
恐輔國亦不敢泌曰泌與主上有約矣

謂上許泌以
賊平任行高

志見上卷

上年九月俟平京師則去還山庶免於患倓曰先生

去則倓愈危矣泌曰王但盡人子之孝良娣婦人王

委曲順之亦何能爲

吾觀代宗所以卒免張后
之禍者用李泌之言也

上

謂泌曰今郭子儀李光弼已爲宰相若克兩京平四

海則無官以賞之柰何對曰古者官以任能爵以酬

功漢魏以來雖以郡縣治民

治直之翻

然有功則錫以茅

土傳之子孫至于周隋皆然唐初未得關東故封爵

皆設虛名其食實封者給緡布而已

唐制食實封者凡一戶則以一

丁之歲調給之貞觀中太宗欲復古制大臣議論不同而止

見一百九十五年由是賞功者多以官夫以官賞功有

二害非才則廢事權重則難制是以功臣居大官者

皆不爲子孫之遠圖務乘一時之權以邀利無所不

爲曷使祿山有百里之國則亦惜之以傳子孫不反

矣爲今之計俟天下既平莫若疏爵土以賞功臣則

雖大國不過二三百里可比今之小郡豈難制哉於

人臣乃萬世之利也上曰善

夫音扶過古禾翻考異曰鄴侯家傳曰泌既

與上論封爵之事因曰若臣者受賞與它人異上曰

何故公曰臣絕粒無家祿位與茅土皆非所要爲陛

下帷幄運籌收京師後但枕天子膝睡一覺使有司

奏客星犯帝座一動天文足矣上大笑及南幸扶風

每頓皆令先公領元帥兵先發清行宮收管鑰奏報

然後上至至保定郡先公於本院牀上來入院不令

人驚登牀捧先公首置於膝上久方覺上曰天子膝

已枕睡了剋復効在何時還朕可也欲起謝恩持之

不許對曰當如郡名必保定矣此近戲謔今不取

上聞安西北庭及拔汗那

大食諸國兵至涼鄯甲子幸保定

保定郡本涇州安定郡去載更郡名

鄯音善又時戰翻

丙寅劔南兵賈秀等五千人謀反將軍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席元慶臨邛太守柳奕討誅之

臨邛郡邛州邛渠容翻守式又翻

河西兵馬使蓋庭倫

蓋古盍翻

與武威九姓商胡安門物

等殺節度使周泌

使疏吏翻泌毗必翻

聚眾六萬武威大城之

中小城有七

武威郡涼州治姑臧舊城匈奴所築南北七里東西三里張氏據河西又增築

四城箱各千步并舊城爲五餘二城未知誰所築也

胡據其五二城堅守度支

判官崔稱與中使劉日新以二城兵攻之旬有七日

平之 史思明自博陵蔡希德自太行高秀巖自大

同牛廷介自范陽引兵共十萬寇太原

行戶剛翻博陵郡定州蔡

希德自上黨下太行道也高秀巖爲賊守大同自此趨太原牛廷介自幽州與史思明等合

李光

弼麾下精兵皆赴朔方餘團練烏合之眾不滿萬人

思明以爲太原指掌可取既得之當遂長驅取朔方

河隴太原諸將皆懼議修城以待之光弼曰太原城

周四十里

太原都城左汾右晉潛丘在中長四千三百二十一步廣二千一百二十二步周萬

五千一百五十三步宮城在都城西北周二千五百

二十步汾東曰東城貞觀十一年長史李勣所築兩

城之間曰中城武后築以合東賊垂至而興役是未

見敵先自困也乃帥士卒及民於城外鑿壕以自固

作鑿數十萬

帥讀曰率鑿古歷翻範土爲之眾莫知所用及賊攻城

於外光弼用之增壘於內壞輒補之思明使人取攻

具於山東以胡兵三千衛送之至廣陽

廣陽漢上艾縣後漢改石

艾縣天寶元年更名屬太原府并陘關在其東北皆通山東之道

別將慕容

溢張奉璋邀擊盡殺之思明圍太原月餘不下乃選

驍銳爲遊兵戒之曰我攻其北則汝潛趣其南攻東

則趣西有隙則乘之

趣七喻翻

而光弼軍令嚴整雖寇所

不至警邏未嘗少懈賊不得入光弼購募軍中苟有

小技皆取之隨能使之入盡其用得安邊軍錢工三

善穿地道

安邊軍在蔚州興唐縣蔚州有銅冶有錢官故有錢工時得其三人也

賊於

城下仰而侮詈光弼遣人從地道中曳其足而入臨

城斬之自是賊行皆視地賊爲梯衝土山以攻城光

弼爲地道以迎之近城輒陷

近其斬翻

賊初逼城急光弼

作大礮飛巨石一發輒斃二十餘人賊死者什二三

乃退營於數十步外

退營於礮所不能及之地礮匹貌翻

圍守益固光

弼遣人詐與賊約刻日出降賊喜不爲備光弼使竇

地道周賊營中搯之以木

搯章移翻挂也

至期光弼勒兵在

城上遣裨將將數千人出如降狀賊皆屬目

屬之俄欲翻

而營中地陷死者千餘人賊眾驚亂官軍鼓譟乘之

俘斬萬計會安祿山死慶緒使思明歸守范陽畱蔡

希德等圍太原

慶緒以尹子奇爲汴州刺史河南

節度使甲戌子奇以歸檀及同羅奚兵十三萬趣睢

陽

歸當作媯媯州也唐人雜史多有作歸檀者蓋誤也趣七喻翻睢音雖

許遠告急于

張巡巡自盩厔引兵入睢陽

自盩厔東至睢陽四十五里

巡有兵

三千人與遠兵合六千八百人賊悉眾逼城巡督勵

將士晝夜苦戰或一日至二十合凡十六日擒賊將

六十餘人殺士卒二萬餘眾氣自倍遠謂巡曰遠懦

不習兵

將即亮翻懦奴過翻又奴亂翻

公智勇兼濟遠請爲公守公

請爲遠戰自是之後遠但調軍糧

爲于僞翻調徒釣翻

修戰具

居中應接而已戰鬪籌畫一出於巡賊遂夜遁郭

子儀以河東居兩京之間得河東則兩京可圖

河東郡蒲

州自河東進兵攻取潼關則兩京之路中斷然後可圖也時賊將崔乾祐守河東

丁丑子儀潛遣人入河東與唐官陷賊者謀俟官軍

至爲內應

初平盧節度使劉正臣自范陽敗歸

事見

上卷

安東都護王玄志鳩殺之祿山以其黨徐歸道

爲平盧節度使玄志復與平盧將侯希逸襲殺之

復扶

又翻

又遣兵馬使董秦將兵以葦枝度海與大將田神

功擊平原樂安下之防河招討使李銑承制以秦爲

平原太守

按音伐秦將卽亮翻又音如字守式又翻

二月戊子上至鳳

翔郭子儀自洛交引兵趣河東

宋白曰鄜州洛交郡漢上郡雕陰之

地後魏爲東秦州又改爲北華州廢帝改爲鄜州取

鄜時爲名隋自杏城移治五交城天寶改洛交郡治

洛交縣取洛水之

分兵取馮翊馮翊郡同州兼取蒲

交也趣七喻翻

以制賊己丑夜河東司戶韓旻等翻河東城迎官

軍

新志戶曹司戶參軍事掌戶籍計帳道路過所錫符雜徭逋負良賤芻橐逆旅婚姻田訟旌別孝悌

殺賊近千人

近其斬翻

崔乾祐踰城得免發城北兵攻城

且拒官軍子儀擊破之乾祐走子儀追擊之斬首四

千級捕虜五千人乾祐至安邑

安邑縣時屬解州

安邑人開

門納之半入閉門擊之盡殪

殪計翻

乾祐未入自白逕

嶺亡去

白逕嶺在解縣東

遂平河東

上至鳳翔旬日隴右

河西安西西域之兵皆會江淮庸調亦至洋川漢中

江淮庸調泝漢而上梁洋調徒弔翻

上自散關通表成都信使駱驛

不絕日駱驛使疏吏翻

長安人聞車駕至從賊中自拔而來者

日夜不絕西師憩息既定

憩去例翻

李泌請遣安西及西

域之眾如前策並塞東北自歸檀南取范陽上曰今

大衆已集庸調亦至當乘兵鋒擣其腹心而更引兵
東北數千里先取范陽不亦迂乎對曰今以此衆直
取兩京必得之然賊必再彊我必又困非久安之策
上曰何也對曰今所恃者皆西北守塞及諸胡之兵
性耐寒而畏暑若乘其新至之銳攻祿山已老之師
其勢必克兩京春氣已深賊收其餘衆遁歸巢穴關
東地熱官軍必困而思歸不可畱也賊休兵秣馬伺
官軍之去必復南來然則征戰之勢未有涯也伺相吏翻
復扶又翻後不若先用之於寒鄉除其巢穴則賊無
果如泌所料所歸根本永絕矣上曰朕切於晨昏之戀言急於復兩京邇上

皇不能待此決矣

言決不能從
泌之策也

關內節度使王思

禮軍武功兵馬使郭英乂軍東原王難得軍西原

此即

武功之東原西原也蜀諸
葛亮駐師之地使疏吏翻

丁西安守忠等寇武功郭

英乂戰不利矢貫其頤而走王難得望之不救亦走

思禮退軍扶風賊遊兵至大和關去鳳翔五十里鳳

翔大駭戒嚴李光弼將敢死士出擊蔡希德大破

之斬首七萬餘級希德遁去

將即亮翻
又音如字

安慶緒以

史思明爲范陽節度使兼領恆陽軍事封嬬川王

唐會

要恆陽軍置於恆州郭
下恆戶登翻嬬居爲翻

以牛廷介領安陽軍事

時慶
緒分

兵屯鄴郡安陽縣因所
屯之地而曰安陽軍

張忠志爲常山太守兼團練

使鎮井陘口餘各令歸舊任募兵以禦官軍

守式又翻陘音

刑令力丁翻

先是安祿山得兩京珍貨悉輸范陽思明擁

彊兵據富資益驕橫

先悉薦翻橫戶孟翻

浸不用慶緒之命慶

緒不能制

爲思明殺慶緒張本

戊戌永王璘敗死

璘離珍翻考異曰

新舊紀傳實錄唐厯皆不見璘敗在何處若在當塗不應登城望見瓜步楊子李白永王東巡歌云龍盤

虎踞帝王州帝子金陵訪古上又云初從雲夢開朱邱更取金陵作小山如此似已據金陵但於諸書別

無所見疑未敢質

余詳考下文璘所登以望瓜步

楊子者蓋登丹楊郡城也璘自當塗進兵擊斬丹楊

太守闕敬之遂據丹楊城然後可以望見楊子及瓜

步江津之兵及其敗也自丹楊奔晉陵以趣鄱陽其

道里節次可驗其黨薛鏐皆伏誅時李成式與河北招討判

官李銑合兵討璘銑兵數千軍于楊子

楊子本爲鎮屬江都縣高

宗廢鎮置楊子縣
卽今眞州治所

成式使判官裴茂

新書作裴茂

將兵三

千軍于瓜步廣張旗幟列于江津璘與其子瑒登城

望之始有懼色季廣琛召諸將謂曰吾屬從王至此

天命未集人謀已隳不如及兵鋒未交早圖去就死

於鋒鏑永爲逆臣矣諸將皆然之於是廣琛以麾下

奔廣陵渾惟明奔江寧

是年以丹楊之江寧縣置昇州江寧縣

馮季康

奔白沙

今眞州治所唐之白沙鎮也時屬廣陵郡

璘憂懼不知所出其夕

江北之軍多列炬火光照水中一皆爲兩璘軍又以

火應之璘以爲官軍已濟江遽挈家屬與麾下潛遁

及明不見濟者乃復入城收兵具舟楫而去

復扶又翻成

式將趙侃等濟江至新豐

新書曰新豐陵攷其地在晉陵界蓋南朝山陵之名

璘使瑒及其將高仙琦將兵擊之侃等逆戰射瑒中

肩

射而亦翻中竹仲翻

璘兵遂潰璘與仙琦收餘眾南奔鄱陽

鄱陽郡饒州

收庫物甲兵欲南奔嶺表江西采訪使皇甫

侁

江西江南西道也史從簡便曰江西侁所臻翻

遣兵追討擒之潛殺之於

傳舍

傳張戀翻

瑒亦死於亂兵侁使人送璘家屬還蜀上

曰侁既生得吾弟何不送之於蜀而擅殺之耶遂廢

侁不用庚子郭子儀遣其子旼及兵馬使李韶光

大將王祚濟河擊潼關破之

考異曰實錄三月朔方節度使郭子儀大破

賊於潼關汾陽家傳云正月二十八日使宗子懷文潛募郭俊苟文俊入河東構忠義與大軍約期以翻

城公乃進軍出洛交分兵收馮翊二月十一日郭俊
等伺大軍將至中夜舉火剋斬幽檀勁卒千人崔乾
祐尋縋而免乾祐先置兵於城北廢府遂以三千兵
攻城自領馬步五千伏於關城中公使盱及僕固懷
恩等先擊之賊大破遽焚橋我軍蹈之而滅乾祐奔
關城尋白涇嶺而逸遂收河東郡舊子儀傳曰二年
三月子儀大破賊於潼關崔乾祐退保蒲津時永樂
尉趙復河東司戶韓旻司士徐昊宗子李臧鋒等陷
賊在蒲州四人密謀伺王師至則爲內應及子儀攻
蒲州趙復等斬賊守陴者開門納子儀乾祐與麾下
數千人北走安邑百姓僞降乾祐兵入將半下懸門
擊之乾祐未入遂得脫身東走子儀遂收陝郡永豐
倉自是潼陝之間無復寇鈔唐縣云子儀收蒲州又
襲下潼關接潼關在河東馮翊之南若未破河東馮
翊安能先取潼關又實錄云三月取河東而下復載
二月戊戌以後事與舊傳皆誤也今從汾陽傳及唐

斬首五百級安慶緒遣兵救潼關郭盱等大敗死

者萬餘人李韶光王祚戰死僕固懷恩抱馬首浮度

渭水退保河東

考異曰汾陽家傳云僞關西節度安守忠帥兵至二十九日公使僕固

懷恩王仲昇陳於永豐倉南及暮百戰斬一萬級李韶光王詐決戰而死唐麻子儀襲下潼關及同州盛兵潼關以守之賊將李歸仁來救子儀戰大敗死者萬餘眾退守河東歸仁遂攻陷同州刺史蕭賁死之盡屠城中舊僕固懷恩傳云懷恩退至渭水無舟楫抱馬以度存者僅半奔歸河東按子儀不得馮翊則西路不通後奉詔赴鳳翔歷馮翊而去則馮翊不陷也潼關者兩京往來之路賊所必爭也子儀若不敗則何以奔潼關而不守今

三月辛酉以左相韋見

素爲左僕射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裴冕爲右僕射並

罷政事初楊國忠惡憲部尙書苗晉卿

惡鳥路翻

安祿山

之反也請出晉卿爲陝郡太守兼陝弘農防禦使

兼

郡防禦

晉卿固辭老病上皇不悅使之致仕及長安失

守晉卿潛竄山谷上至鳳翔手敕徵之爲左相軍國

大務悉咨之

上皇思張九齡之先見

謂識祿山有反相也事見

二百十四卷開元二十二年

爲之流涕

爲干僞翻

遣中使至曲江祭之

張九齡韶州曲江人使疏吏翻宋白曰曲江縣以湏水屈曲爲名

厚恤其家

尹子

奇復引大兵攻睢陽

復扶又翻

張巡謂將士曰吾受國恩

所守正死耳但念諸君捐軀命膏草野

膏居號翻

而賞不

酬勳

以號王巨靳告身不與賜物恐將士怨望而不力戰故先以此言慰撫之

以此痛心

耳將士皆激勵請奮巡遂椎牛大饗士卒盡軍出戰

賊望見兵少笑之巡執旗帥諸將直衝賊陳

少始翻帥讀

日率陳賊乃大潰斬將三十餘人殺士卒三千餘人

逐之數十里明日賊又合軍至城下巡出戰晝夜數

十合屢摧其鋒而賊攻圍不輟辛未安守忠將騎

二萬寇河東郭子儀擊走之斬首八千級捕虜五千

人將卽亮翻又音如字騎奇寄翻夏四月顏真卿自荊襄北詣鳳

翔真卿奔平原渡河欲赴行在而陝洛爲賊所梗上故南奔荊襄然後自荊襄取上津路北詣鳳翔

以爲憲部尙書憲部刑部尙辰羊翻上以郭子儀爲司空天

下兵馬副元帥帥所類翻考異曰唐厯四月子儀爲司空尋以廣平王爲元帥子儀爲

副元帥按鄴侯家傳廣平在靈武已爲元帥唐厯誤也使將兵赴鳳翔將卽亮翻又音

如庚寅李歸仁以鐵騎五千邀之於三原北三原本漢池陽

地後魏置子儀使其將僕固懷恩王仲昇渾釋之李

三原縣

通鑑卷一百一十九
唐紀三十五
若幽

考異曰汾陽家傳作桑如珪今從舊傳

伏兵擊之於白渠畱運橋

殺傷略盡歸仁游水而逸

白渠漢白公所開因名

若幽神通之

玄孫也

淮安王神通隋義寧初起兵應高祖

子儀與王思禮軍合於西

渭橋進屯湔西

唐都長安跨渭爲三橋東曰東渭橋中曰中渭橋西曰西渭橋程大昌曰

秦漢唐架渭者凡三橋在咸陽西十里名便橋漢武帝造在咸陽東南二十二里者名中渭橋秦始皇造

在萬年縣東南四十里者爲東渭橋不知始於何世水經注湔水出杜陵之樊川過漢長安城西而北注

于渭湔

音決 安守忠李歸仁軍於京城西清渠

程大昌雍錄有漢唐

要地參出圖唐京城西有漕渠南出豐水逕延平金光二門至京城西北角屈而東流逕漢故長安城南至芳林園西又屈而北流入渭清渠在漕渠之東直秦之故杜南城稍東卽香積寺北

相守七

日官軍不進五月癸丑守忠僞退子儀悉師逐之賊

以驍騎九千爲長蛇陳

陳讀曰陣

官軍擊之首尾爲兩翼

夾擊官軍官軍大潰判官韓液監軍孫知古皆爲賊

所擒軍資器械盡弃之子儀退保武功

監古銜翻考異曰汾陽

家傳曰賊帥安守忠李歸仁領八萬兵屯於昆明池西五月三日陳於清渠之側公大破之追奔十餘里

斬首二萬級六日救兵至又陣于清渠我師敗績中以冒暑毒師人多病遂收兵赴鳳翔今從舊傳

中

外戒嚴是時府庫無蓄積朝廷專以官爵賞功諸將

出征皆給空名告身自開府特進列卿大將軍下至

中郎郎將聽臨事注名其後又聽以信牒授人官爵

有至異姓王者

信牒者未有告身先給牒以爲信也

諸軍但以職任相

統攝不復計官爵高下及清渠之敗復以官爵收散

卒

恐其潰散畏罪而歸賊復以官爵收之復扶又翻

由是官爵輕而貨重大

將軍告身一通纔易一醉凡應募入軍者一切衣金

紫至有朝士僮僕衣金紫稱大官而執賤役者

衣於既翻

名器之濫至是而極焉

房琯性高簡時國家多難

難乃旦翻

而琯多稱病不朝謁

朝直遙翻

不以職事爲意日與

庶子劉秩諫議大夫李揖高談釋老或聽門客董庭

蘭鼓琴庭蘭以是大招權利御史奏庭蘭贓賄丁巳

罷琯爲太子少師

房琯既敗師而不思補過罷之爲散官猶輕典也

以諫議

大夫張鎬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上嘗使僧數百人

爲道場於內晨夜誦佛鎬諫曰帝王當修德以弭亂

安人未聞飯僧可致太平也上然之

飯扶晚翻

庚申上

皇追冊上母楊妃爲元獻皇后

妃隋納言士達之曾孫景雲初入東宮爲

良媛實生上

山南東道節度使魯炅守南陽賊將武令

珣田承嗣相繼攻之城中食盡一鼠直錢數百餓死

者相枕籍

枕職任翻

上遣宦官將軍曹日昇往宣慰

以宦官而

爲將軍故謂之宦官將軍

圍急不得入日昇請單騎入致命襄陽

太守魏仲犀不許會顏真卿自河北至

是年夏四月顏真卿已自

荆襄北詣靈武曹日昇之至襄陽蓋在四月之前

曰曹將軍不顧萬死以致

帝命何爲沮之借使不達不過亡一使者達則一城

之心固矣日昇與十騎偕往賊畏其銳不敢逼城中

自謂望絕及見日昇大喜日昇復爲之至襄陽取糧

復狀又翻以千人運糧而入賊不能遏炁在圍中凡周歲

去年五月賊圍南陽至是周歲晝夜苦戰力竭不能支壬戌夜開城

帥餘兵數千突圍而出奔襄陽承嗣追之轉戰二日

不能克而還帥讀曰率還音旋又如字時賊欲南浸江漢賴炁扼

其衝要南夏得全夏戶雅翻司空郭子儀詣闕請自貶

以清渠之敗也甲子以子儀爲左僕射尹子奇益兵圍睢

陽益急張巡於城中夜鳴鼓嚴隊若將出擊者賊聞

之達旦徹備旣明巡乃寢兵絕鼓賊以飛樓瞰城中

無所見遂解甲休息巡與將軍南霽雲南姓也周有南仲魯有大

夫南

郎將雷萬春等十餘將各將五十騎開門突出

直衝賊營至子奇麾下營中大亂斬賊將五十餘人

殺士卒五千餘人巡欲射子奇而不識乃剡蒿爲矢

射而亦翻下雲射

同刻以冉翻削也

中者喜

中竹仲翻

謂巡矢盡走白子奇

乃得其狀使霽雲射之喪其左目幾獲之

喪息浪翻幾居依翻

子奇乃收軍退還

六月田乾真圍安邑會陝郡賊

將楊務欽密謀歸國河東太守馬承光以兵應之務

欽殺城中諸將不同己者翻城來降乾真解安邑遁

去將軍王去榮以私怨殺本縣令當死

王去榮富平人

上

以其善用礮王長敕免死以白衣於陝郡効力

時陝郡新

復介居兩京之間賊所必攻也上欲免去榮之死而收其力用而不計其隳國法也考異曰實錄云於

河東承天軍勅力據賈中書舍人賈至不即行下下

至集陝郡也今從之嫁翻下土表以爲去榮無狀殺本縣之君易曰臣弑

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

易坤卦文言之辭若縱去榮可謂生漸矣議者謂陝郡初復

非其人不可守然則它無去榮者何以亦能堅守乎

陛下若以礮石一能即免殊死今諸軍技藝絕倫者

技渠其徒寔繁必恃其能所在犯上復何以止之復

又若止捨去榮而誅其餘者則是灋令不一而誘人

觸罪也誘音今惜一去榮之材而不殺必殺十如去

榮之材者不亦其傷益多乎夫去榮逆亂之人也焉

有逆於此而順於彼亂於富平而治於陝郡悖於縣

君而不悖於大君歟

夫音扶去榮縣民也縣令則其君也大君謂天子治直吏翻悖

蒲妹翻又蒲沒翻

伏惟明主全其遠者大者則禍亂不日而

定矣上下其事令百官議之

下戶嫁翻

太子太師韋見素

等議以爲灋者天地大典帝王猶不敢擅殺是臣下

之權過於人主也

過古禾翻又古臥翻

去榮旣殺人不死則軍

中凡有技能者亦自謂無憂所在暴橫

技渠綺翻橫戶孟翻

爲

郡縣者不亦難乎陛下爲天下主愛無親疎得一去

榮而失萬姓何利之有於律殺本縣令列於十惡

唐初

房玄齡依隋定律有十惡之條一曰謀反二曰謀大逆三曰謀叛四曰謀惡逆五曰不道六曰大不敬七曰不孝八曰不睦九曰不義十曰內亂犯十惡者不得依議請之例其不義之條注曰謂殺本部屬府主刺史縣令見受業師吏卒殺本部五品已上官長及聞夫喪匿不舉哀若作樂釋服從吉及改嫁而陞

下寬之王灋不行人倫道屈臣等奉詔不知所從夫

國以灋理軍以灋勝有恩無威慈母不能使其子陞

下厚養戰士而每戰少利豈非無灋邪夫音扶少始紹翻邪音耶

今陝郡雖要不急於灋也有灋則海內無憂不克況

陝郡乎無灋則陝郡亦不可守得之何益而去榮末

技陝郡不以之存亡王灋有無國家乃爲之輕重此

臣等所以區區願陛下守貞觀之灋上竟捨之陝失冉翻

觀古
玩細

至曾之子也

賈曾見二百十
卷先天元年

南充土豪何滔

作亂執本郡防禦使楊齊魯

南充郡
果州

劍南節度使盧

元裕發兵討平之

使疏
吏翻

秋七月河南節度使賀蘭

進明克高密琅邪殺賊二萬餘人

琅音
耶

戊申夜蜀

郡兵郭千仞等反六軍兵馬使陳玄禮劔南節度使

李恒討誅之

恒胡
登翻

壬子尹子奇復徵兵數萬攻睢

陽先是許遠於城中積糧至六萬石

睢音雖復扶又
翻先悉薦翻

號王巨以其半給濮陽濟陰二郡

濮博木翻
濟子禮翻

遠固爭

之不能得既而濟陰得糧遂以城叛而睢陽城至是

食盡將士人廩米日一合

廩當作稟音筆錦翻給
也合音閣十龠爲合

雜

以茶紙樹皮爲食而賊糧運通兵敗復徵

復扶又翻

睢陽

將士死不加益諸軍饋救不至士卒消耗至一千六

百人皆飢病不堪鬪遂爲賊所圍張巡乃修守具以

拒之賊爲雲梯勢如半虹

杜佑曰以大木爲牀下置六輪上立雙身牙有檢梯

節長丈二尺有四桄桄相去四尺勢微回遞互相檢

飛於雲間以窺城中有上城梯首冠雙轆轤枕城而

上謂之置精卒二百於其上推之臨城

雷翻

欲令騰

入巡豫於城鑿三穴候梯將至於一穴中出大木末

置鐵鉤鉤之使不得退一穴中出一木挂之使不得

進一穴中出一木木末置鐵籠盛火焚之其梯中折

盛時征翻梯上卒盡燒死賊又以鉤車鉤城上棚閣

折而設翻

棚閣者於城上架木爲棚跳出城外四五尺許上有屋宇可蔽風雨戰士居之以臨禦外敵今人謂之敵

樓

鉤之所及莫不崩陷巡以大木末置連鑱鑱末置

大鑱捐其鉤頭

鑱蘇果翻捐吐盍翻

以革車拔之入城截其鉤

頭而縱車令去賊又造木驢攻城巡鎔金汁灌之應

投銷鑱賊又於城西北隅以土囊積柴爲磴道

磴鄧都翻

欲登城巡不與爭利每夜潛以松明乾蒿投之於中

松明者松枯而油存可燎之以爲明乾音干

積十餘日賊不之覺因出軍

大戰使人順風持火焚之賊不能救經二十餘日火

方滅巡之所爲皆應機立辦賊服其智不敢復攻遂

於城外穿三重壕立木柵以守巡

復扶又翻重直龍翻

巡亦於

內作壕以拒之

丁巳賊將安武臣攻陝郡楊務欽

戰死賊遂屠陝

以孤城介居疆寇之間外無救援宜其受屠

崔渙在江

南選補冒濫者眾八月罷渙爲餘杭太守

杭州餘杭郡隋於餘

杭縣置杭州後自餘杭移治錢唐後又移治柳浦今州城是也餘杭漢古縣也寰宇記曰禹捨舟登陸於

此因名

江東采訪防禦使

以張鎰兼河南節度采

訪等使代賀蘭進明

靈昌太守許叔冀爲賊所圍

救兵不至拔眾奔彭城

考異曰實錄云拔其眾南投睢陽郡按張中丞傳云許

叔冀在譙郡蓋叔冀欲投睢陽爲賊所圍遂投彭城譙郡耳今從新紀

睢陽士卒死

傷之餘纔六百人張巡許遠分城而守之巡守東北

遠守西南與士卒同食茶紙不復下城賊士攻城者

巡以逆順說之往往棄賊來降爲巡死戰前後二百

餘人

復扶又翻說式芮翻爲于僞翻

是時許叔冀在譙郡尙衡在彭

城賀蘭進明在臨淮

漢武帝置臨淮郡後漢明帝更名下邳其疆域廣矣梁於漢徐

縣地置高平郡隋開皇十八年廢郡爲徐城縣屬泗州下邳郡時泗州治宿預也武后長安四年割徐城南界兩鄉於沙熟淮口置臨淮縣開元二十年移泗州治臨淮天寶元年更爲臨淮郡皆擁兵

不救城中曰蹙巡乃令南霽雲將三十騎犯圍而出

告急於臨淮霽雲出城賊眾數萬遮之霽雲直衝其

眾左右馳射賊眾披靡

披普彼翻

止亡兩騎旣至臨淮見

進明進明曰今日睢陽不知存亡兵去何益霽雲曰

睢陽若陷霽雲請以死謝大夫且睢陽旣拔卽及臨

淮譬如皮毛相依安得不救進明愛霽雲勇壯不聽

其語彊畱之

彊其兩翻

具食與樂延霽雲坐霽雲慷慨泣

且語曰霽雲來睢陽之人不食月餘矣霽雲雖欲獨

食且不下咽

咽鳥前翻喉也

大夫坐擁彊兵觀睢陽陷沒曾

無分災救患之意豈忠臣義士之所爲乎因齧落一

指以示進明

考異曰韓愈書張中丞傳後云因拔所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一座

大驚皆感激激爲雲泣下按柳宗元霽雲碑云自噬其指曰噉此足矣今從舊傳

曰霽雲旣不

能達主將之意請畱一指以示信歸報座中往往爲

泣下

爲干僞翻

霽雲察進明終無出師意遂去至寧陵與

城使廉坦同將步騎三千人

張巡自寧陵入睢陽蓋使廉坦守寧陵城城使

巡所署置也將郎亮翻使疏吏翻

閏月戊申夜冒圍且戰且行至城

下大戰壞賊營

怪壞音

死傷之外僅得千人入城城中

將吏知無救皆慟哭賊知援絕圍之益急初房瑄爲

相惡賀蘭進明

事見去載十月惡烏路翻

以爲河南節度使以許

叔冀爲進明都知兵馬使俱兼御史大夫叔冀自恃

麾下精銳且官與進明等不受其節制故進明不敢

分兵非惟疾巡遠功名亦懼爲叔冀所襲也

史言房瑄以私

憾進明用許叔冀以制其肘腋使不敢分兵救巡遠然以進明之才借使出兵亦未必能制勝

戊

辰上勞饗諸將

勞力到翻

遣攻長安謂郭子儀曰事之濟

否在此行也對曰此行不捷臣必死之

考異曰汾陽家傳聞入

月二十三日肅宗授代宗鉞俾誅元惡詔公爲副元帥二十三日出鳳翔實錄九月丁亥元帥領兵十五萬辭出又云戊子回紇葉護至扶風蓋郭子儀以閏月二十三日先行屯扶風九月十三日廣平乃發也

辛未御史大夫崔光遠破賊於駱谷光遠行軍司

馬王伯倫判官李椿將二千人攻中渭橋殺賊守橋

者千人乘勝至苑門

長安苑門也

賊有先屯武功者聞之

奔歸遇於苑北合戰殺伯倫擒椿送洛陽然自是賊

不復屯武功矣

復扶又翻下同

賊屢攻上黨常爲節度使

程千里所敗

敗補邁翻

蔡希德復引兵圍上黨

上黨郡潞州爲程千

里被擒張本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一十九









